

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詩大雅易曰湯武革命順乎

天易革卦象辭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大玄經語言帝王之因

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

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易坎卦辭又曰地利不如人

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與之與也參而由

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孫子天有其時地有其財

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

州之氓非無衆也四州荆揚交

山川之險易守也勃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

也功不與而禍遇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

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

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

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

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

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

宇麥秀無悲殿之思黍離無愆周之感矣尚書微子

既見麥秀漸漸日此父母之民宗廟社稷之所立也

志勵心悲毛詩序黍離閔宗廟也閔大夫行役過故

宗廟官室盡爲禾黍故爲黍離之詩

封建之事今古不同未可執一而論也文特以博辨論其說高遠洵是詞場寶笈

五等論

五等公侯伯子男也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廣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書金縢篇外海四海五長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出載使同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

許曰宗子維城宗謂同姓者庶謂異姓者

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附身安上在乎悅下爲已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

易兌卦象辭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

孫子不利而利之言不與人同其利而自有其利也利而後利之言與人同其利而因得與人共享其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薄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

水心筆述曰自
魏至隋唐曹魏
陸機為文士之
冠振聲流漢而
而工不逮幾世
枯猶有漢餘體
機則格早氣弱
雖朴拙自成遠
與古人獨絕至
百年可歎也然
機於文字組織
其功雖古今家
保命世者亦有
不可不能與此不
可不知

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植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圓身警猶衆目營方則天綱自昶四體辭難而心符獲又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致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開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未折左傳末必折侵弱之釁遺自三季幽王之也三季契紂幽王之也陵夷之禍終於七雄昔者成湯親親照夏后之鑒公且目涉圖

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也故五等之禮不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闕經世之算乎二王國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厚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釋位去位以謀王室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置勢置諸侯以成磐石之勢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

下江漢
左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深曰公族公國慶獨饗
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
憂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
陵夷之可患閻土崩之爲痛也國之不競有自來矣
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勸王諸侯必應一朝震
於遠國先叛公羊傳蔡丘之會齊桓
公震而弒之數者九國故疆管收其請
隨之圖晉文公既定襄王暴蹇頓其觀鼎之志使王
孫滿勞趙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
重滿曰天命未改鼎未可問也

懲國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
左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深曰公族公國慶獨饗
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木無所庇蔭矣國慶獨饗
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
憂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
陵夷之可患閻土崩之爲痛也國之不競有自來矣
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勸王諸侯必應一朝震
於遠國先叛公羊傳蔡丘之會齊桓
公震而弒之數者九國故疆管收其請
隨之圖晉文公既定襄王暴蹇頓其觀鼎之志使王
孫滿勞趙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
重滿曰天命未改鼎未可問也

高僧方岳貢曰
此文止看三代
及漢事而未詳
觀晉處是未詳
洛以前作士衛
文士滿詞多而
實級少方之曹
河論有華定之
異

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
與其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
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
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
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六臣燕王
信淮陰侯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盧縮
等也七子吳王濞與膠西膠東淄川濟北楚趙也
祖夷於隳徒西京病於東帝豎布反高祖自將擊之
爲流矢所中夷傷也吳
王濞反竇益爲太常使與吳王曰是蓋過正之災而
我亡爲東帝尚謹拜不肯見豈
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

臣燕曰野建即
縣立有得矣
紀綱明法度
安民治之要道
也惟我宮皇此
仍禁奔自若此
尾不伴寒檢語

稱諸侯呂產呂祿作亂朱虛侯使人告齊王余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爲內應誅諸呂迎也內有
郎中令張武以爲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
朱虛東牟之親外畏樊噲南面稱孤代之強故迎
大王勿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制宗子有名無實天
下曠然復襲亡國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
新都莫灑易於拾遺也成帝悉封舅王韓王立王根
侯王莽爲新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
侯故曰新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
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
專朝則天下風靡魏臣謂梁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
豈不危哉對卓也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

千位者三子放命謂棄王命也干犯也七臣爲國邊
顏叔帶伯石違詹父子會祝跪奪子也三子
子朝也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嗣王惠襄悼
也也凶族三子

鉦鞞震於閭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幾何害不
單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

振於晉鄭虢王出於於鄭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
共和共和厲王崩二相乃立宣王又惠王即位

師師伐國立子頑鄭伯伐王滅殺王子頑又襄
王出居於圃避瑛弟之難也晉侯送王入於王城

豈若二漢階闥豈復而四海已沸階闥豈復孽臣朝

入而九服夕亂哉孽臣也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

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

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讐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若翟義劉璜之於王莽。韓彭劉倫之於董卓也。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奧深也。言非深沈之主也。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治。夫

臣正治曰。時此
應而古今天下
之勢一大變也。
論元末本此
陳八代之利有
是正治然歟。後
唐太宗欲行而
不果。乃知割有
時不可也。

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禮記。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君謂諸侯也。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恃。當官之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前即。氓言民之貪。及者。富安在其不亂哉。故後主有盛。皆可爲羣后。以臨下也。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已思治。郡縣之長。爲利圖物。何以徵之。蓋金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

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人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淺深。以諸侯郡縣之賢者久而功多，郡縣以數易而功少，使其皆愚，則諸侯以累世流惠，過乃淺，郡縣以侵人利已過，則深。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三代也。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劉琨

字越石，中山魏昌人，中太尉封廣武侯。

勸進表

建興四年，琨爲石勒所敗，依鮮于乞，令長史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

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

漢書景帝表之石勒進一表謝靈運志意經續續靈運見其與載晉書之

臣聞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烝黎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雖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是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三葉，宣景文也。四，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

文選卷之三十一

卷三十一

勸進表

於閔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溷昏
元康惠帝年號宸極失御登遐醜裔永嘉五年帝薨
末慕愍帝年號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廢於平陽七年
遇國家之危有若緩旒顧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
嗣建舊物克甄昭陽顧覆瀛州刺史賈疋奉秦王為
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家宰攝其
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
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薦臻國末忘難寇害尋興逆臣
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奉表使還乃
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庭建興

閔公徐乎遠曰
此篇氣詞備自
高深在秦漢之
間比之王僧辯
勳建文則其體
大別矣

四年帝蒙塵于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
平陽五年遇害前之前載厄逆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血之
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庸
庸司理祖邁相國參軍父嵩太子洗馬聞震惶精
侍御史時理為司空故曰庸司聞聞震惶精
爽飛越且驚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
聞昏明迭用吝泰相濟天命無改歷敷有歸或多難
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是以濟有無知之禍而
小白為五伯之長置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
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

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昭喪九服。崩離天下。嚮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邊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號宇內。純化既敷。則幸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中興。周詩以爲休詠。况茂勳格於皇天。清輝光於四海。蒼生顛然莫

臣鴻請曰說作
此表時法計
使字無動策而
處憤之氣已辭
然紙上

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脩。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圖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咏。微猷猷訟者無不思於聖德。天地之際。旣交華奇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

臣就學曰時思
帝猶在平陽而
臣民視望無所
遠近越石問則
安社稷合於先
難建侯之義與
夫宋也日夷莖
天子定無以異

事上慰宗廟乃顧之懷。下釋普天領首之望。則所謂
生繁華於枯蕙。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
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
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
陽九之會。狡寇窺窞。伺國瑕隙。黎元波蕩。無所繫心。
安可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遠巡。其若宗廟何。其若
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
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
羣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

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猷。出自胸
懷。不勝犬馬愛國之情。遲視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
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
陪列闕庭。與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表上帝優
至。遂即帝位。

古文淵鑿卷第二十三 終



FRANCIS BAKERSTON
PACIFIC COLLEGE
此字法成圖書號

FRANCIS BAKERSTON
PACIFIC COLLEGE
此字法成圖書號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including a large seal impression in the background.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seal and some ink smudg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古文淵鑿卷第二十四目錄

晉

干寶

晉紀總論

庾亮

讓中書監表

荀崧

請置博士疏

范甯

罪王何論

蔡謨

止庾亮北伐議

王羲之

止殷浩再舉北伐書

與會稽王牋

遺謝安書

孫綽

諫移都洛陽疏

徐邈

與范甯書

戴逵

放達非道論

韓延之

報宋公書

終

王鼎宋公書
韓漢文
黃致莊戲論

補錄
黃致莊書

古文淵鑒卷第二十四

御選

丙 關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 徐 克 學 等 奉

七日編注

晉

干寶 字令升 關西人 敬 嘯 常 侯

晉紀總論

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世

權晉之所由興亡
幾於遠矣然其
臣也於尊親之際
其尚有隱乎

古文淵鑒卷第二十四 晉紀總論

伯厚王處麟曰
于寶符近王
化根源謂晉紀
論以民清風散
鳥國業安危之
本也

魏武文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
明三禍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單力爾迺

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又為典農綱紀上計

秦亦為懿所知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

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凌太和元年斷地太

之四年遼東太守公孫淵反懿斬淵上嘉平元

年謀大將軍曹爽三年太尉王凌謀於懿仲鴆而死

神畧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於是百姓

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世宗景帝師也

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正元元年中書令李豐諷以太

魏武文
伯厚王處麟曰
于寶符近王
化根源謂晉紀
論以民清風散
鳥國業安危之
本也

族一年魏國刺史欽舉兵大破其軍欽奔吳甘

露元年大將軍諸葛誕作亂昭泰天子東征漸染王

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降洛不震咸歸

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鄩長驅庸蜀三關電掃

劉禪入臣景元四年鍾會自驛發襄漢中鄩艾自關

水關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

之錫是年天子封鄩為國公備

威賜二年世

祖奕受魏禪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

斷故民誅維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

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羊祜

成清

臣共曰前言晉
積累之淺後言
晉風俗之敝中
多名論文氣猶
近兩漢

伐國對戰贊成之賈充劾杖王柱之決役不二時江
州以為不可帝從祖策
湘來同軍王濬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八月孫皓降
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天下書同文車同軌
牛馬被野餘糧棲畝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
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史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帝既
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惠帝元康元年誅
大傅楊駿賈后廢
后廢皇太孫以二公楚王之變賈后使楚王璋殺太
后為庶人璋宰汝南王亮太保衛
璠於以璋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至乃
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議林亭元年趙王
倫篡位遷帝於

史記卷之二十四

二

金瑞城號曰太上皇太史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
披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
伊周夕為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勝於世利內外
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
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四鈞為石
三十五斤為鈞
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荆陽發張
昌易姓洛
為李辰棘冠鳳刺車劉淵彌撓之於青巖陳蒯王
彌據南
石冰破江陽二州劉淵稱制二帝失尊懷愍二帝真何哉
為劉曜所虜
海據平陽戎羯稱制二帝失尊懷愍二帝真何哉
為劉曜所虜
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
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彼劉淵者

晉書卷之二十四 晉紀第四

三

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權諸葛孔明之能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異國之敵也脫未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

臣去齊曰傳也
止焚暴之仁愛
祥非順應之義
故民情風教日
趨安薄野訓本
定先驗性樂禮
害也君子勤禮
小人盡力二語
致治之本

大患禦其大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詩云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鳥名龍魚之趨淵澤也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觀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何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消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千紀作亂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

杜納曰以遠
德無刑維持之
下原傳致治之
原述周之許由
與歷歷與昔相
形尤為典極

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
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昔閻之興也后稷生於
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至於公劉遭
狄人之亂去郇之幽身服厥勞至於太王為戎翟所
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從之如歸市一
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至於王季猶其德
音至於文王而維新其命由此觀之闕家世積忠厚
仁及草木內隆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
福祿者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尊敬師傅

服澣濯之衣修煩屨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是以溷濱
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於憂勤
終於逸樂以三聖之智伏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
逆取順守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
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
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
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
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纒綿也今晉之興也功
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宣景遭多

新厚王應麟曰
尹實論晉之制
業立本固其於
先代後之作史
者不能為性言
也可謂真矣

難之時。誅庶桀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大王之仁也。受
遣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嘉平。
六年。司馬師廢魏主芳為齊王。尚書伊
尹放。大甲於嗣三年復歸於密。高貴冲人不得復
子明辟。咸熙二年。司馬昭杖高貴。鄭公髦。周
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
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之不貳
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
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
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

望空為高。而笑勒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
邪正。頌尤嚴大夫。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
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山甫夙
夜匪懈者。蓋共嗤點以為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
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入釋官。官者為
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
小錄其要。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
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
著崇讓而莫之省。劉寔字子真。子稚制九班而不得

晉書卷之三十四 晉書卷之三十四

用。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作九班之制，以別尊卑，為委頓所廢，事不行。其婦女莊櫛，織紉皆取成於婢僕。未常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徇妒忌之惡。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閨門，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阮籍不徇禮法，居喪飲酒食肉。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純之祖為伍伯，充之先為市魁。

二人嘗以考平隕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王渾王階此相，功更相表奏。

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彘。郭欽著從戎論，覽傅

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傅玄上書曰：虛無放誕，清議劉毅曰：陛下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視寵賂

賣官錢人私門。傅咸上書以貨賂流行，所彰宜深，絕魯褒作錢神論。民風國勢如此，雖以

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

必得之於聲樂。左傳：羊有連伊，則見被髮祭於野者，日不及百年，此其戒乎。其禮先亡矣。

范滂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左傳：范滂，返自

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賈誼上，又况我惠

治安策疏曰：臣痛惟事勞，可為痛哭者。

亮以老舅純親貴
時重寵而動朝臣
讓之防其文亦去
擊惟切其說顏風

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強臣。海王越、應帝奔播之後，徒厲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於中宗元皇帝。

庚亮

字元規，顯明，廣人，明穆皇后兄。

讓中書監表

明帝即位，以亮為中書監，亮上表。

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亮父策，末嘉南渡，為督揚太守，辟西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不悟邈時之福。遭遇嘉運。

馬靖方謂貞曰
元規於權帥之
地亦自不肯後
入在上流而思
衆始與立惟雅
士耶但共讓表
制言清德乃似
西表之言

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階親寵。本傳：元帝聘亮為太子妃。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繁省闈。本傳：中興初，拜中書郎，侍講東宮，累遷散騎常侍。出領六軍。本傳：王敦表為中領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讒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

臣崇曰威遠節
伏善之義與節
在指詞遠絕而
筆力清健是以
遠之俯仰之際
自覺吐納風流

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
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
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
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
非姻黨，各以平進。七族：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縱不
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
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
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天地，喻
時喻帝后四諸王，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

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旣招殃，國爲之敝。其故何耶？直
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幸其所嫌而嫌之
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
禍成重閭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鑿，可爲寒心者也。夫
萬物之所不逼，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
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
內處心管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
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歎元帝末昌元年王
愷自爲丞相錄尚書事，加王導、高書、令、朗、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
帝太家元年，轉司徒。

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達上自貽患責哉仰覽殷鑒量已知做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慙慙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恩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疏奏帝納其言而止

荀崧 字景猷颍川潁川人

字景猷颍川潁川人

公後魏例合聖人本古而後禮焉理何可廢也

高僧方岳賣曰此篇絕論欲立博士四人而其申發明惟及公親二家蓋以春秋則傳不相通通故也

請置博士疏 元帝簡省博士儀禮公羊故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爲不可
乃上
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寧太康末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顧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弘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

荀崧書卷之三十一 請置博士疏

荀崧書卷之三十一

序有河圖秘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
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
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後漢賈逵通五家穀梁之說尤明左氏傳國語爲解
詁五十十篇馬融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易三
禮尚書鄭玄注國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
尚書大傳晉書杜預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後漢書
服虔作春秋左氏傳解漢書孔氏有古本尚書孔安
國以今文字解之因以起其家三國志王肅爲尚書
詩論語三體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又山陽
王弼注易後漢書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又作公羊
墨守左氏音有穀梁廢疾漢書顏安樂顏門敬仲由
是公羊有顏學又甘露元年召五經名儒平公羊穀
梁同異穀梁議郎尹更始議三十餘事由是穀梁之
學大盛
置博士十九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

匡正治曰古今
經學失傳皆在

猶選張華劉實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張華傳徵華爲太常劉實
傳成寧中傳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子終而大
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遺密斯文之道將墮於地
陛下聖哲龍飛慨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
二州先漸聖教學士遺文於是爲盛然方時昔猶千
之一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邇方之華費儒風殊逸思
竭駑駘庶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世之上縉紳詠於
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
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節省

永嘉之際盛歎
增立博士良於
經術有裨

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
餘暇時垂省覽宜為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
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園之衰
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
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誹妒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
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
秋暗左丘明子夏造勝親愛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
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其書善禮多
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可俾學者好

之稱公羊高親愛子夏立於漢朝辭意清雋斷決明
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
向歆國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
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
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
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為三傳雖
同日春秋而發端異趣按知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
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
各置一人以博其學

元帝詔曰尚表如此昔經國之
務為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

齊東野語卷之四

東萊呂祖謙曰
博絕濟泉之期
仁制事適宜之
謂美哉斯二者
之謂禮二帝三
王以是相較而

其之改也其文
則六藝聖賢之
士多能用之及
未周之末有先
民者出焉以為
後世之亂皆由
大滅其質乃獨
權尊道絕以為
教因格聖仁義
起滅禮學欲及
本校弊庶幾乎
三皇之治也然
則降之人吾其
簡踐仁義於是
專用刀鋸法術
以御衆故中衛
自附於老子而
為列名之學故

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耶可共博讀者詳
之誠者多從秘奏詔曰錄樂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
奏會王勃之難不行按元帝紀太興四年三月置
周易儀禮公羊博士帝紀但據詔書實未施行也

范甯

字武子開陽順
國人陳太宰

罪王何論始於王明何易罪深架絳乃著論

或曰黃唐邇邇至道淪駁濼濼駭詠風流靡託爭奪

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何晏神懷超絕輔嗣

日麗妙思逼微振千載之類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

軒冕之龍門豪傑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為罪過

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伴

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後

曠代齊趨王何茂業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

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縉紳之徒翻然

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

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辭行僻而堅

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斯少正於魯少正卯言僞

堅孔子相圍太公戮華士於魯公望誅之日恐其亂

七日誅之太公戮華士於魯公望誅之日恐其亂

法也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

國為後世鑒戒耳豈能廻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

蕩之士樂其節
素禮法於是身
為活鵬貪縱以
違已故玉何亦
自附於走子而
崇虛無之論刑
名之學行而泰
亡虛無之論起
而晉滅國非走
子之本意而其
教有以政之也

權衡鴻羽持重老
成謀持論視數
浩何嘗有操

子詔張九成口
晉以寡弱之師
一旦討強暴之
寇是無異驅羣
羊以攻猛虎不
格明矣當時王
蓋許之何也蓋
蓋與亮素有隙
亮欲起兵以廣
其子於復沮其
謀遂以激彼之
怒故不若陽且
許之以快其情
除使都整羣漢
拒之以絕其職
誠乃君子之特

內之浮譽資膏梁之傲誦書魁魁以為巧扇無檢以
為俗鄙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為一
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象之愆大也
蔡謨字道明陳留尉陵人
侍中司徒光祿大夫
止庾亮北伐議咸和八年石勒死亮有開復
衆移鎮石頭為上黨
援事下公卿議之議

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強
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賊
也若爭強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

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真當亡之
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陳下莫能與
之爭文王身圯於溪里故道泰於阪野勾踐見居於
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繇此矣賊假息之
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強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
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為為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
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
初起則季龍為爪牙勒字世龍仕襄武聖陽人起
兵據襄國稱亂季龍勒從子
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晉載記季龍
謂其子曰主

小人不得不歸
牙觀史者當運
其處可也

許子諫于龍曰
元我雅才不足
以經營亂暴蘇
峻之事足為商
鑒恭公辯折百
謂無益

上以我朝富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及
東平僞國西定僞國刻定十有三州成大圖之業
勅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眾異之
中殺嗣主誅寵臣勅死季龍誅徐光熙內難既平千
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墪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
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
成帝紀石聰以國來降載紀石生石嗣皆起兵季龍
攻嗣於金墪斬之進攻長安斬生於鄜山生將郭
權據上郡季龍遣子斌討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
之仕郭豪族害權以降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
也假令不能者為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
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咸和五年勸郡郭敬寇襄陽

之逃平

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於

理安乎譬如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

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桓宣傳

我以為為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為善不得則止

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亮傳陶侃亮亮

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

西度實有卷席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

季龍必幸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
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墪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

氏建收曰知已
知彼見可而進
夾之善經也度
勢賴漢伯漢注
之正典王右軍
與會稽王羲所
見義同

何如季龍

咸和二年歷陽太守蘇峻反

三年逼凡此

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

不能勝也偷搦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劉曜敗季

遂圖略國政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兖州洛

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石堪奔兖州石生鎮此今三

處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覺也若石生不能敵

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季

龍泗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泗水

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士雅祖述字敬紀

征北將軍祖也據

國將平中原勅譚之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

屯以禦其外毅將熟賊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廢於

內多持炬火急則燒殺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

是時賊雖據西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雅不能

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

則必無繚然致糧之難莫過輸函而季龍昔涉此險

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

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

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

其言曰
其言曰
其言曰
其言曰
其言曰
其言曰
其言曰
其言曰
其言曰
其言曰

義之在東
士中其有
才德以文
天

冰心黃帝曰王
義謂好雅
所復及不知
江外為廣而
自今觀之其
言深切存亡
日乃必驗之
也
伯厚王應麟曰
南堂記三右軍
墨比云愛人之
善雖一能不以
慮惡謂右軍所
美不止輪墨其

既至之後耳尚未諭道路之虞也自馮以西水急岸
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
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
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當千船吞之有餘宜誘
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
非廟勝之算况不果移鎮今四代
王義之字道少司徒魏從子 和九年申軍將前廢
右將軍會稽內史 和九年申軍將前廢
止殷浩再舉北伐書浩將北伐義之以為必
以書止之浩遂行果為姚
所敗復開再舉又臨浩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但不能須臾去懷時謝尚為安
傳浩北伐至許昌會張遇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
反謝尚敗姚萇還壽陽
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
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今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
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
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籌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
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
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
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

勸教於內外
和氣後國家可
安其止若此我
謂力爭武功非
所當作其遺
萬書禮事行載
與士平同甘苦
謂對安虛設
務將文劫委其
當世所宜言論
風骨可著頌
江在第一流也
不可以藝苑其
德

識其忠仇歷歷
置中原於度力
若以量時度力
保固根本言之
路果未為難也
至于引咎責躬
者民賦役所謂
善政不亡諸葛
孔明街亭喪師
之復正亦如是
而已
聞公徐乎遠曰
深源木從容之
士茂恭既非所
長又失荆州之
助固不宜舉事

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
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
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圍之志非復所及莫
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
已任因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
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
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
重尚德之舉未能事耳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
此恐聞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

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
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
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
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知所不解也
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
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
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慘夷之刑耳恐勝陳廣虞之憂
無復日矣

與會稽王牋
簡文帝時為會稽王輔政
義之阻滯北伐又與王牋

同家書
切休書
明書

高瞻方岳貢曰
深源作神判乃
相王所任攻抗
元子者其伐不
利子事未能遠
止不無同術遠
少此言蓋難深
險不全相王猶
可善息耳

臣純學曰謀國
之道高帝彼已
彼非或所待土
亦修其在已者
而已晉諸臣不
務自治而與說
欺人之有服能
不為識者所結
乎策魚不如結
經定少知之矣

古人恥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
比隆往代况遇千載一時之運願智力屈於當年何
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
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
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
趨衆暨勞之弊終獲末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
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
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

盡萬不餘一旦千里饋糧自古為難况今轉運供繼
西輪許密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
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
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
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苟
義還據合肥特許進次山廣陵許昌譙鄆梁彭城諸
軍皆還保誰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
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

待安危之機。易於反學。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况厠大臣。未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愛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虞鹿之游。將不止林鼓而已。願殿下暫廢慮遠。

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遺謝安書

羲之爲右將軍督攝內史時東土饑荒餓聞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

重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

羲之勝謝安書
定故不報亦情虛
真中阮阮柱矣

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命在疆塞極難之。

真中阮阮柱矣
定故不報亦情虛
羲之勝謝安書

同公徐字述曰
靖遠少諸書其
胸中大不可測
豈止文章之士
耶

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瞋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網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泣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况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為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罰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簡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念國用空乏良可歎

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解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

都邑旣寔。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耶。

孫綽

字興公。大原。中領人。廷尉卿。領著作郎。

諫移都洛陽疏

袁帝隆和初。鸞。慕容皝寇洛陽。陳祜告急。顧愷使覺陽太守劉翹助

北土。欲還都。深。顯朝廷長。溫不敢爲異。而疑。罷。綽乃上疏。

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

此等時勢。應到
此等辭。始始實

此伏初區之盛也

孫綽

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

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弘圖。

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

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

之懷。愍不建。淪胥隴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

崩之釁。誠繇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

會無完邪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

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

里長江。晝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

則于陳于龍曰
元子受命之舉
非事勢必然也
亦有於宏累耳
與公此說折之
言婉而論切

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圖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生理茫茫。末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自元帝至哀帝凡六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元帝建平陵。明帝武平陵。成帝平陵。皆在江左。卽復緬成。退域泰山之安。旣難以理。保烝絜之思。豈不難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

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越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踴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養。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餐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鼎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哉。此仁者所以哀於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

臣士奇曰同書
云同力度德同
德度義取中
陳始熟嘗於同
勢之偏全人情
之向背者

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
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
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
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
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
山陵掃平梁國梁國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
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
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
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癢幸然之慮首尾幸然備
山蛇也

學首尾龍舉尾首應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
擊中則首尾俱應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
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減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
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
歸以此致政猶運之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
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
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義聖朝互
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
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

遊儒雅著麟詩於
壁意不獨以文采

為時所傳也第中
多其各言

蘭脩王志堅曰
按妙當作守令
者宜置座右人
言晉人好讀故
不知其史事之
精乃爾

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
少雷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千忤
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
且不朽桓溫見輓表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辱君遂
初賦知人家國事耶事遂得止綽傳綽少有高尚志作遂
初賦以致意

徐邈字伯民頃造始造人太

與范甯書邈字太守范甯欲造十五議曹下

侯得失局城采求風政并吏假造試問官

知足下造十五議曹各至一縣又吏假歸白所問見

誠是足下雷意百姓救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
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宜耶庶事辭訟足下聽斷
充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
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
須邑至里詣佈其游辭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
之所養又不可縱小吏為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
于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
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風攻之
甚害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固

能以遠度自度深
以遠達為非深可

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迷使
君子道消。善人與尸。前史所書。可為深鑒。足下選綱
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
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
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
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戴逵字安道。國朝人。孝武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不就。遊於吳。深以放達為非。乃著論。以文士放達非道。深以放達為非。乃著論。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季歷以及昌乃。造如制。立

徒以臨治日之

物下... 夫... 東... 夫... 一轉而為虛賊

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孫文子欲出衛君。後甯喜欲復衛君。荷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被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元康惠帝年。戴逵可謂好跡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中角。後漢書。郭有道行。人乃故。所以為慕者。非其所以為美。徒貴貌似而已。拆一角。所以為慕者。非其所以為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愿似中和。所以亂德。放達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為放。有疾而為羣。

卷之二 放達

三

定心事外自謂
處塵不我及矣
然王夷甫諸人
幸以性取拙
之難至於事端
勢極方揚然極
日向若不祖尚
虛無戮力以正
天下可不至此
嗚呼可鑒也夫

者也。元康之爲放。無德而折中者也。可無察乎。且儒
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
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僞。道家去名者。
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
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僞薄者。非二木之失。
而爲弊者。必託二木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
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
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開蹈而富者。
亦曷能不棲情古緼。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後動議。

之然後言。固當先辨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
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途雖殊。
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昇不乖也。不然。則流遞
忘返。爲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僞。外眩羣華。內
衷道實。以矜尚掩其真主。以虛話翳其天正。貽笑千
載。可不慎歟。

韓延之

南陽涇陽人。爲平西將軍。刺州刺史。司
馬休之。治中。轉平西府錄事參軍。以對

裕。後字顯宗。遂自字
顯宗。示不臣劉氏。

報宋公書

宋公卽劉裕也。時休之以平西將
軍。鎮南州。得江漢人心。裕忌之。合

臨雖不為情所可
情真賢不棄夫然
當為之行歟

保之子安思出後則尚之為文王者以事
被劾休之凌請解任不許後文思在京師
招集羸俊裕隨送休之欲使殺之休之但
表廢文思與解書陳謝裕滋不悅義熙十
一年裕收休之次子文寶兒子文祖賜死
幸東西討密與之書曰文思事遠近所
知去後遺康之送還司馬君權至公也
而久絕表疏此天地所不容聘等一時逼
迫本無惡業吾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
在近道正是請人來歸之日延之報書

承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何者莫
知師出之名故也今辱來疏始知以譙王前事良增
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歎愛待物當於古人中求
耳以君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

仰譙王往以從事見劾猶自表遜位况以大過而當
默然邪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諒白所
懷道未及返已奏表廢之所不盡者命耳言但未殺文思耳
推寄相與之懷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興兵戈自義
旗秉權以來四方方伯誰敢不先相諮時而選表天
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
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
不在此矣來示言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
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矣劉藩死

於閭閻之內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美熙八年劉毅爲
刺史藩以自臥九月藩入朝帝敕藩賜死諸葛長民
不爲裕所容九年裕自領腹東還長民來謁伏壯士
丁聃于幔中甘言詭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
于生拉殺之欵懷之士閭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算良可恥也
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性命以過日心企太平久
矣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
投命之臣乎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任之徒明矣假
令天長衰亂九流混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不復多
言劉琨視喜歎息以示諸佐曰事人
當如此真敗從休之出奔姚興

古文淵鑿卷第二十四 終

古文淵鑿卷第二十五目錄

宋

山陰縣之潘氏谷

武帝

與臧濬書

又與臧濬書

文帝

宋公主潘嫺潘氏對奏

與江夏王義恭書

又誠于車服

賜南郡王義宣中詔

孝武帝

賦詩

審貢賦詔

始安王休仁美宣中論

皇太子車服議

傅亮

爲宋公至洛陽謝五陵表

何尚之

陳庾炳之得失

出庾炳之爲丹陽尹答

范曄

後漢書皇后紀序

吳蓋陳臧列傳論

中興二十八將論

孔融傳論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序

黨錮列傳序論

宦者列傳序論

逸民傳序論

終

古文淵鑿卷第二十五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古士臣徐範學等奉
旨編法

宋

與午之末桓玄篡置劉裕起兵京口建義討賊

復圖置受置兩圖號曰宋傳八世
自武帝至順帝昇明三年凡六十年

武帝諱裕字德興彭越人姓

與臧濬書壹字德仁東莞西人簡時為太

項學尚廢弛後進類業衝門之內清風輟響良由戎

武帝以樞機人才
為心歸重於經師

勅誘可謂少木荆
玉蘭蘭之習清越
可稱

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敷崇
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姪如林明發搜訪想聞
令軌然荆玉含寶要侯開壘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
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間非唯志
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耶想復弘之

文帝

諱義隆武帝第三子徐羨之傅亮廢少帝迎立之

與江夏王義恭書義恭武帝子涉攝文義而驕者不節元嘉六年爲都

督剛州刺史文帝與書誡之

決弟之文責以親賢下士改過節用

汝以弱冠便親方任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日守成

詳盡繞曲復以寄
情馳斷爲詞亦猶
春風舊雲明德復
存於義也

水心葉逢曰文
帝誠義恭注荆
州書亦他人主
而不能宜其致
元意之治也
賢下士改過節用

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
懼負荷今旣分張言集未日無由復得動相規誨宜
深自砥礪思而後行開布誠心厝懷平當親禮國士
友接佳流識別賢愚鑒察邪正然後能盡君子之心
收小人之力汝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進德修業
未有可稱吾所以恨之而不能已者也汝性褊急
袁太妃亦說如此太妃義恭母武帝袁美人性之所滯其欲必行
意所不在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應慨然立志念自
裁抑何至丈夫方欲贊世成名而無斷者哉今粗疏

周備王志堅曰
文帝元帝之政
豈稱太平觀之
書知其政治之
本矣當時亦子
出教編譯詩書
咸乃爾今之司
統定書詩神

臣照曰家人父
子同丁寧告勸
委曲詳盡雖無
如詩意俱有前
致

十數事汝別時可省也。遠大者豈可具言。細碎復非
筆可盡。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豁
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
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
性齊美。西門豹性急常佩章關羽張飛任偏同弊。羽
善得幸在爵驕于士大夫。飛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
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
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當周公之事。元嘉六年以
彭城王義康為同從義。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苟有所懷。密自書
陳若形迹之間。深宜慎謹。至於爾時。安危天下。決汝

二人耳。勿忘吾言。今既進袁太妃供給計。足充諸用。
此外一不須復有求取。近亦具白此意。惟慮脫大餉。
致而當時遇有所乏。汝自可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
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懸殿。職常宜
早起。接對賓客。勿使留滯。判急務訖。然後可入。問訊
既賾。顏色。番起居。便應即出。不須久停。以廢庶事也。
下日及夜。自有餘閒。府舍住止。闔池堂。觀略所。諳究
計當無須改作。司徒亦云爾。若脫於左右之宜。須小
小回身。當以始至一治為限。不煩紛紜。日求新異。凡

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汝復不習。殊當
未有次第。訊前一二日。取訊簿。審與劉湛輩共詳。湛
義恭。鎮江陵。以涇大不同也。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
爲長史。行府事。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
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萬一如此。必有大吝。非唯訊
獄。君子用心。自不應爾。刑獄不可擁滯。一月可再訊。
凡事皆應慎密。亦宜豫勅左右人。有至誠所陳。不可
漏泄。以負忠信之歎也。古人言。君不密則失臣。臣不
密則失身。或相讒構。勿輕信受。每有此事。當善察之。

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
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可爲非也。以貴陵
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
不宜令過。撈蒲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
奇服異器。不宜與長汝嬪侍左右。已有數人。旣始至
西。未可怒怒。復有所納。

又誠

宜數引見。佐史非唯臣主。自應相見。相見不數。則彼
我不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不盡。復何由知其衆。

覲切相會簡而不
得

其後應及義宣以其人才素短用衛陽王

事廣引視聽既益開博於言事者又差有地也

宣賜南郡王義宣中詔初武帝以荆州上流形勝遺詔諸子次第居王

其後應及義宣以其人才素短用衛陽王義季久之乃以義宣都督七州諸軍事車

騎將軍劉劭

師護以在西久師護義比表求還出內左右自是經

家庭之文杜而雅
獨見古數

國常理亦何必其應於一往今欲聽許以汝代之護

雖無殊績潔已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此信未易

非雅聲著西土朝野以為美談在彼已有次第為士

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在欲為汝

耳汝與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物議亦互有少劣若

今向事脫一滅之者既於西國交有巨礙遷代之議

必歸責於吾矣復當為護怨非但一請而已也如此

則公私俱損為不可不先共善詳此事亦易勉耳無

為使人動生乖論

孝武帝諱駿文帝第三子元嘉三十年文帝太子元凶劬弒逆帝幸衆入詔即皇帝位

審貢賦詔

夫山處巖居不以魚鼈為禮居山以貨財為禮頃歲

多虞軍詞繁切遠方設賦本濟一時而主者玩習遂

審辨方物非其土者不貢非其時者不貢自是仁言文復簡明有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審貢賦詔 五

禮記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爲常典。杻幹瑤琨。任土作貢。瑤琨。陽州貢。杻幹。剛州貢。積羽羣輕。終致深弊。末言弘革。無替朕心。凡窳衛貢。職山淵採。捕皆當詳。辨產殪考。順歲時。勿使牽課。虛懸。朕忤氣。序庶簡約之風。有孚於品。性惠敏之訓。無漏於幽仄。

始安王休仁文帝弟

皇太子車服議

天子之子與士齒。讓達於辟離。無生而貴者也。既命而尊。禮同上。公周制五等車服相涉。公降王者一等而已。王以金路賜同姓諸侯。象及革木以賜異姓侯。

義取強弱詳近左
核庶資參考

伯在朝卿士亦準斯禮。按如此制。則東宮應乘金路。自晉元過江。禮儀疏舛。王公以下。車服卑雜。雖有東宮禮秩。崇異上。次辰極。下絕侯王。而皇太子乘石山安車。義不見經事。無所出禮。所謂金玉路者。正以金玉飾路。諸末耳。左右前後。同以漆畫。秦改周。輅制爲金。根通以金薄。周匝四面。漢魏二晉。因秦莫改。逮於大明。孝武帝始備五輅。金玉二制。並類金根。造次瞻視。殆無差別。若錫之東儲。於禮嫌重。非所以崇峻陛級。表示等威。且春秋之義。降下以兩。臣子之義。宜從

寫洛陽宮殿物
有詩人未學之說

謙約謂東宮車服宜降天子二等。驂駕四馬。乘象輅。降龍碧旂。九葉進不斥。尊退不逼。下洽古酌。時於禮為衷。

傅亮

字季友。世居州人。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監御史中丞。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晉安帝義熙十二年。裕卒。冢北伐至。

洛陽修禱閣五陵置守衛上表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柝西邁。將屆舊京。咸懷司雍。河流湍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

高務方兵貢曰
介叔元子問補
張廷至吳又復
通為維建宗既
已情非異嘗然
警飾墳陵亦為
載事

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墮頓鍾虞。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塵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未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宣帝高原陵。景帝陵。平陵。文帝崇陽陵。武帝峻陽陵。惠帝太陽墳。瑩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既開剪荆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囑。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何尚之

字彥德。臨江都人。左光祿大夫。領中書令。

故事器各有法見
古人考證簡贊家

陳庾炳之得失吏部令史錢象主容令史周伯齊出炳之宅諮夷因留停宿尚書舊制令史諸事不得宿於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試爲有司所奏上於炳之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大副以小事不足傳大臣尚之又諫

尚書舊有增置幹二十人以元凱丞郎幹之假疾病炳之嘗取十人私使詢處幹關不得時補近得王師炳之領義猶不遣還臣人語之先取人使意常未安今既有手力不宜復留得臣此信方復遣耳大都爲人好率懷行事有諸紛紜不悉可曉臣思張遠之

臣德宜曰防之
非不請蓋劉立
謂燕私小節耳
免殊舉規之耳
故人臣當官三
事一曰慎

言關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曹操使張遼索關羽知羽必去欲白操感權殺羽不自非事君之道觀今人臣憂國乃歎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自之實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競之迹追以悵悵臣與炳之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非與臣言江夏王義恭以元嘉二十一年遣太尉說炳之有諸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海凡短人辦得致此更復可嘉虞秀之門生事之累味珍肴未嘗有乏其外別貢豈可具詳炳之門中不問大小誅求張劭緒紡緒轉無以堪命炳之先與

劉德願殊惡

德願高祖從子
兄懷慎之子

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

遣之便復欵然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

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俸之半

道錫元
嘉二十

一年遷鳳劉雍自謂得其力助

雍穆之孫
南園郡公

事之如

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荻無輟於

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

遵考高便
祖族弟

乞材見好燭盤便復乞之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

又云炳之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命

太尉知耳論虞秀之作黃門太尉不正答和故得停

太尉近與炳之疏欲用德願兒作州西曹炳之乃啓

用爲主簿卽語德願德願謝太尉前後漏泄責思亦

復何極縱不加罪故宜出之士庶忿疾之非直項羽

楚歌而已也自從裴劉刑罰以來諸將陳力百倍元

二十年前裴劉圍刺史劉真道裴圍二州刺史今日事

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可問臥

紫闥無復一事也

出庾炳之爲丹陽尹答太祖欲出炳之爲丹
陽尹又以問尚之前

答

最難於直城惡之
義甚難

臣此欲曰功處
之惡得宜由心
歸文傑構也

臣既乏賈生應對之才，讀又謝汲公犯顏之直，讀至於侍坐仰酬，每不能盡。昨出伏復深思，祇有愚滯。今之事跡異口同音，便是彰著。政未測得物之數耳，可爲蹈罪負恩，無所復少。且居官失和，未有此比。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爲私之大。莫復過此。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狼恣意者，歲月滋甚，非但虧黜王化。乃治亂所由。如臣所聞天下議論，炳之常塵，累日月未見一豪增輝。今曲阿在水南，恩寵無異，而協首郡之榮，乃更成其形勢，便

是老王雅也。

王雅宿閉關尹，孝武帝深加禮遇，時人被以倣倖之目。

古人云無

賞罰雖堯舜不能爲治也。陛下豈可坐視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事若復在可否之間，亦不敢苟陳冗管。今之枉直，明白灼然，而胤王令主，反更不悟，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耶。臣昔啓范曄，左荀罷睡參機密，向之察其意，意與常，常白將軍太祖宣出之，罪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托，政自不能舒達。所謂九死而不悔者也。謂炳之且外出，若能修改在職，著稱還亦不難，而可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請，今愆聲如山。

榮任不損炳之若復有彰大之罪。誰復敢以開述。且自非殊助異績。亦何足塞今日之尤。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今日者也。臣每念聖化中有此事。未嘗不痛心疾首。設令臣等數人縱橫。復復如此。不審當復云何。處之近啓賈充遠鎮。向之初疎。所之得失。云賈充勳烈。今亦何足分外。出恐是策之良者。臣知陛下不能採臣言。故是臣不能盡已之愚。至耳。今蒙恩榮者不少。臣何爲獨懇懇於斯。實是尊主樂治之意。伏願試更垂察。乃可。

有司奏免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尉景後漢書爲一代之作。後以謀反被誅。

後漢書皇后紀序

引周禮兩漢開事
又歷陳監戒之言
辭定而義深有同
家者當與商榷
鏡無哀之句參看
庶不至掛房近成
之累歟

夏殿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

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周禮注。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

坐而論九嬪。掌教四德。九嬪比九嬪。掌婦學之法。以婦禮也。教九御。四德。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工。

功也。世婦主喪祭賓客。世婦比二十七。大夫掌祭祀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女御序於王之燕寢。八十一

掌事。臨於卿大夫之喪。女御序於王之燕寢。八十一

好合遂忘潘靈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家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羊太后始攝政事羊太后自知事於此也漢仍其謬史記昭王年少宣太后自始事以同母弟穰田任政封國侯太后攝政始於此也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宣帝臨朝者六后章帝宣太后和漢師太后安思閔太后莫不定策帷帝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周禮寡人掌帷帝帷秦之事漢帝崩鄧太后與兄臨尊立安帝年十三中帝廢梁太后與兄共立質帝年八歲質帝崩迎立桓帝年十五桓帝崩質太后與兄武迎立靈帝年十三

任重道悠利深禍遠身犯露露於雲臺之上靈帝時中常侍曹節矯詔遷太后於雲臺謂彌上封事曰皇太后幽居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見天下家嬰繯絏於囹圄之下狂五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熯爛爲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統者並列於篇其以私恩追尊非常時所奉者則隨它事附出謂安帝母左姬及通母朱貴人之類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謂賈貴人虞美人之類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文僅而最意以假
其為重

吳蓋陳誠列傳論

吳蓋蓋吳
陳俊城宮

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肯附漢之
思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為羣尚未
足以為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旣定

華山威臨天下

謂謀匪顯
公孫述
戎羯喪其精麇羣帥買其餘壯

左傳欲勇
者買余餘

勇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滅宮馬武之

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

伊吾光武密

黃石

或宮傳宮與馬武上書請擊匈奴謂報
日黃石公記田梁能制匈奴能制漢

存包象

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

玉門關名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

西域傳建武二十二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弟入侍

天子以中國初定皆還其侍子匈奴傳建武二十八

年匈奴遣使貢馬及裘乞和親帝報曰單于國內虛

耗貢物歲以過禮何必馬裘今贈絹五百匹斬馬劍

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困忍傷黠王

之陳乎

高祖七年擊韓王信至平城被匈奴圍七日
乃解十二年高祖親擊淮南王黥布在陳為
流矢所中

中興二十八將論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

然咸能威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

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

先武以封爵律功
臣而不責以史事
故係全者多大獨
杞以發誠

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勤賢皆叙。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趨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史記管仲公問政，將安移對曰：「國用可國語，文公降自秦漢使趙衰爲卿，辭曰：『先朝有謀臣不若也。』」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屈其亦有鬻綰屠狗輕猾之徒。灌嬰、鍾離、東、綰、屠狗者，樊、灌、嬰、鍾離、東、綰、屠狗者，樊、灌、嬰、鍾離、東、綰、屠狗者。或任以阿衡之地，樊、灌、嬰、鍾離、東、綰、屠狗者，樊、灌、嬰、鍾離、東、綰、屠狗者。則隙生，力伴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絀，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蕭何爲人請上林中空地，上下廷尉械繫之，樊、灌、嬰、鍾離、東、綰、屠狗者。

高傳方岳貢曰
充武不任功臣
懲給彭之事也
自是以後功臣
任職亦多有不
免者不獨高帝
之世以此知建
武君臣可爲萬
代規範也

氏統曾論張安、陳信封誼，陸侯人上書告信反，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彭越、舍人告越謀反，夷三族。自茲以降，迄於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憤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宛、鄧、封、關、侯、邑、萬、邑、四縣、耿、余、斯、時、侯、食、邑、二、縣、奉、朝、請、食、邑、復、封、關、侯、食、六、縣、以、列、侯、加、特、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各、將、所、謂、尊、之、以、政、齊、之、以、刑、者、子、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衷、恩、舊、撓、情、則、違

臣鴻翰曰充武
不以功在任
相與相濟何得
實與相濟何得
相與相濟何得
實與相濟何得
臣德以爵位不
似以事權充
武心事光明
達可法從末之

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
羣心難塞並列則其蔽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
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惠責成吏職
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敷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
休咎買復得寵方以吏事責三公成功臣遂不用是
事大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
慶于後昔雷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高帝紀
起布衣為天子而所而郭伋亦讓南陽多顯郭伋傳
封皆劉當節天下實鄭興又戒功臣專任鄭興傳
後不宜專用南陽大鄭興又戒功臣專任施日道路

大有威嚴之氣
勢之容

咸曰朝廷欲用功臣位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
功臣用則人位位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
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
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
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
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孔融傳論

昔諫大夫鄒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蒙菴為之不採前
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諫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
言得罪鄒昌昌上書說之云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
之謀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平仲立朝有紆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孔融傳論

臣士奇曰文舉
少露奇穎一生
抗志不絕五德
雖心然且憚其
正義故令左右
王金漢許亦有
頹焉

引註事以成之即
是一格

臣杜鈞曰閉關
效比不以藻瑣
見表而筆致堅
壯彌覺古物餘

盜濟之望

左傳濟景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

禮可以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孔融子其足以動義

梁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擇身在不

得慕也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身受禪也夫嚴氣正

性覆折而已豈有負固委屈可以每其生哉謂則則

無稜角也每食也賈誼曰懷懷焉縮縮焉其與現玉

品庶每生列五九鄉秋霜比質可也老謂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序周發黃憲徐程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辭孔子稱蘧

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達伯玉然

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

蒙垢出身以効時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藿實以迷

國太原閔仲叔者閔貢字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

自以弗及也黨見其舍菽飲水遺以生葦愛而不食

皇甫嵩高士稱黨見仲叔食無菜道之生葦建武中

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飛受而不食

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

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

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周勃之傳 周勃之傳 周勃之傳

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勅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欺。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恁而少亦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聞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閭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

而求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干數。其可損乎。虜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居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已。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欲黨人始未詳其
後四豪任俠立論
其源起於魏捨其
弊成於羅織可謂
論世之識

黨錮列傳序論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
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
人導民理性裁抑宥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精品
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
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
則強梁褻氣禍而片言違正則厥臺解情蓋前哲之
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旣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爲
雄弱者以詐劣受稱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

臣燕曰前改總
論士習隆替之
由詞氣實暢八
校錄次黨人本
末綜括不尚詳
處畧處畧見其
力

而錫琛瑞或從徒步而任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
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
尚相奔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
仗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濶緒餘四豪之烈
魁無忌趙勝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讐令
黃狀回文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讐令
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相與信爲任
同是非爲俠
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露會至有石
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前
集諸儒于石渠閣講論六藝召五經名儒蕭望之至
等大議公穀同異同已者朋黨之異已者文伐之至

五十五
黨錮列傳序論

王莽專僞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纒縛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

龔勝薛方郭欽蔣詡輩隱居不應莽召

雖中興在運漢

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

謂蓬湖嚴光周黨尚長之屬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闇

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以激揚

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

行矣婞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

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初桓帝爲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帝位擢福

臣正始曰東平
矜重名節自當
細之禍使正
道論齊是爲十
古清流之禍是
史歷居評叙十
載以下有餘概

爲尚書時同郡阿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諱

曰天下規矩房伯武房植因師獲印周仲進周福二

家賓客互相讖揣初裴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

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

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音立

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范滂南陽宗資主畫

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岑暉弘農成瑨但坐曠開水書

南陽太守是時桓帝中貴外親張子榮祐持貴勢功

曹岑暉劾使捕子榮付獄昏殺之宗資補汝南太守

事任善之名聞於海內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

古通鑑卷之三 宗制傳序

定

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

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李膺字元禮。不畏強

禦。陳仲舉。陳蕃字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字叔茂。又勸海公族

進階。公族姓。因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

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

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

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

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諱其占也。諱。諷。成弟子牢修因

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

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

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

其辭連及陳寯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避不獲。皆懸

金構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詡城門校

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

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

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

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

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

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
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
馮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
人者也。張儉岑暉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
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
儒胡毋班秦周蕃禰王章爲八廚音皮廚者言能
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
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
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風張肅薛蘭馮禧魏玄

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祇宣靖公

緒恭爲八顧。

公覽姓也。

朱楷田槃疎耽薛敦宋布唐龍龐

咨宣褒爲八及刻石立碑共爲部黨而儉爲之魁。靈

帝詔刊章捕儉等。

刊削也不欲宣露並名故削除之而直捕儉等。

大長秋曹

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大僕杜密長

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

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大尉

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

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

中雖五權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

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宋昌太守曹鸞

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卽詔司隸益

州檣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

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

五屬謂親屬在五服內光和二年前上祿長和海上言禮

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

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

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

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

赦宥輕與張角合謀張角黃巾賊帥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

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

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

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延

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

載乎篇

宦者列傳序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

史氏之文宦守流
樊已極斯文能彌

五子下下多
孫孫十餘人
孫孫十餘人
孫孫十餘人
孫孫十餘人
孫孫十餘人
孫孫十餘人
孫孫十餘人
孫孫十餘人
孫孫十餘人

高貴方甚真曰
後漢以皇后臨
制致中貴擅竊
以論良元但中
人在內閣基之
主無可寬假不
平日久若巨漸
隔而中人制其
短長不得不因
為下移矣豈必
學后稱制始為
失御哉

帝黃門令史滿作服志禁門
日黃閣中人主之故曰黃門 其後弘恭石顯以佞
險自進 卒有蕭周之禍 損穢帝德焉 前書前將軍蕭
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常侍官 由 中興之初 宦官
是大真石顯許後廢之 自殺壞廢 綱 中興之初 宦官
悉用閹人 不復雜調宦士 至永平中始置員數 中常
侍四人 小黃門十人 和帝卽祚 幼弱 而竇憲兄弟 專
總權威 內外臣僚 莫由親接 所與居者 惟閹宦而已
故鄧眾得專謀禁中 終除大惡 帝與鄧眾謀誅竇遂
享分土之封 超登宮卿之位 氣為大 於是中官始盛
焉 自明帝以後 迄于延平 委用漸大 而其員稍增 中

常侍至有十人 小黃門二十人 改以金璫右貂兼領
卿署之職 鄧后以女主臨政 而萬機殷遠 朝臣因議
無由參斷 惟擬稱制 下令不出 房閤之間 不得不委
用刑人 寄之國命 手握王爵 口含天憲 非復被庭末
巷之職 閹闔房閤之任也 未巷被庭 其後孫程定立
順之功 曹騰參建桓之策 續以五侯合謀 梁冀受鉞
單超除質 具 後左帝唐街定 侯 述因公正 恩固主心 故
中外服從 上下屏氣 或稱伊霍之勳 無謝於往載 或
謂良平之畫 復興於當今 雖時有忠公 而竟見排斥

臣德宜曰周官
周寺以偷除
之役日頭政事
職為亂階漢唐
之禍默矣故王
者微承虎貴成
揮正人有以也
臣鴻結曰虜身
黃子漢家唐階
詳列之以為萬
世戒

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
情忤意則參夷五宗五宗五服漢之綱紀大亂矣若
夫高冠長劍紉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莛茅分虎南面
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恭列於都鄙子弟支附
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統霧殺之積盈何珍藏嬌
嬖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
被緹縲皆割制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
其有更相接引希附權彊者皆虜身靈子以自衛達
羣邪曰古者虜同敵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
刑必惡合之

事不可單書

單拜

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剽綠

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
見拏戮因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染陶黨謂李凡稱善

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

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雷不斷至于殄敗斯亦運

之極乎竇武與陳蕃謀誅中官曹節等矯詔解兵誅

等共殺進紹勳兵捕又說何進謀中官謀泄張讓趙忠

宦官無少長悉斬之雖袁紹翼行支夷無餘與恭

謂也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
弱謂也魏武因之遂遷邕鼎龜鼎國之守器所謂

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鄒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嬖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按國未圖初之文。禮融多奇氣。揆思有逸木。髮穀子。開園以上真牛之世。清談始。職。樓夷以及六朝。南北篇什。風雲月露之狀。波流而不可挽。人謂六朝無文章。信矣。然其時部。歷終。始以中正品。第人物。士習不壞於科舉。衣冠世。厥家學。薰染諸熟典。故討論經籍。非如後世之虛辭說舉也。

故其著述之存於今者。猶有彬彬可觀者焉。其間如范曄宗沈約亦復不以人廢聊存一代文體以志其升降云爾

古文淵鑿卷第二十五 終

東漢傳成論

七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識。可見文字排列於多欄之中。

古文淵鑿卷第二十六目錄

齊

高帝

賜張融衣手詔

答劉善明

又答

答蕭景先詔

武帝

禁婚葬奢靡詔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勅廬陵王子卿

勅晉安王子懋

豫章王嶷

上世祖啓

竟陵王子良

諫遣臺使疏

陳時政啓

孔顛

鑄錢均貨議

顧憲之

牛球稅權議

孔稚圭

上撰定律章表

梁

武帝

詳立條格令

禁祝史祈福詔

檢括封事詔

勅外司明加聽採隨事舉奏詔

與謝朓勅

與何點詔

徵何遜手詔

又勅

又勅

輔政上銓序表

邵陵王綸

與湘東王繹書

沈約

宋書良吏傳序

孔羊沈列傳論

恩倖傳論

任昉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蕭子顯

南齊書倖臣傳論

陳

文帝

修前代墓誌

徐陵

奉使鄴都上梁元帝表

宣示諸求官人書

沈炯

請歸養表

終

古文淵鑿卷第二十六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徐能學等奉

齊

蕭道成仕梁值相陽王休範反出頓新亭以當

其鋒還與袁粲密圖弒粲更日入直央粲就為

四費搭橋丁遇欲道成夜入殿內迎立顯竟校

袁粲劉乘遂受宋禪因號齊傳四世自高帝至

年凡二十四年
高帝諱道成字紹伯姓蕭
氏蘭陵人廟號太祖
賜張融衣手詔融字思光高帝素愛融

賜張融衣手詔融字思光高帝素愛融

誠語意致深焉

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

答劉善明

善明平厠人為湘南宣武二郡太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

祖答

有所獻雜語並列聖之明規衆智之深軌卿能憲章先範慕鏤情識忠欽既昭淵識肅著當以周旋無忘聽覽也

又答

善明東諫起宣陽門及宣明宇宰賞詞立學校制齊禮開賓館以接鄰國帝又

古烟清節

論事和易見述符之說

答

具卿忠謹之懷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敕公卿宣陽門令敕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

問齊書

答蕭景先詔景先帝從子啓稱上德化之美帝答

風淪俗敗二十餘年以吾當之豈得頓掃幸得數載盡力救蒼生者必有功于萬物也治天下者雖聖人猶須良佐汝等各各自竭不憂不治也

武帝

諱獻字宣遠高帝太子廟號世祖

今意弘長詞亦近

論事和易見述符之說

蕭景先詔景先帝從子啓稱上德化之美帝答

武帝諱獻字宣遠高帝太子廟號世祖

切中風俗之弊

禁婚葬奢靡詔 未明七年

三季澆淳。舊章陵替。吉凶奢靡。動違矩則。或裂錦繡。以競車服之飾。塗金鏤石。以窮瑩域之麗。至班白不婚。露棺累葉。苟相誇銜。罔顧大典。可明為條制。嚴勒所在。悉使畫一如復。違犯依事糾奏。

勅廬陵王子卿

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為到州刺史在鎮營造服飾多

違制度帝勅之

吾前後有勅非復一兩。過道諸王不得作垂體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吾勅邪。忽作瑋瑁乘具。何意已成。

漢後唐足訓宗法第一義發言之

大計

不須壞可速送下。純銀乘具乃復可爾。何以作證。亦是銀。可即壞之。忽用金薄裏箭。卿何意亦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吾知復專輒作者。後有所聞。當復得痛杖。

勅晉安王子懋

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未明十一年為南州刺史帝勅

以邊

以此務為根本片言足重

吾勅剛。鄴二鎮各作五千人陣。本擬應接彼耳。賊若送死者。更即呼取之。已勅子真。子懋弟封建國王魚鱗宗。設公慙至鎮。殿公慙可以公慙為城主。三千人配之。便足。

世祖啓

汝可好以階級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五三階級。文章詩筆。乃是佳事。然世務彌為根本。可常憶之。汝所啓。仗此。悉是吾左右御仗也。云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乖。吾自當優量。竟送。

豫章王嶷字宣徽太祖第二子大司馬領太子太傅開州刺史

世祖啓宋明四年高陽人唐高之反嶷上啓

此段小寇出於兇愚。天綱弘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爾。比藉聲聽。皆云有由。而然。豈得不仰啓所懷。少陳心款。山海崇深。臣獲保安樂。公私情願。于

大指以姓大為宗
環自是為輪

此可見。濟有天下。歲月未久。澤沾萬民。其實未多。百姓特險。懷惡者衆。陛下曲垂流愛。每存優旨。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建檢槍。工。巧。督郵。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寓宙之內。何可周。視公家。何嘗不知民多欺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為此。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兒大臣。猶不皆能伏理。况復天下悠悠萬民。怨積聚。黨兇。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紘。

叙會使境或福極
史氏之勢曲盡精
狀

閩公徐季遠曰
州郡以師民為
急或承堂符不
便辨乃用墨
使督之與寺本
非良士與公及
私為害豈差非
一端竟陵與未
切於治變矣

紘久欲上啓閏侍無因謹陳愚管伏願特畱神思
答曰欺巧那可容宋
世混淆以為是不

竟陵王子良

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中書
監太傅司徒揚州刺史

諫遣臺使疏

陳世元嘉中首責成郡縣孝武
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

使自此公殷勞竭太
祖踐阼子良陳之

前臺使督道切調恒聞相望於道及臣至郡木傳昇
明三年

為使持節都督諭亦殊不疎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
勤願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即異登

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六朝君臣儀衛中
皆有節鼓以朱漆

之鉞槩徵具鉞卽錫也左傳云夾之額盼左右叱咤
以鉞與槩皆儀仗中物

自專適宗斷族排輕斥重脅逼津隸恐喝傳郵破國
破國

水逆破國地名商旅半引逼令到先過已船浙江風猛

江出破國地名公私畏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賊行民固

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

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彌寺以後官署多謂
彌寺猶言大

吏也郝攝羣曹開亭正楡楡便振荆革革鞮也其大
司

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

莫辨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適曲以當

匹百錢餘稅且增為千或誰應質作尚方刑志凡減死者
輪作寄繫東冶地名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
 競致兼漿值今夕酒諧肉飲卽許附申赦格明日禮
 輕貨薄便復不入恩科筐貢微闕筆捷肆情風塵毀
 謗隨忿而發及其狇赫轉積瓊粟漸盈遠則分鬻他
 境近則託買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回刺言臺推
 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
 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叢州郡則指賜勅造外鎮
 宰明下條源既各奉別旨人競自啓雖復臺使盈奏

會取正屬所通監屬所下有一辨字注謂使徒相疑
者違多亦當取辨於所屬也

債反更淹懈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闊緩貽咎少
 為欺猾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
 連上綱偏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
 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行
 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解充擬千緒三坊寡役呼訂萬
 計每一事之發彌長方辦粗計近遠幸遣一部職散
 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
 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息舟優役實為不少兼折

姦滅竊 遠近暫安

陳時政啓

詔折租布二分
取錢子員又啓

臣一月入朝六登文陛廣殿稠人裁奉顏色縱有所
懷豈敢自達比天青亟見地孽亟臻民下妖訛好生
尊昏穀價雖和比室饑兼纒纒雖賤駢門銀質臣一
念此每入心骨三吳與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
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哀剋固
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
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

六朝文衡賈此
獨簡漢時動有祥
民隱

人心無遠曰親
此則是時竟良
不滅賦也于良
者富貴之地而
論人疾苦能則
其作起豈可謂
之非仁史言其
動人為善未嘗
廢也以此終賦
滅名蓋齊世一
入而已

臣黃曰六朝論
事之文較之前
漢則迥其詞矣
若下視唐宋則
猶為簡質耳

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充徭役必由窮困乃
有畏失歲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生
育弗起殆為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惟言益國豈
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
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
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種草相驅尋完者為用既
不兼兩回復還貨會非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苦且
錢帛相半為制未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
退容姦利八屬近縣入屬建康秣陵丹陽既在京

陳時政啓

十六卷七

畿發借徵調實煩他邑民特尤貧連年失稔草衣菘
 食稍有流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
 以申原宥豫二藩雖曰舊鎮南齊西豫州先鎮姑孰後鎮壽春未明初復割
揚州六郡置南豫州鎮廣陽往屬兵虞累棄鄉土
兖州鎮廣陵北兖州鎮淮陰密迤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扶隄聚落
 靡有生向俱寡人靈獨絕溫飽而賦斂多少尚均沃
 實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
 來此役不由才舉並條其重費許以賈術前人增估
 求俟俟與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

交關津要共相唇齒愚未開必加陵誑罪無大小
 橫沒費載凡求試殺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
 容夫獄訟惟平盡一在制雖思家得罪必宜申憲鼎
 姓貽譽最合從網若罰典惟加賤下煒書必獨世族
 懼非先王立理之本尚書列曹上應乾象後漢李固傳云尚書
猶天之如聞命議所出先捨於都都各都既下意然
北斗後付郎謹寫關行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運告終戎
 車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非分充朝奏奉殷積
 廣越邦宰梁益郡邑盧越梁益皆遠州參差調補實允事機

國府及法格於周禮而論則鑄製於其為詳

且此徒冗雜罕遵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大半

孔顛

見史劄校傳未詳字與再里

鑄錢均貨議宋太祖輔政有意欲鑄錢以

願上議

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魏文侯曰羅甚貴傷民甚賤

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閭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費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

瓊山丘濬曰自古論錢法多美惟南齊孔顛謂不惜工此二語者為世錢錢不易之良法也錢之為錢體質厚而固好速均製作工一錢費一錢木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彼亦不為矣況冒禁犯法而盜為之貳然自太府圖法以米以銅而錢貳為半兩或高

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自漢鑄五銖錢武帝元狩五年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典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元中鑄四銖錢輪廓形製與五銖同百姓無利不盜鑄後俗愛顏竣議減錢式由是屢改致有幾眼繩環之弊以為宜開置泉府太皇太后立九府圖方牧貢金大典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已實國用有儲乃量

輸粟或為八銖
或高四銖不知
幾錢矣而惟錢
之五銖萬得其
中也

括去尚同自昔
錢法輕則鑄之
與重則鑄之
以起泉貨之通
惟在因時制宜
耳

...

...

...

奉祿薄賦稅則家給民足項盜鑄新錢者皆效作剪
鑿不鑄大錢也宋世錢無輪廓不磨剪鑿者謂之末
子尤輕薄者謂之存葉盜鑄者欲以
傳亂真故摩澤縑染始皆類故此則猶效
古錢者交易之後
效作剪鑿良民弗售縑染不復行矣所需賣者皆徒
淪變遷新良民弗售縑染不復行矣所需賣者皆徒
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縑染更用反覆生詐循
環起奸此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鑄已布
於民使嚴斷剪鑿此剪鑿則是磨鑄小輕破缺無周
取鑄以俟明鑄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
貧良之民寒奸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

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

顧憲之守士思吳郡人

牛垵稅權議長史行魯郡事西陵成主杜

元懿啓與劉無秋會備豐登商旅往來倍
多常處所見日可一億盈縮相兼略計年
終如卽所見日可一億盈縮相兼略計年
長百萬海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垵乞為官
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成前檢
稅無妨成事餘三垵自舉腹心世祖勅示
會稽郡此詎是事宜
可訪察即啓憲之議

尋始立牛垵之意牛垵穀名用牛挽船因非苟逼僦
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屢致膠濟湍急

...

...

水心葉寇曰西陵四遠有可據之稅而無可白而成主乞再其私顧慮之亦誠雖深然終不言杜元懿是不應主論者然則宋森之問密紀賊壞兵官遂干氏政耶抑自江左至魏晉皆然也雖衰世若體此未失民猶可裕安不強雖興亡之命百姓無可託命矣親感之言可馮澤請可

地廟廟其等語
也也

臣杜鈞曰詳錄
原委利害較然
元懿自處極切

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所以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卽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別道，或空稅江行，或撲船倍價，或力周而稍責。凡如此類，不經棗賴牛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並蒙停寢。從來誼訴，始得暫弭。案吳興各類歲失稔念，茲尤健去，乏從豐。良由餓棘棘急，或徵貨買粒，還拯親累，或提攜老弱，陳力糊口。隸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愷隱，振虞獨調，而元懿幸災，權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

共疾。且此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惟新加無贏，並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啓，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讒，詎便百方侵苦，爲公賈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効，任以物上，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史記王翳舒爲中尉其爪牙吏虎而冠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爲損，蓋徵斂民所害乃大也。今雍熙在運草木，含澤其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廉則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

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也。率皆卽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民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民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端輪調又則當然比衆局檢校首尾尋績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干孽互起盤事弭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責應公瞻私日不暇給欲無爲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

伊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徒咬猶不能校竊尋民之多僞實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劇倚巧所優積習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衆心用參差難卒澄一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汗實增崇曠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簡符前後年月久遠其事不存符旨既嚴不敢開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時轉寒澗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

彌難厝衷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
此條宜委縣簡保舉其綱領略其毛目囊漏不出貯
中庶嬰疾沈痾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暨二
名離唐寓之寇擾唐寓之反聚眾闖亂破富陽公私
殘燼復特爾甚儻值水旱實不易念俗諺云會稽打
鼓送郎吳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
興本是培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公元懿
今啓敢陳管見世之

孔稚圭

字德璋會稽山陰人太
子詹事加散騎常侍

大嘗與路溫舒高
瞻峻刑勳相近

高備方岳貢曰
江左名流多以
筋途為士不嘗
觀事故當官者
不明律例雖有
其奏亦竟不行
者以人情不便
導旨故也

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取大國者以法理為本
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
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曆
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
六樂釁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
罰之典勅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諒審

上撰定律章表

永明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
撰律章表請付外詳按于是
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
于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
者制旨平決九年孔稚圭上表

臣職曰律例不
一則止刑律傳
傳錄不精則
物多枉枉主一
衷深合明慎之
義故庶獄免監
獄令人則然傷
悽

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朱躬兼
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
司馬臣疑王疑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
覽斷自天筆始成就立律文二十卷錄敘一卷凡二
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
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
所以殺之與其殺不幸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
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具無
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

網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
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宛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
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
千餘人冤毒之死上千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
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
軍勳餘力或以勞吏暮齒憤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
狠態吞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興
復絲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于邊城孝
婦冤於遐外于定國饒東海有孝婦素姑甚謹後姑
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母具獄上府于公

定國書卷下
上定國書表

爭之弗能得乃抱具獄哭於府上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澆九泉矣
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張釋
定國得元常文惠績映魏閣鍾繇字元常高柔
漢廷尉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勤未歲
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爲閭伍所出將恐此書
未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
流班習胄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
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臯繇之謀宿掌
可致杜鄆之業鬱焉何遠晉大傅鄆也與賈充等定
律令既成阿蘭尹杜預爲

之注

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
手之相驅若菘括之相接矣臣以疎短謬司大理雅

時爲陛下發自聖衷憂於刑綱御延奉訓遠照民瘼
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者宜寫律土國

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止過
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納事

寔齊東昏侯失道蕭衍來而明王寶融起兵羅刑

寔克定京邑已廢寶融自立因號曰業傳四世自

武宗二年凡五十六年廿六對善由世於白宋派

武帝

諱衍字叔達南齊陵人姓

蕭氏與齊同祖廟號高祖

唐在去春通博與
於殿前史納次嘗
正帶視食竟檢於
舟於以可見

詳立條格冷齊和帝中興二年

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世之澆淳恒由此作自末元
失德未元東昏年號書契未紀窮凶極悖焉可勝言既而璇
室外構傾宮內積奇技異服禪所未見上慢下暴淫
侈競馳國命朝權政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並
甲第康衢漸臺廣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春秋襄
二十一年
侯賜以金石之樂珍羞百品同伐水之家愚人困之
浸以成俗驕詭競爽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
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

臣正治曰風俗
之原由上制之
欲率先卿士言
則美矣而躬行
未至是以不克
有終也

之朝期之清且聖明摩連聖明和帝寶融也末厲精
元三年即皇帝位
惟始雖曰纘戎大雅忝民篇殆同荆華且淫費之後

繼以典師鉅橋鹿臺殷本紀紂厚賦稅以資鹿
臺之費而盈鉅橋之粟凋罄
不一孤忝荷大寵和帝授高祖大司馬
都督中外諸軍事務在澄清思

所以仰迷皇朝大帛之旨左傳為文公
為大崩之冠府厲微躬鹿
裘之義易子鹿裘以朝解而更張斷雕為棧自非可以奉柔

盛修絃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
禁絕御府中署量宜罷省掖庭備御妾之數大亨絕

鄭衛之音其中有可以幸先卿士崔的吐庶菲食薄

徵古人責躬之說
語亦簡當

衣請自孤始加羣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
競存約已移風易俗庶期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
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
雖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實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詳
爲條格

禁祝史祈福詔

天監六年

夫有天下者義非爲己凶荒疾厲兵革水火有一于
此責歸元首今祝史請禱繼諸不善以朕身當之未
使災害不及萬姓俾茲下民稍蒙寧息不得爲朕祈

福以增其過特班遠邇咸令遵奉

檢括封事詔

大同二年先是尚書右丞江子
下詔

月奏即

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所鍾過不能自覺
江子四等封事如上尚書可時加檢括于民有靈患
者便即勒停宜速詳啓勿致淹緩

勅外司明加聽採隨事舉奏詔大同七年

古人云一物失所如納諸隍末是切言也朕寒心消
志爲日久矣每當食投箸方眠徹枕獨坐懷憂憤慨

洞窟物情言之

念切民事而出
古賦之辭

臣德宜曰墨史
誅求索強古者
皆民害之大者
深武嚴加禁革
蓋大同之政猶
是精明也

申且非爲一人萬姓故爾州牧多非良才守宰虎而
傳翼楊阜是故憂憤楊阜魏明帝時少府數諫諍賈誼所以流涕
至於民間誅求萬端或供厨帳或供廐庫或遣使命
或待賓客皆無自費取給於民又復多遣遊軍稱爲
過防姦盜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設或責脚步又行
劫縱更相枉逼良人命盡富室財殫此爲怨酷非止
一事亦頻禁斷猶自未已外司明加聽採隨事舉奏
又復公私傳屯邸冶爰至僧尼當其地界止應依限
守視乃至廣加封固越界分斷水陸採捕及以樵蘇

表賢若湯如續白
駒空名之詩

遂致細民措手無所凡今有越界禁斷者禁斷之
身皆以軍法從事若是公家劍內止不得輒自立屯
與公競作以收私利至百姓樵採以供烟爨者悉不
得禁及以採捕亦勿訶問若不遵承昔以死罪結正
與謝朓勅朓字敬冲高湖錢作微爲侍中光祿大夫與朓吾以非德屬當期運鑿與吾賢思隆治道而明不遠
燭所蔽者多實寄賢能匡其寡闇嘗謂山林之志上
所宜弘激食屬薄義等爲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
復軌文經武各脩厥職羣才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

靜俗變教論道自非冀頴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虛心

側席屬想清塵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濇足便望釋

蘿囊袞出野登朝必不以湯有愆德武未盡善不降

其身不屈其志使璧帛虛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

兼立表義軒邈矣古今殊事不獲總駕崆峒依風問

道黃帝至歷明門今便復引領雲臺虛已宣室漢文帝

宣室召厲成子紆賢之愧載結寢興帝子

與何點點字子骨困泰始未徵太子洗馬

亮初累徵中書齊太子中庶子並

不應高祖與點有

舊及踐作手詔

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脩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

樂也暫別丘園于有四載入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

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

踐九等談天人敘古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

皮弁謁子桓楊彪字文先魏文帝丕字子桓帝以彪

故漢大尉賜几杖使者鹿皮冠冠辭讓

不聽竟着布單伯况以穀稽見文叔後漢書邈民儼

衣皮弁以見短布單衣穀皮箱頭符周靈字伯况著

見尚書文叔光武字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

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點以巾獨引人華林園

教故舊重臨
遠嗚昔情結深
感然光武之特
子

禮如

何點何處史謂其
居貞物本無心春
外故武亦後語數
動之如海

徵何倚手詔

倚字子季點之弟隱居荆雲門

不就世號點爲大山倚爲小山高

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已蒙蔽。昧於治道。雖復
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自舉之
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慕。爭詐繁起。改俗遷風。良
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沮流所至。莫
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爲
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
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

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

意。運而在近。

倚曰吾年已五十
比何容得有宦情

又勅

果還以倚意奏聞有勅給白衣尚書祿
倚固辭又勅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倚又

不受乃
勅倚

物給之情形於簡

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闕閭籍紳。渺聞好事。吾每
思弘獎其風。未移當辰。與言爲歎。本欲屈卿。夔出開
尊。後生旣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
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卿門徒中。
經明行脩。厥致有幾。且欲瞻彼堂堂。堂寅此周。行便可

具以名聞副其勞望

又勅

連弟子就東山受學武當禮賢可謂其矣

比歲學者殊為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為之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當勅後進有意向者即卿受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興何子明孔寄等六人

十東山受學

輔政上銓序表

齊中興二年詔國初建宜須綜理可依舊選諸要職高

祖上表

臣聞以言取士主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所謂

六朝九品中正法類登世族而辨矣

峻峻言之獨切

高簡方岳實曰江左門族故有階限至於齊宋蓋以資序淆亂逆請良多武會以來亦清明之事

才生于代窮達惟時而風流遂往馳騫成俗媒孽夸衒利盡錐刀遂使官人之門肩摩轂擊豈直暴蓋露冠不避寒暑遂乃跋屨杖策風雨必至良由鄉舉里選不師古始稱肉度骨楚辭今之遺之管庫趙文子相者舉肥薦管庫之加以山河梁畢闕與徵之恩金張許史忘舊業之替吁可傷哉且夫諂諛訛誤詐偽多緒人物雅俗莫肯蓄心是以冒襲良家即成冠族妄脩邊幅便為雅士負俗深累遽遭寵擢墓木已拱方被徽榮故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胄籍升

臣是故曰自九
品之法行而流
弊成氣浸假日
甚所謂上品無
雙門下品無雙
棘也此表是昭
矯正其失

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賓
客無事掃門填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
質抱貞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于進用或有晦善
藏聲自理衡華又以名不素著絕其階緒必須畫刺
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撻成澆競愚謂自今
選曹宜精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
人識崖涖造請自息且間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
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
分職惟才是務若八元立年居皂隸而見抑四凶弱

冠處鼎族而宜甄是則世祿之家無意爲善布衣之
士肆心爲惡豈所以弘獎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
尤宜刊革不然將使閭人有路傍之泣論衡曰昔問
人有仕不遇
年老髮白涕泣于途者或問何爲泣乎對曰臣興漁
日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祿是以泣也臣興漁
道明年無雙詐偽之道今雖論可後將無復
且俗長浮競人寡退情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宦故
貌實昏童籍已踰立滓穢名教于斯爲甚臣總司內
外憂責是任朝政得失義不容隱伏願陛下垂聖淑
之姿降聽覽之末則彝倫自穆憲章惟允詔依高祖
表施行

漢書卷之二十一 卷二十一 漢書卷之二十一 漢書卷之二十一

簡文帝

諱綱字世儼昭明太子母弟封晉安王
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立為皇太子

請賀琛奉述毛詩義表

臣聞樂由陽來性情之本詩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倫敦序故東魯夢周窮茲刪採西河紹魏著彼纘述叶星辰而建詩觀斗儀而命禮以為陳徐陳休徐敷雅頌膏肓匪一燕韓韓嬰篇什痼疾多端北海鄭君鄭康成徒逢笈釋南郡太守馮融空為異序庶令中和未播碩學知宗大胥負師國子咸紹孝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識之風道行比屋

答徐摛

摛字士秀東海陽人
轉家令兼掌管記後除太子左衛率

山濤有言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竟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禪聖政以此慙惶無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備更之矣觀夫全軀具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冑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間可來高門之地徒重玉饌羅前黃金在握促訾粟斯容與自憇亦復言義軒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嘆

史稱論雖賢有才
學忠守獨看親
善信矣

吳且邵陵王綸

字世調高祖第六子司

與湘東王繹書時元帝圍河東王譽于長沙

往救之爲軍糧不能載運止乃與書

伏以先朝聖德孝治天下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家風惟余與爾同奉神訓宜效旨諭共承無改且道之斯美以和爲貴况天時地利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胼支自相屠害日者聞譽專情先訓以幼陵長世祖遣使臣譽所湘峽之內遂至交鋒方等身遇亂兵斃於行陣世祖遣世子方等殞于吳局地方

臣能學曰使湘東能用邵陵之言合諸藩之力以控制上流則關中之甲必不敢動蓋法攻後之後亦何至遂移於陳氏也惜哉

此非冤聞問號但推增權憤念以兼悼當何可稱吾在州所居遙隔扶贊阮祥綸至鄆州而雖知其狀未喻所然及屆此藩備加覲訪咸云譽應接多替兵糧閉塞弟教亦不悛故與師以伐譽未識大體意斷所行雖存急難豈知竊思不能禮爭復以兵來蕭牆與變體親成敵一朝至此能不嗚呼既有書問雲雨傳流噂喏其間委悉無因詳究方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人非禽蟲在知君父印日大敵稽強天鑒未雪余爾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巨難安用臣子惟應剖心嘗

兵戈不敢雍州疑。何以自安。魯弟晉爲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後晉果引魏師陷江陵侯景事等內雍西秦外同。瘡腫直置關中已爲咽氣。况復貪狼難測。勢必侵吞。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吾非有深鑒。獨能弘理。正是探藉風謠。博叅物論。咸以爲疑。皆欲解體。故耳。自我國五十許年。恩格玄穹。德彌赤縣。雖有逆難。未亂邕熙。溥天幸土。忠臣憤慨。比屋罹禍。忠義奮發。無不抱甲負戈。衝冠裂背。咸欲劓於侯景腹中。所須兵主唱耳。今人皆樂死。赴者如流。弟英略振遠。雄霸當代。惟

德惟藝資文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九合。非弟而誰。豈得自違物望。致招羣譴。其間患難。具如所陳。斯理皎然。無勞請著。驗之以實。寧須確引。吾所以開關險道。出自東川。太清二年。緡入赴援。直指鍾山。敗還京口。三年入拔。臺城陷。奔萬安大寶元。政謂上游。諸藩必連師。狎至庶以殘命。年至鄂州。預在行間。及到九江。安北兄遂泝流。更上。劉勳王範軍合州。別史京城不守。全由餽饋懸斷。卒食半菽。阻範棄谷。肥泝流西上。至盩厔。商旅不通。數萬侯景方以菜色無因。進取之衆。皆無復食。人多餓死。侯景方延假息。復緩誅刑。倍增號憤。啓處無地。計滿湘殺粟。

論宋史時得交新
本卷論以事就亦
相與之議也
其後六
其後六
其後六
其後六
其後六
其後六
其後六
其後六
其後六
其後六

猶當紅委若阻弟嚴兵惟事交切至於運轉恐無暇
發遣即日萬心慊望惟在民天若遂等西河時事殆
矣必希令弟豁照茲途解汧川之圍汧川即汧羅存
社稷之計使其運輸糧儲應瞻軍旅庶并力一舉指
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
才儒兵寡安能爲役所寄令弟庶得申情朝聞夕死
萬殞何恨聊陳聞見幸無怪焉臨紙號迷諸失次緒
世祖復責陳河東有異不可解圍之狀繪省書流
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
沈約字休文吳武康人符建昌縣侯

宋書良吏傳序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
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擗茲寬
簡雖所未暇而絀華屏欲以儉抑身武帝紀上請簡
玉與馬之舊後庭左右無幸謁之私閨門無文綺之
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太祖幼而寬仁入纂大
業及難與陝方六戎薄伐文帝元嘉三年遣中領軍
討荆州刺命將動師經略同亮七年遣右將軍檀道濟
史謝瞻之征南大將軍檀道
漢北費由府實役不及民自此區寓宴安方內無事

水心善遠曰嘗
宋以謂至於此
爵居官無代但
不為民計者更
易類耳故沈約
稱宋文帝守宰
以六期為斷雖
沒世不徒未及
曩時而民有正
極吏無苟得止
言非六期不得
去亦不言及六
期便當代也

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
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期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
曩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
死溝渠于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
觸處成羣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
南侵魏寇故南諸郡遣寧朔將軍王玄戎役大起傾
資培蓄猶有未供于是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至
于孝建世祖孝武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地方不
至數千里戶不盈百萬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宋

臣杜訥曰守宰
頗為則民生多
擾詐偽且滋
矣故蒿中詩復
及之

氏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
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晉孝武大元二十
高祖受命無所改作所居惟稱西殿不制嘉名太祖
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世祖承統制度奢廣犬馬餘
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
殿雕梁綺節珠璣網戶嬖女幸臣賜領府藏竭四海
不供其欲殫民命未快其心太宗明繼祚彌篤浮侈
思不恤下以至橫流益民之官遷變歲屬龜竈不得黔
席不暇暖蒲密之化千路治蒲事未易階豈徒吏不

以常乎積穀為扶
與利東之本有賴
民瘼

及古民僞于昔蓋由為上所擾致治莫從今採其風
迹租著者以為良吏篇云

孔羊沈列傳論

史臣曰江南之為國盛矣雖南包象浦水經注昔馬
塘達於象浦建全西括巾山漢書地理志蜀郡臨邛
縣為南極之界漢書地理志蜀郡臨邛
縣注應邵曰平水出嚴
道邛至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荆揚二州自漢
氏以來民戶彫耗荆楚四戰之地五達之郊井邑殘
亡萬不餘一也自元熙十一年馬休之外奔元熙當
晉書安帝義熙十一年春正月討州刺史馬休之
舉兵戍於劉裕稱帥討之三月戰於江津休之敗

命于陳子龍曰
宜入食信志而
著此者以江夏
王屯曰博來公
卿之論在孔羊
榮傳中也

荆襄陽五月休

之出奔於姚泓

至於元嘉末

帝年號

三十有九載

兵軍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栖

敵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既陽部分析境極江

南考之漢域惟丹陽晉疆而已洪書地理志云丹陽

封二年更名為丹陽

郡故郡也武帝元

嘉二年更名為丹陽

郡故郡也武帝元

嘉二年更名為丹陽

郡故郡也武帝元

嘉二年更名為丹陽

郡故郡也武帝元

嘉二年更名為丹陽

郡故郡也武帝元

嘉二年更名為丹陽

郡故郡也武帝元

嘉二年更名為丹陽

郡故郡也武帝元

嘉二年更名為丹陽

郡故郡也武帝元

嘉二年更名為丹陽

臣地敬曰期楊
沃行款其民取
於朝夕而少蓄
積無以禦災自
洪時已然矣常
平之行亦預入
法而得後能盡
其利耳

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會土帶海。傍湖長疇。亦數十
萬頃膏腴。土地畝直一金。墾杜之間。漢書顏師古注曰屬狀屬杜
屬涼茂。不能比也。割城跨南甌之富。揚部有全。吳
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仍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
天下。而田家作苦。役難利。蓋從務無或一日非
農。而經稅橫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莫不咸出於此。
積歲羅賤。羅賤則稼苦饑。年糴貴糴貴則商倍。常平
之議。行於漢世。元嘉十二年。東土潦浸。宋書文帝元嘉十二年六月
月丹墨淮南吳興等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
魏大木京邑乘給

廩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
雖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
并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漢宣帝紀五風四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應劭曰壽昌奏令邊郡最賤時增價而糴。發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於中平遂切扶忠。或不至是。若籠以平價。則官民優議。屈當時。蓋由於此。

恩倖傳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
小人。屠釣卑事也。版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國師。傳說

情事皆曲折盡
竟文亦事實相則

水心龍通曰丞
俸序稱議立九
品蓋論人材優
劣非為世秩高
早歲月遷訛斯
風漸焉凡厥水
冠歲非二品自
此以遷逐成早
庶庶漢之通以
智後思蓋錄委
差別成等級雖
晉以來以貴殺
廢士庶之科較
然有辨曰劉毅
南璋字重論中
正至約盡之矣
此記晉江左大
亦也不然則載

法與徐曼阮伯
大華士大夫
之選宜得由為
按件耶

去爲腰相

呂望初屠牛于朝歌市後釣魚于澤非
傳說代有靡刑人販榮于樽巖之野

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駁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

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

鑿之于叔度名動京師胡寬字伯始少孤貧親執家

暨天下號曰徵君且任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

貂見崇西漢金日磾張安世子孫累世貴寵珥而侍

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爲黃門侍郎執戟

殿下朔傳官不過侍郎位不過郡縣掾史並出蒙家

負戈宿衛昔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也漢末

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

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

之能改州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

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

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

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

以還遂成甲庶屬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

等級左傳與臣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

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培

闕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泰始宋明帝年號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輳同歸。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晏子譏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嘉也。戰國策。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畏百獸。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我畏百獸。而走也。以爲畏狐也。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鐵

鉞瘡痍。構於牀第之曲。第側里切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甕。來悉方船。素練丹珀。至皆兼兩。西京許

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陳許皇后史良娣家勢傾天下。晉王

樹石崇富擬王者。按文選。作王石。宋書。作王及太宗

廣。謂王導。庾亮。子弟。思能。特威。當復。宋書。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憎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

末竊國權。構造同異。與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剝。

民忘宋德。雖非一途。寶祚風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

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爲恩倖篇云。

策尚三事阜民化
格納言皆切會治
理文亦賤表而有
述韻

高衙方岳貢曰
策和初政思曰
道化策問三事
皆仰見素樸弗
錄雖錄

臣服曰策士略
曾在明切難詞
聲句讀聲質高
傲然而蕭木給
故實言清詩曰
極文人之致

任昉 字克昇丹徒安博昌人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天監武
帝年號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伊鄆地名圖布紂都
也齊東晉俱無道比

之干 因藉時來乘此歷運當展末念猶懷愍德
而或景 天子
屏風也何者百王之敝濟季斯甚衣冠禮樂掃地無

餘斷雕刊方經繪草昧 漢書饒與破賦而為國新採
靡而為模去角之謂刊
三王之禮冠履籠分因六代之業官判始辨 周禮曰
王宮懸
諸侯前懸 卿大
夫判懸 士特懸 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若終畝不稅
則國用靡資 國語王耕三推
之慮大終于敵 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

每時入芻粟歲課田租 漢書俄曰民田租
芻粟以給經用 愀然疚懷

如憐赤子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 向隅泣則一堂之人
向隅泣則一堂之人

日滿堂之念 民有 家給之饑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
市之賦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斯理何從佇聞

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閉戶自精開卷獨得九流

七略頗常觀覽六藝百家庶非墮面 漢書曰九流有
儒家流道家流

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
農家流列欲總琴書而奏其七略故有雜略有六藝
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
略六藝一曰五經二曰六藝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

日六書六曰九數百家謂諸子凡雖一日萬幾早朝

有一百八十九家言百舉其大數日之餘夜者上

晏罷聽覽之暇三餘廢失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昔紫衣賤服

猶化齊風韓子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公思之

日境內皆謂左右曰甚惡紫矣于是國中莫衣紫左

莫衣紫也長纓鄙好且變鄒俗韓子鄒君好長纓左

之固先斷其纓而右皆服長纓鄒君患

出園中皆不服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且夫綰紳

道行祿利然也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菜公好龍室

龍于是天龍間而下之竟頭于屬地尾于堂菜公見

之乘而退走火其魂魂五色無主是菜公非好真龍

也好夫似龍輻輳薄丁青紫如拾地芥而怡游廢

而非龍也輻輳薄丁

菜十室而九鳴烏幾聞子矜不作輪駟車也青紫貴

服如車載之多取之易如拾位之服言貴位之

地草鳴烏鳳也子矜學校也弘獎之路斯旣然矣猶

其寂寞處有良規見功効也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比雖輻輳閉下多

非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輻輳如象輻之集于敏

青色規地諫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將謂朕空然慕

古虛受弗弘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何嘗以一言
失旨轉徙朔方後漢蔡邕上兼賸毗有違論輪左校
後漢書李膺亮錯徒朔方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將恐弘長之
坐論輪左校

莫測之義于下年天監三年黃李之百

誠先世忠者有異
焉之語

臣鴻強曰自
論聖廟明德
入

道別有未周。悉意以陳。極言無隱。

為下彬謝脩。下忠貞慕啓。

謂阿昔合趙興縣
公下靈死靈城之

難二子珍玘司時見唐斯侍中驍騎大將
軍開府忠貞彬字士駒官至顯建太子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脩理。臣亡高祖。

管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瑱。瑩臣門緒。不昌。

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忠謂樹孝名教同悲。

隱淪瀕長。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丘

樹荒毀。孤鬼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

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靈餘烈不泯。固陳力於

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左傳死王
事加二等樵蘇之刑。

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

奉啓以聞。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昉為討徒克陵王記
室參軍以父喪去職

居喪盡禮續遭母憂陸于墓創哭泣之地
卒為不生齊明帝為太傅起為建武將軍

驛騎記室
再三固辭

昉啓。近啓歸訴。庶竄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

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庶。示均鑄造。干祿祈榮。更為

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啓。昉往

文生於情不須真
辭自然難健

從末宦祿不代耕。饑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醑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闔若無主。所守旣無。別理窮明。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需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愛。至無心。可答之女。謂野之人。辭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賜爾類。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明帝見其辭。

蕭子顯 字景鬱。蘭陵人。齊章帝第八子也。七歲封南郡縣侯。以王子例拜給事中。累官吏部尚書侍中。出爲仁威將軍。與輿大守。

幕府情況入妙前代多用官寺典與故言之尤切

臣乾學曰：新即客通祭開出納。王命魯米成時。以禮儀來門。文學知名者充。其遊流此清。郭俊自能可。法。

南齊書倖臣傳論

史臣曰：中世以來，宰御天下，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座五曹，晉書：蔡謨爲尚書，上疏讓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績漢志：尚書凡六曹，侍郎三十六人。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咸皆冠冕縉紳，任疎人貴，伏奏之勞，旣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所寄，屬富有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環纓斂笏，俯仰晨昏，瞻幄座而疎躬，陪蘭檻而高盼，探求恩色，習視威顏，遷蘭變鮑，家語：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與惡人居，如入芝蘭之肆。鮑魚之肆，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主

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唾義必
先知故能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
臥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
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陸天居亘設蘭錡張衡西京賦
厚禁
兵記在蘭鏡羽林精卒鄭氏通志漢武帝置羽林騎
注兵架也師古曰如羽之疾如林之多
重屯廣衛至於元戎啓轍式侯還塵西京雜記漢朝
與駕式道侯六
遮邇清道神行案轡督蔡來往馳鶩輦轂驅役分部
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眾大興民
役行雷之儀請託在手斷割牢莫賣弄文符捕叛追

亡長成遠謫軍有千齡之壽室無百年之兒害政傷
民於此爲靈况乎主幼時昏其爲讒慝亦何可勝紀
也

陳侯景陷臺城梁元帝遣王僧辨與陳霸先共平
侯景元帝遇害霸先與僧辨共立敬帝貞陽侯
淵明自齊入僧辨納之霸先襲殺僧辨已廢帝
自立國號曰陳傳五世自武帝至後主祚明三
十三年

文帝諱蒨字子勣武帝兄弟與昭烈王
子初封臨川王武帝崩入集大統

脩前代墓詔天嘉六年

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逞之徒

聽念志烈加恩丘
墓孰然仁厚之膏

關公徐孚遠曰
侯景之亂丘墓
皆殘文帝時舉
可補或掩

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祖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
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
若其經綸王業縉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才而零
落丘山變移陵谷咸皆剪伐莫不侵殘玉盃得於民
間漢武故事膠縣有人貨玉盃漆簡傳於世載晉太康元年監
五雅問乃茂陵中物也發魏襄王冢得燕昭
漆書蝌蚪文字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墓前
華表自大祚光啓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修祖武雖
復旂旗服色猶行祀宋之邦車駕巡遊耽瞻河雒之
路故喬山之祀黃帝葬蕪蕪弗虧驪山之墳始皇葬

臣士奇曰天長
劫陳入蔡景元
帝雖自其世可
厚也至是始嘗
代供王自方忠
無成掩其墓仁
厚之區矣

松柏恒守唯戚藩舊隄士子故塋掩墟未周樵牧猶
衆或親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寔滅手植何寄漢高
留連於無忌高祖爲魏公子無宋祖惻悵於子房武
帝下教脩丘墓生哀性靈共惻者也朕所以興言求
張良願張良願日思尉幽泉維前代王侯自古忠烈墳冢被發絕無
後者可檢行脩治墓中樹木勿得樵採庶幽顯咸暢
稱朕意焉

徐陵字孝穆東海郢人侍中安右將軍

奉使鄴都上梁元帝表太清二年兼通直

中書監太子詹事建昌縣開國侯
散騎常侍使魏

贈偶之文神以經
史故冕而有則

未必黃連曰徐
禮文頗變舊體
新造每一文出
好事者已得寫
成誦讀之南社
家藏其本遂為
而社所宗陰識
任時不能遠也
自唐及本朝變
體學或不一者
編為四六制正

說今既息行之
不復可改矣

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初封唐侯居代惟賢

終纂高皇之祚漢文帝初封代王無為稱於草馬漢文帝足履革弓

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問前古至如金行重

作源出東莞晉郡王元帝伯于魏之子炎運猶昌

枝分南頓光武父為南頓令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黃帝之子

其得姓者十四非才子於顓頊左傳顓頊氏莫不因

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助華鳴

讓同於巨爽握圖執鉞將在御天玉勝珠璣先彰元

后路史神農氏戴玉理法玉理一作玉勝神祇所命非

惟太室之祥左傳楚共王有危于五人靈寔立而曰

之庭使五人圍牒斯歸何止堯門之瑞鈞七任身十

命其門曰堯母門貴母公負成王圖賜霍光立之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

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

萬幾允文允武包羅羣藝擬茲三大老子域中有四

亦大賓是四門歷試諸羅咸熙庶績斯無得而稱也

自無妄為象謂兩儀鍾禍上京臬鏡虔宗宗社蕩墜

頭鐵額並尤兄弟銅頭鐵額與暴皇年封豨脩蛇行災中國靈

心所宅下武其興望紫極而長號瞻丹陵而殞勸家

宛將報

天賜黃鳥之旗

任昉宣德太后令白羽一國

害宜誅神奉玄狐之錄

黃帝後底定固鳥地名道人衣玄狐裘以符授之

李軼於河津

李軼構殺光武兄縗光武征陶謙於海

陶謙害魏武父嵩魏武既破

漢王兵敗欲棄孝惠魯元

張繡交兵風神炳勇

破張繡忠誠貫於日月孝義感於冰霜如霆如雷

非龜非虎前驅効命元惡斯殲

大貨三年王僧辨等

既挂膽於西州

姜維死時詞方燃膽於東市

黃帝會殺蚩尤于涿鹿

市守尸更以火炷

蚩尤三豕之野家在涿縣縣關

中寧謂嚴誅王莽千剗非云明罰

莽懼軍人分剗莽

青羌赤狄同界豺狼胡服夷言

咸爲京觀

左傳潘黨曰君盍收

爲京觀

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祀愔愔方承多福自

雲師大帝非無戰陣之風堯嘗湯征咸用干戈之道

星躔東井時破壘潼

漢王入關五雷震南陽初平尋

邑

光武起高陽破莽將王尋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

飛赫赫明明

天罰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

似蓋晨映姚

郊

孝經接神契甘露如珠垂原寢

未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臣杜誦曰典勝
之中別有深情
愷數祇見逸氣
橫流絕無排比
之迹

十七年甘露芝房威德咸出銅池漢武帝元封二年降於原陵樹芝房甘泉宮產芝因作歌芝房莫英伺辰無勞銀箭楚時生莫英重以東漸按朔望間落重西踰白狼西南夷高柳生風扶桑衍日商柳邊邑名淮南于日出於焉莫不編名歸貢鴻臚荒服來賓谷播於扶桑莫不編名歸貢鴻臚荒服來賓選邇同福其文昭武穆附焉也如彼天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故諮詢天官斟酌繁昌魏文帝引經營高邑北武卽位於宗王啓霸非勞陽武之侯漢言入繼昭帝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碑文帝自抵入舍長安先封陽武侯正應揚龍旂以饗帝仰鳳辰以承天歷數在躬時

咨爲讓去月二十日兼散騎常侍柳暉等至鄴伏承
聖旨謙冲爲而弗宰或云洛陽未復函谷無泥陶晉
元請以一丸泥東封旋駕金陵方膺天曙恩謂大庭少昊非
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嶽嶽署明堂
帝作明堂巡狩章陵時行司隸桓帝幸南陽孫壽請
於泰山下六年吹發何必西瞻虎踞龍蟠虎乃建王宮
南望平頭山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圭旣錫蒼玉無
陳乃械樸之愆期非包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
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周禮大司樂孤竹之管雲和
之琴瑟冬日至於地上之園

古詩卷之二十一 蘇 東坡詩集卷之二十一

許子陳子龍口
幸猶以前時出
仗京邑之臨函
東有常鮮之望
故奉未勸逆亦
反自述奉使情
事懇切

意在登叙實方文
亦簡而有約

丘○豈○不○懼○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拯○萬○邦○之○命○
豈○可○遂○巡○固○讓○方○求○石○戶○之○農○列子堯讓天下高謝于石戶之農
君○臨○徒○引○箕○山○之○客○謂許由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
人○之○不○仁○幸○土○翹○瞻○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造○鄉○負○
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况○臣○等○顯○奉○
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出禮記謂朝聘但以前聘圭璋為瑞無幣帛也
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蘇秦約六國盟于漳水之上加○牢○貶○館○
隨○世○汗○隆○瞻○望○鄉○關○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
乖○忝○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擯○承○間○內○殿○事○絕○耿○

弁○之○思○光武居鄴觀宮畫臥耿弁請封○奏○邊○城○私○等○
劉○現○之○哭○劉琨為并州刺史不○勝○區○區○之○志○謹○拜○表○
以○聞○上表勸進元帝

宣示諸求官人書

天康元年遷吏部尚書陵以隱未遷授多矣其成於

是提舉綱維綜核名實職有目進求官諍競不已我陵乃為書宣示

自古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遂

其大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大尉併

接荆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

紛雜未定之時陳高祖年號聖朝草創于戈未息亦無條

謝道尹起筆曰
徐陵可謂善其
賦矣陳世為史
部尚書者徐陵
孔與皆其人也

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
階代於錢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待路
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
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
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喻高懷若問閭朝朱領
軍異亦為卿相此不喻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
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
梯宋文帝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
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令趙高直

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可為例
邪既泰衡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目是人
時論比之毛玠按文章之變質文遷振日趨煩壽
厚揚無其源班蔡決其波浸淫至於徐陳可云極其
變而無以加矣然猶孤衍有唐之世王駱甄許無非
駢偶直至中葉韓柳諸公始討論六經實文去其綺
靡其返而之於質也不亦難哉姚思廉陳書稱徐陵
頗變舊體稱其巧密多有新意後人尚以為篤論而
不知徐庾之文窮形寫態亦一時絕調風會實然德
柔之言過矣今於徐庾駢體多從別錄特存一二
首於此集以明文體之遷變有源有流非偶然也

沈炯

字初明吳興武康人梁御史中丞
原瀕侯入陳加通直散騎常侍

請歸養表

高祖受禪初以母老表請歸
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

詞說而意近特曰
神毋未法此亦法
毀服人之節

臣說學曰上下
曲體恩義而全
堂陞之顯然
家人父子一時
故事

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為
養仕不擇官宦成梁朝命存亂世冒危履險自死輕
生妻息誅夷昆季冥滅餘臣母子得逢興運候景東奔至興
顯獲列妻劇氏子行簡並殺臣母妾劉今年八十有
之弟弟携其母逃而獲免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臣門弟姪故自無人妾丘
兒孫又久亡矣兩家侍養惟臣一人前帝知臣之孤
孰養臣以州里不欲使頓居草萊又復矜臣溫清所
以一年之內再三休沐臣之屢披丹款頻冒宸鑒非
敢苟違朝廷遠離畿輦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

每跪讀家書前懼後喜溫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
居莽憲邦之司直若自虧身體何問國章前德綢繆
始許哀放謂高祖內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選賢與能

廣求明哲趁起在苒未始取才而上玄降屣奄至今

德音在耳墳土遽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極兼臣私

心煎切彌迫近時悽悽之所轉忘塵綱伏惟陛下睿

哲聰明嗣興下武刑於四海弘此孝治寸管求天仰

臨惟辰有感必應實望聖明特乞霽然申其私禮則

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沈孰非涵養謂答曰省表具儀類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AUL TSONG
六甲法政圖書社

古文淵鑿卷第二十六 終

譽馳國隴請深祝滿日者理切倚門言歸異域復牽
時役遂乖侍養離周生之恩每欲棄官戴禮垂文得
遺從政前朝光宅四海物勞萬機以卿才爲獨步職
居專席方深委任屢屆精理朕嗣奉洪基思弘景業
顧茲寡薄兼總衣政實賴賢哲同致雍熙豈便釋簡
南園解纜東路當余均現入舍苟母從官用觀朝榮
不虧家理尋勅所由相迎尊異使卿公私
私得所並無廢也乃迎朔母養省中

古文淵鑿卷第二十七目錄

北魏

太武帝

辟召賢良詔

頒制詔

文成帝

遣使巡行詔

孝文帝

條禁州牧詔

決遣民獄詔

復靈丘租調詔

免租算詔

求直言詔

文明太后喪服詔

答有司卜祥日詔

孟月廟祀詔

徵王肅詔

與彭城王勰書

任城王澄

諫高祖幸豫州

請修繕國學奏

北海王詳

定律令奏

元暉

論御史巡行疏

張普惠

與任城王澄奏記

韓麒麟

陳時務表

韓顯宗

上時事書

孫惠蔚

請收校典籍表

崔光

答宣武帝鴛異表

災異表

甄琛

請弛鹽禁表

邢巒

再上伐梁表

高謙之

請復縣令面陳舊制疏

終

古文淵鑿卷第二十七
御選

丙副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堯學等奉

旨編注

北魏拓跋氏奄宅國方服勤圖室傳至道武帝
元嘉二十一年天下分爲南北朝國號曰魏
道武帝至恭帝四年西遷分東西又歷三世自
凡一百七十一年

太武帝諱焮姓拓跋氏明元

辟召賢良詔延和元年

平粹之奇不為眾

臣熙曰故賢良
出處不同語相
相考以體中節
進退任之想見
虛心大度

朕除偽平暴征討累年思得英賢緝熙治道故詔州郡搜揚隱逸進舉賢俊古之君子養志衡門德成業就才為世使或雍容雅步三命而後至或棲棲遑遑負鼎俎而自達伊尹負鼎俎雖好尚不同濟時一也諸名人皆當以禮申諭任其進退何逼遣之有也此刺史守宰宣揚失旨豈復光益乃所以彰朕不德自今以後各令鄉閭推舉守宰但宣朕虛心求賢之意既至當待以不次之舉隨才文武任之政事其明宣敕咸使聞知

森然足度之文亦
復然於此

臣正伯曰今行
禁止為其能定
於一而民聽不
惑也文武此詔
藏治體夫

頒制詔 大延元年

操持六柄王者所以統攝平政理訟公卿之所司存勸農平賦宰民之所專急盡力三時黔首之所克濟各修其分謂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為治越職侵局有紊綱紀上無定令民知何從自今以後亡匿避難羈旅他鄉皆當歸還舊居不問前罪民相殺害牧守依法平決不聽私輒報者誅及宗族鄰伍相助與同罪州郡縣不得妄遣吏卒煩擾民庶若有發調縣宰集鄉邑三老計貲定課哀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縱

遺使之辭如其辭
精始難其文

富督貧。避彊侵弱。太守覆檢能否。覈其殿最。列言屬
州刺史。明考優劣。抑退姦吏。升進貞良。歲盡舉課上
臺。牧守荷治民之任。當宣揚恩化。奉順憲典。與國同
憂。直道正身。肅居官次。不亦善乎。吳興太守書。卷下

文成帝

諱浚。景穆帝長子。大武帝孫。

遣使巡行詔。太安元年。

夫為治者。因宜以設官。舉賢以任職。故上下和平。民
無怨謗。若官非其人。姦邪在位。則政教陵遲。至於周
薄。思明黜陟。以隆治道。今遣尚書穆伏真等三十人。

區德宜曰。先王
遺使必用淳樸
若謂漢武宜
精使使以擊
去歲也。區德
著方。嚴氏遺

巡行州郡。觀察風俗。入其境。農不墾殖。田畝多荒。則
徭役不時。廢於力也。者老飯疏。食少壯無衣。稠則聚
斂。煩數。置於財也。閭里空虛。民多流散。則緩導無方。
疎於恩也。盜賊公行。劫奪不息。則威禁不設。失於刑
也。眾謗並興。大小嗟怨。善人隱伏。佞邪當途。則為法
混雜。昏於政也。諸如此比。黜而戮之。善於政者。褒而
賞之。其有阿枉。不能自申。聽詣使告狀。使者檢治。若
信清。能眾所稱美。誣告以求直反其罪。使者受財。斷
察不平。聽詣公車。上訴其不孝父母。不順尊長。為吏

姦暴及爲盜賊各具以名上其容隱者以所匿之罪罪之

孝文帝

諱宏獻文帝長子

條禁州牧詔太和二年

懸爵於朝而有功者必糜其賞懸刑於市而有罪者必罹其辜斯乃古今之成典治道之實要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頃以來遂各怠慢縱姦納賂背公緣私致令盜賊並興侵劫滋甚姦宄之聲屢聞朕聽朕承太平之運屬千載之期思光洪緒惟新庶績亦望藩

意在禁防而辭意冲雅要當使牧守內視革心不專以法令相迫也

翰羣司敷德宣惠以助冲人共成斯美幸克已復禮思愆改過使寡昧無愧於祖宗百姓見德於當世有司明爲條禁稱朕意焉

決遣民獄詔太和四年

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之所懸也朕得准刑之恤者仗獄官之稱其任也一夫不耕將或受其餒一婦不織將或受其寒今農時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衆宜隨輕重決遣以赴耕耘之業

復靈丘租調詔太和六年

月令孟夏始耕決小罪出輕罪與郡之邑

有動地之實心故
能有所貸之實效
非汎然仁心也

靈丘郡土既福堵。又諸州路衝。官私所經。供費非一。往年巡行。見其勞悴。可復民租。調十五年。是月又復
調。詔曰。肅道成。運亂。阻。成。旗。額。舉。七。州。之。民。既。有
征。運。之。勞。深。乖。輕。徭。之。義。朕。甚。愍。之。其。復。常。調。三。年。

免租算詔太和六年

朕以寡薄。政缺平和。不能仰緝緯象。獨茲六沜。去秋淫雨。洪水為災。百姓嗷然。朕用嗟愍。故遣使者循方賑恤。而牧守不思利民之道。期於取辦。愛毛反裘。甚無謂也。魏文侯見反裘負芻者。問其故。曰。愛其今課。毛。文。侯。曰。汝。不。知。皮。盡。而。毛。何。所。附。毛。未。入。及。將。來。租。算。一。以。丐。之。有。司。勉。加。勸。課。以。要。

來穰稱朕意焉。

求直言詔太和八年

帝業至重。非廣詢無以致治。王務至繁。非博採無以興功。先王知其如此。故虛己以求過。明恕以思咎。是以諫鼓置於堯世。謗木立於舜庭。用能耳目四達。庶類咸熙。朕承累聖之洪基。屬千載之昌運。每布遐風。景行前式。承明之初。班下內外。聽人各盡。規以補其闕。中旨雖宣。允稱者少。故變時法。遠遵古典。班制俸祿。改更刑書。寬猛未允。人或異議。思言者莫由申情。

利頌華存簡實初
皆已得微鑒

臣先帝曰李文
帝已求言數
於建都設跡之
吳而省煩文崇
簡實尤得沐浴
之要

求諫者無因自達故令上明不周下情壅塞今制百
辟卿士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損化傷政直
言極諫勿有所隱務令辭無煩華理從簡實朕將親
覽以知世事之要使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

文明太后喪服詔

魏氏喪禮悉依漢麗既葬

后崩太尉丕等請依成制帝別同尚書
明根高闕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練之
復昔奪情以漸今則旬日之聞言及即吉
持成傷理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除月
而葬葬而即吉故於卜葬之初奏練除之
事帝曰痛歎金冊之旨所以令早即吉春
處宸絕政事也羣公所請其志亦宜然朕
今不乘聞默不言以竟庶政唯欲哀麻廢

吉禮明聖盡哀誠禮在可許故專欲行之
高闕曰陛下既不除服於上臣等獨除服
於下則爲臣之道不足又親御喪復聽
朝政吉凶事無臣竊爲疑帝曰先皇撫念
之於至親乎今朕過不忍除余何令朕聞忍
不盡除服結差申羣臣各以親疏貴賤遠
近爲降服之差庶幾稍近於親疏行於今
羣臣又言春秋丞嘗事難廢問帝曰自先
朝臣吳天降罰人神喪恃想宗廟曰今雖
輕飲祀脫行祭薦恐乖實旨李彪曰今雖
治化清晏然江前有未賓之虞覆北有不
臣之虞是以臣等猶懷哀敗敢聖賢所託如
公帶經從戎百侯墨衰敗敢聖賢所託如
晏安之辰深念軍旅而况衰麻乎豈可於
人有詩生終喪者若不許服哀麻則當除

卷之三十一 北魏 齊書卷之三十一

六

其言詞似可以

袁世凱委政冢宰二事之中聖公卿所擇游明根曰獨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願聖心請從袁服大尉不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願家故事大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
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違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不耳所不當行况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意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冊羣官亦哭而辭出帝遂下詔

公卿屢上啓事依據金冊遺旨中代成式求過葬即吉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思遵遠古終三年之禮比見羣官具論所懷今依禮既虞卒哭尅此月二十日受服以葛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

卜祥而盛永吉似與禮意此能治東至當

下故於朕之授服變從練以下復爲節降斷度今古以情制哀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粗申臣子哀慕之深情欲令百官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便及變禮哀痛彌深

答有司卜祥日詔太和十五年九月有司上言求卜祥日帝下詔

便及此期覽已摧絕敬祭卜祥乃古之成典後世失其義筮曰未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末慕之心今將屈禮厲衆不訪邇兆已企及此晦寧敢重違冊旨以異羣議尋惟末往言增崩裂

詩的古今可與禮
典文亦有關係之
氣

臣建啟曰四時
之祭皆書焉或
不一如傳曰始
之月間祭而建
在建亥之月是
也此語頗有足
據

精文網羅遠至可
說可補

欽先宗殊王化之
厚彭城觀賢集
德孝

孟月廟祀詔 大和十六年

夫四時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
邑之君祀以首時無田之士薦以仲月况七廟之重
而用中節者哉自頃蒸嘗之禮頗違舊義今將仰遵
遠式以此孟月牲禘於大廟王制天子牲禘牲特同
祭但朝典初改衆務殷湊無遐齋深遂及於今又接
神饗祖必須擇日今禮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敕
太常令尅日以聞

徵王肅詔

肅為涇州刺史善於撫綏治
有聲稱高祖手詔徵入朝

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
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故復此勅

與彭城王總書

魏除中書監高祖至涇州為
家人書於魏令專主宗制

卑并
遺

教風密微禮政嚴嚴若不深心日勸何以敬諸每欲
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
器實足師範屢有口敕仍執冲遜難違清挹在再至
今宗制之重捨汝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
遵教典隨事以聞吾別肅治之若宗室有愆隱而不

舉鍾罰汝躬。綱維相厲庶有勸。改吾朝聞夕逝。不爲恨也。

任城王澄 字道鎮。父康王雲。北魏景穆皇帝子也。澄襲封歷輔世宗。肅宗遷司空侍

書命

諫高祖幸澤州 濟南開刺史曹虎請以冀陽

降問若審應有表質而使人一返。靜無音問其詐也。可見今代遷之衆人懷戀本細累相攜。始就洛邑。居

無一椽之室。家闕甌石之儲。 齊人名小妻爲甌。甌而

使怨苦。卽戎泣當白刃。恐非歌舞之師也。 前歌後舞

有歌後之聲。無水

臣吳口河南簡

今茲區宇初構。又東作將起。乃百堵皆興。似載南畝之時。入春當東作也。二語皆詩語也。似始也。曰六反宜寬。彼遭誅惠此民庶。且三軍已援。無藉赴接。苟其穎實。穎禾實繁。力足納撫。待尅平襄。泐然後動。駕今無故勞涉。空爲往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膽。願上覽盤庚。始遷之艱難。 盤庚將遷。國民不樂。遂作盤庚。下於詩人。由庚之至。詠萬物得由其道也。輯寧新邑。惠康億兆。

請修繕國學奏

吉輝表典情自感

臣參訓先朝。藉現有日。前言舊軌。頗亦聞之。又昔在

臣士奇曰皇宗
之學所以端龍
四門之教所以
求賢壯觀日則
充海備舉以未
不修此制又未
寺文志典禮樂
而因學未定任
成於世宗時言
之尚不夫卷尤
成典禮

恒代親習皇宗熟觀秘序庭無闕日臣每侍坐先帝
未常不以書典在懷禮經為事周旋之則不輟於時
自鳳舉中京方隆禮教宗室之範每蒙委及四門之
選負荷銓量自先皇升遐未遑修述學宮虛荷四門
之名宗人有闕四時之業青衿之緒於茲將廢臣每
惟其事竊所傷懷伏惟聖略宏遠四方罕務晏安之
辰於是乎在何為太平之世而令子衿之歎與焉聖
明之日而使宗人之調闕焉愚謂可勅有司修復皇
宗之學開闢四門之教使將落之旅日就月將表上詔曰

深史自當以公情
為重以奏行之

臣子崇業自古盛典國均之訓
無慮久廢可量宜修立
北海王詳字季讓獻文皇帝子太和九年
封歷侍中錄尚書事大傅司徒

定律令奏

竊惟姦劫難除為蠹日久羣盜作患有國攸病故五
刑為用猶陷觸網之誅道幾勝殘寧息狗竊之響是
以班制垂式名為治本整綱提目政之大要謹尋奪
祿事條班已周歲然京邑尹令善惡易聞邊州遠守
或難聽審皆上下同情迭相掩沒設有賊發隱而不
言或以劫為偷或揭掠成盜更令賊發難知懷竊惟

臣杜納曰漢作見知祝命法而諷轉甚何若額川渤海為能移奸邪詳言得次在人諒哉

通使巡行公私頗獨誠不若廷臣

中使連而最深之為得也

臣獻曰甚古規者之發止謂卿吏宜簡宿官經事之人可稱清言舉要

甚。臣等參議若依制制奪則縣無期月之宰附條貶黜郡庶歲稔之守此制必行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昔黃霸變風不由削祿張敞趙廣漢稱美豈憚貶退然緩導之體得失在人乃可重選慎官依律勦禁不宜輕更法令制黜羣司今請改制條還附律處其屬已公清賞有常典風謠黜賄案為考第

元驪

字景業父城陽公忠昭成皇帝五世孫也肅宗徵為尚書左僕射諡文惠

論御史巡行疏

臣聞治人之本實委牧守之官得其才則政平物理

失其人則訟興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貶賞將何以勸彼貪怠陟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巡省必廣迎送之費御史馳糾頗回威濫之刑且蹙爾往還理不委悉縱有簡舉員未平當愚謂宜令三司八座侍中黃門各布耳目外訪州鎮牧將治人守令能不若德教有方清白獨著宜以名聞即加褒陟若治績無效貪暴遠聞亦便示牒登加貶退如此則不出庭戶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賞罰矣又御史之職鷹鵠是任必選爪牙有所噬搏若選後生年少血氣方剛者恐

其輕肆勁直傷物處廣愚謂宜循宿官經事忠良平
慎者爲之

張普惠字洪慶雷山九門大任城王澄啓爲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尋領右將軍京州

史制

與任城王澄奏記澄功哀在身欲於七月七日

奏

竊聞三綬九親別疎昵之枚五服六銜等衰麻之心
皆因事佈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
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

自古昔引經義處
殿之論典禮之文

臣正治曰引經
據典詳而有體
宜以堪經經術
之士

斷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教以日月禮大練之日
鼓素琴蓋推以卽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
浴此拘之以制也會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
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喪何助人祭既不與疑無宴
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
衰與奠非禮也注云爲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
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親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
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食猶擇人
於射爲惑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

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縉紳。甫除殿下。功衰仍曩。釋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故。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爲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飾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庫府空虛。宜待新調。二三之趣。停之爲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周禮凡射諸侯以狸首爲節。宣嬰相之合。孔子射於聲軒。懸建雲鉦。神民忻暢。

於斯時也。伏惟慈明遠被萬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唯則願更廣訪。賜垂曲採。昭其管見之心。恕其謏言之責。則芻蕘無遺。歌與人有獻。誦矣。

韓麒麟 國魏陳國人。冠軍將軍。齊州刺史。

陳時務表 太和十一年京師大饑。麒麟上表。

韓表可以厚土。可以維俗。古今通義也。

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厲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爲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

臣德宜曰官商
氏食惟可宜農
耕者為剛強者
以之妻於饑王
而後國之未衰
可云誠實無欺
策也

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饑。况於今者。勅以萬計。故項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餓殍。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味且憂勤。思恤民敝。雖帝庾一日萬幾。周文昃不暇食。夜以爲喻。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爲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誇誇。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爲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祗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裘。農夫備槽。襤蠶婦之襁褓。

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貨寶盈於市里。家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勸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買租賦輕少。臣所統濟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事。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以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

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

韓顯宗字茂親。驍騎子。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兼中書侍郎。歷廣陽王

參議。

上時事書孝文既定遷都。顯宗上書。

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濟。當幸中山。竊以爲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井功則洛京易就。往冬輿駕停都。是閒隙之時。猶編戶供奉勞費。爲劇。聖鑒。矜愍。優旨。殷勤。濟決。高

切於事理。言雖多而不覺其長。

年。資周鰥寡。雖賑普霑。今猶恐來夏菜色。况三農要時。六軍雲會。其所損業。實爲不少。雖調斂輕省。未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蕪暫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暴露。恐生癘疫。此可憂之大者也。願輿駕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以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余如歸。又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爲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早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

臣廷敬曰封事
之文以宣治體
而達民瘼無取
華虛也此書猶
有樸直之風

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議前
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項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
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
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四民異居永垂百世不
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
騎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不坐垂堂况
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蹕於闔闔之內者豈以爲
儀容而已蓋以戒不虞也清道而後行尚恐銜槩之
或失况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

息伏願少垂察省又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
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之州郡貢察
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
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牧士人何假冒
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
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
儔聖皇不耻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儔自墜於
皂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稱其所以
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

臣此學曰世故
有家學而孤貧
多廢業以門望
取才猶不失家
華世孫之義乃
極月奔秀之名
相沿成百則妨
賢俾進流弊滋
多矣欲求實效
得人其在慎擇
中正與

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治哉。但當
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卽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帝
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從惡而從善
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治。生民之命。於
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箠撻之刑。而人莫
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
肅自太和以來。孝文多坐盜弃市。而遠近肅清。由此
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
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爲無私。

以仁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
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讐。是則
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書
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舉國實宜敘示百寮。以惠
元元之命。又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
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厮豎
之邑。臧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
聖王。必令閭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
僞。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敘。不

臣吳曰意在區
別四民使伎行
不與士類同處
其法本諸管子
亦漸唐風俗之
一術而行文辭
真較有取

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
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
科禁。賣買任情。販賣易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彈箏
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宜令童胤
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竅往就。學館者。無一此
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與處之。明驗也。故孔父
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
今令伎作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
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效易

與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
一婚一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與開伎作宦途。其
與膏粱華望。接閭連甍。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
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
在於一言。有何爲疑。而闕盛美。書上孝文善之音。謂
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
等所聞。若欲取死。古人左馬之徒。固自遼。爾若求之
當世文學之能。卿
等應推崔孝伯

孫惠蔚

字叔炳。武遂人。因于祭酒。秘書

請收校典籍表

惠蔚世宗初自冗從僕射遷
秘書丞。既入東觀。見典籍未

言似緩而實切未
可以疎闊目之

周乃
上疏

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
故述遵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賁卦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秘籍乃承天
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溫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
易良禮樂之道文家以精微爲神春秋以屬辭爲化
故大訓炳於東序藝文光於麟閣斯實太平之樞宗
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
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棄學術禮樂泯絕國典求訪

臣士奇曰六經
爲綱百氏爲目
世或務廣校考
務精故次詩禮
中其志原委欲
令改闢半篇甲
乙更新亂辭方
不悅於亂附之
職

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
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猶重典墳收亡
聚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
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
立而慈造曲覃厠班秘省奉官承乏唯書是司而觀
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
十無者贖年不寫或篇第褻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
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承臣盧
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枝練句讀

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求爲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紀浩博。諸子紛綸。部秩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大集。

崔光一名孝伯字長仁東清河國人歷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答宣武帝鷄異表 正始元年夏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鷄光祿爲太

常壽詔以問光表答

臣謹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軫中

明帝無建武故事
被人相耳

關公徐平遠曰
長仁在社博志
弘雅所對吳義
亦有濃義

鷄化爲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輅輪虎名將謂
鷄耐足骨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鷄伏子漸化。
關則用之。爲雄冠距。鳴將求光中有戲雄鷄生角。劉向以爲鷄
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人
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
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鷄欲化爲雄。
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
曰。貌之不恭。則有鷄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
象也。今鷄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

臣杜誦曰春秋
紀災異而不言
事應誠有深意
此本漢五行志
去說亦鑿聚動

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頭無所改，頭冠或
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亂黃巾賊，遂破壞四方。
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收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
鷄狀雖與曠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
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
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雖而未大，脚羽差小，亦
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
明君視之而懼，乃能招福開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
詩書春秋秦曠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覩者也。今或有

自賤而貴，闕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

君房而匹

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歿爲怨

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返，制蠻狡猾，征人流次，東

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綆以殞，北方霜降，藁

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未切

諫之時。史稱谷未善言災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

下爲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

敵，難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

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

質實及其重理不
必博而見矣

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邇通董賢之盛愛
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時應親肅郊
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賑貧
瘼簡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正道夜以安身博采芻
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彈慶進禎祥集矣表上
世宗

大號後數日而薊帖等並
以罪伏法於是禮尤愈重

災異表

正始二
年八月

去二十八日有物出於太極之西序勅以示臣臣按
其形卽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菌地草
之小者又云朝菌不

臣乾學曰禁符
瑞却貢獻止
禮讓明於理者
要當如是也此
亦與歐陽復麟
之辭並稱卓論

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昔指言蒸氣
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凋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
斧斤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
極宇崇麗霜霰弗加露濡不及而茲菌歛構厥扶
疎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爲敗亡
之徵然懼災修德者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
興而妖孽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太戊時有祥桑
穀共生於朝
而雉武丁修政武丁祭成湯
有雉升鼎耳
行德天下咸驩自此鳴鵲巢於廟殿臬鷓鳴於宮寢

苗生寘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爲誠且東南未
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民勞物瘁莫此之
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
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強朝御之膳
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龜祚可以未隆皇壽等
於山岳

甄琛字思伯中山無極人
侍中車騎將軍特進

請弛鹽禁表

王者道同天壤施齊造化濟時拯物爲民父母故年

天始乃與天子

穀不登爲民所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秘利天
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爲賑恤是
以月令稱山林菑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
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民而弗禁通
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用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
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障蔽雖在公更所以爲民
守之耳且一家之長惠及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
皆所以厚其所養以爲國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
醜醜是吝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今者天爲黔首生

致堂研實曰鹽
之為物天地自
然之利所以養
人也盡輸之民
則雖木作資則
惟盡屬之官則
齊民日用而公
室有近實之害
官為屬業作民
取之而裁入其
稅則政平而害
息矣

瓊山丘濬曰鹽
之為利禁之不
可也不禁之亦
不可要險於
禁不可禁之間
隨地立法因時
制宜必使下不
至傷民上不至
於煩官民用是
而國用不窮斯
得之矣

鹽國與黔首障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四
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
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也
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其用或巢宇以誨
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饑或訓衣以除其敝故周詩稱
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導養為之求利者
也臣性昧知理識無遠尚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讀
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僞弊
相承仍崇關鄙之稅大觀恢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

遠方間者罔不歌德昔夏父以棄寶得民

夏父周頌
太王名頌

鼠以受財失衆

詩覽風篇名
制重徵也

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

之簡稅惠實遠矣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

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為災况府

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藏

者藏於府藏於民者民欣而君富藏於府者國怨而

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取願弛茲鹽

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
詔付八座議可徒彭城王鑑尚書邢璣等奏先朝商
校大小典復鹽禁自行以來典司多忘出入之間事

阿新刺客如象木
如德草以通學乎
定遠論

臣廷敬曰古說
騎兵中山似於
一勝而欲懸軍
深入鍾離之敗
崇因先見其敗
矣

不如法遂令細民嗟怨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
非典之者有誤今而罷之罷失前旨詔曰司鹽之稅
乃自古通典然與制利下代或不同苟可以富民益
化惟理所在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治者也可從
其前試使公私並宜川利無
重尚書嚴為禁察疆之制也

那憐字洪賓河陽人仕魏累官至散騎常
侍征南將軍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

再上伐梁表時梁師進校附隨擊辛兵敗走
上表宜蓄力待時詔

催進軍書又表曰

蕭衍侵境久勞王師今者奔走實除邊患被梁將
桓和監橫

斯由靈贊皇魏天敗寇豎非臣等弱劣所
能赴勝若臣之愚見今正宜修復邊鎮俟之後動且

蕭衍尚在凶身未除螳螂之志何能自息唯應廣備
以待其來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困今中山進軍鍾

離實所未解中山王爽敗梁軍於鍾離川王若能
為得失之計謂或得或失不願萬全直襲廣陵入其內

地出其不備或未可知正欲也兵蕭密餘軍猶自在
彼欲言無糧運船復至而欲以八十日糧圍城者臣

未之前聞吳期以八十日糧且廣陵任城可為前戒
正始元年伯城王澄攻鍾離會大雨鍾離

水暴漲濶引還歸陽狼狽失亡四千人豈容今者復
欲同之今若往也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

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則士自敝苦遣臣赴彼糧何以
致夏來之兵不齋冬服脫遇冰雪取濟何方臣寧荷
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
所具謂朝之貴臣所具知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
尅狀若其不復其辱如何若信臣言也願賜臣停若
謂臣難行求回臣所領兵統悉付中山任其處分臣
求單騎隨逐東西且俗諺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
婢臣雖不武泰備征將前宜可否願實知之臣既謂
難何容強遣廷召劉遠更命廣東將軍劉寶與英
共討劉勰明年劉寶英自歸勰敗還除

名爲

高謙之字道讓涪州人

請復縣令而陳舊制疏謙之爲河陰令有能
名舊制幾縣令得而

陳僻失時倭幸之
徒奏罷之乃上疏

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
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
媾繆繼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
心盜憎主人民怨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
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爲潞陽令常得

爲錢陸令不可少
張鳳歐定使權資
破千遊之

入奉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日以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亦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新舊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願自屏心。肅宗詔報曰。此啓深合朕意。付外量賜。

古文淵鑿卷第二十七終

古文淵鑿卷第二十八目錄

北齊

邢邵

請建明堂太學疏

杜弼

爲東魏移梁朝檄

北周

武帝

停徵發詔

毀露寢諸殿詔

報于謹詔

于謹爲三老詔

蘇綽

爲周太祖作六條詔書

庾信

賀平鄴都表

功臣不死王事請門簾封表

隋

文帝

辭封禪詔

正樂詔

與元諧勅

賜高麗王湯璽書

牛弘

請開獻書之路表

李諤

論文體書

終

古文淵鑿卷第二十八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文

古文淵鑿卷第二十八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刑齊

拓跋氏哀爾朱禮命高歡拔位孝武君臣復

原公洋授孫固號曰齊傳六世自文

刑邵歷衛將軍國子祭酒入尚授特進

請建明堂太學疏魏書通鑑皆載此疏乃孝

書北史邢邵傳皆以為陽怡與魏故及邵

奏請置學及修立明堂有靈太后答合曰

古文淵鑿卷第二十八 北齊 請建明堂太學疏

一

圖卷示繪甚得精
器之宜

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外未遑修籍。今因表晏寧。當敷有同。剛議經始。按即係永安。初遷中書侍郎。爾朱兆人。盜與借避地。周南首泰。中始復官於朝。皆傳末安。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年總十八。時靈太后已被害矣。郗文華甚美。少時卽爲洛中貴人。作表。當是李崇。鄧具稿而史誤載也。今定爲郗休而姑闕疑云。

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聲兩學。感自虞殷。所以宗祀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格。言青襟而敷典。式用能享國久長。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首。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世。炎漢物興。更修儒術。故

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校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曆。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績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碑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

臣崇曰典賞高
華亦復風安檢
朕自從經街中
未不徒賞其說

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
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
宗祀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失
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
祿如是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
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
哉兔絲不可以供織燕麥不可以爲糧南箕不昔劉
可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皆謂有名無實也
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教天下夫禮樂
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

於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
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
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微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
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末寧土木之功
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鑄琢之勞及諸事役
非急者初魏世宗作瑤光寺未就肅宗明皇帝即位
胡太后臨朝稱制又作末寧寺皆在宮側又
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
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
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速發明令重道鄉飲致進

度東漢事如符契
悉合而文章壯健

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

杜弼 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仕魏為衛將軍封定

豐縣侯齊受禪封長安縣伯除膠州刺史

為東魏移梁朝枚嶽山之賊郭鳳退保蒲州

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

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元首謂東魏主遂解繫南

冠左傳首侯觀於軍府喻以好睦東魏通和好呼

到見鍾儀南冠而縶雖嘉謀長算爰自我始罷戰息民被獲其利侯

致堂胡寅曰改
道者帝王之城
即聖人之至教
也梁武輕帥侯
景道將出師既
成於魏人則寃
刺箭非猶可及
止豈至還如而
晉乎又況杜弼
敬之捨陳闕失
雖涉詭警而事
理可推梁武若
能虛心平氣及
躬自責書華髮
政將明軍紀還
故將師固江則
之險以堅守則
雖供景前驅高

景豎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僞逆主定君臣

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也謂侯景先降西魏豈曰無恩

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

謂侯景不見以金陵通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

甲禮進執圖身進款執之辭於魏以為詭言浮說抑

可知矣而僞朝大小幸矣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

連結姦惡斷絕隣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

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

侵齊境遂致勾踐之師左傳吳敗齊於艾陵越子勾

踐乘虛伐吳獲其太子遂入

卷之三十一 魏書 卷之三十一 魏書

灌雖至猶不足
以至於亡豈
德若於天賢
之與不然何其

兩指方岳貢曰
詳此微意非必
梁室但以及覆
之人容養非易
欲使南朝自生
暗防雖則為二
耳不怡後日乃
同者恭

吳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史記韓白當守以十七
長平遂刎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微
利戰徒結爾又音選韓當作是以援枹乘塵之將故
距投石之士能拔取之投石者以石投人皆以其勇
也。後於元舍怒作色如赴私讐彼連營擁衆依山
徬水舉螳螂之斧被蝓蟻之甲螳螂有斧蟲也危人
也翼在甲下故以喻甲言當窮輒以待輪古語螳螂
擊兵之輕弱也。蝓音詰當窮輒以待輪怒臂以當
車坐積薪而候燎及鋒刃纔交塵埃且接已亡戰棄
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左傳晉定戰於懸

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晉伐齊而師夜遁殖綽郭
最昔於甲而釋坐於中軍之鼓下。於其為綽同
宗異姓縲繼相望曲直既殊強弱不等獲一人而失
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窵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
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
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从當止足而
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之
以利器誨之以謾戒老子固之利器不可以授人使
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
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強者難為功推吐摧枯朽

正治曰熊
雀殺之言遂成
朱升蓋以此基
鐵死乎

忠事家人和氏之
著經治理之要道

食之。藏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左傳楚世子商臣圍其父成王
祖浪翻。王請食熊蹯而死。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鵠蚌相持。
許乃給。踏首煩。戰國策蚌方出暱而鵠啄其肉。蚌合而拊
我乘其弊。其象兩者不肯相捨。漁父得而并禽之。
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並列。將贊授鐵。四七
百萬為羣。以轉石之形。孫子善戰人之勢如破竹。
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
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三國志孫皓傳青蓋入洛。鹿漢
日昔千晉謀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館。但恐革
臺也。今臣亦見宮中將生荆棘。露衣也。
車之所輔。棘來各翻。劍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

折竹箭以此摧殘。在○採人尤翻若吳之王孫鬪
之公子。晉左思為東張王孫。歸款軍門。委命下吏。
當即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三國志孫秀自鬪
凡百君子。勉末多福。

北周宇文泰收買拔岳之衆。詠侯莫陳悅奉魏孝

武帝宇文泰定元年。凡二十五年。覺受禪是為

武帝宇文泰建德元年。建德元年

停徵發詔。建德元年。

民亦勞止。則星動於天。漢武故事元光元年。天星大

勤董仲舒曰。民人勞之妖也。

北周宇文泰收買拔岳之衆。詠侯莫陳悅奉魏孝

武帝宇文泰定元年。凡二十五年。覺受禪是為

武帝宇文泰建德元年。建德元年

停徵發詔。建德元年。

民亦勞止。則星動於天。漢武故事元光元年。天星大

勤董仲舒曰。民人勞之妖也。

仁音琅琅可以載人

文既益雅氣亦潤
然不事雕琢而深
澁之致凡乎尺幅
中遊往代詔令之

廣政於文景者

詞意為華遠博然
舊猶有或世之風

作事不時則石言於國左傳昭八年石言於晉閻欒
有非言之故知為政欲靜靜在寧民為政欲安安在
物而言師曠曰作事恐轟動於民則
息役頃興造無度徵發不已加以頻歲師旅農畝廢
業去秋災蝗年穀不登民有散亡家空杼軸朕每且
恭已夕惕兢懷自今正調以外無妄徵發庶時殷俗
阜稱朕意焉

雙露寢諸殿詔 建德六年

朕欽承丕緒寢興寅畏惡衣菲食貴昭儉約上棟下
宇土階茅屋猶恐居之者逸作之者勞詎可廣厦高

堂肆其嗜欲往者家臣專任伏家宰晉制度有違正
殿別寢事窮壯麗非直影墻峻宇深戒前王而縮構
弘敞有踰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重夏初平民
未見德率先海內宜自朕始其露寢會義崇信含仁
雲和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毀撤雕斲之物並
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

報于謹詔 謀遷太傅太宗伯保定二年

昔師尚父年踰九十召公夷幾將百歲皆勤王家自
強不息今元惡未除九州不一將以公為舟楫弘濟

執行古典得憲文
乞言之道焉

水心發達曰耀
獲機亂世中隱
典偶與驗官承
之於處其名然
後世之效法先
王未嘗不知此

治平之理其大條
足以盡之要當以
力行爲空耳

於艱難。豈容忘二公之雅操。而有斯請。朕用慰焉。公若更執謙冲。有司宜斷啓。

子謹爲三老詔

保定三年帝幸太學以
謹爲三老而問道焉

樹以元首。主乎教化。率民孝弟。置之仁壽。是以古先明后。咸若斯典。立三老五更。躬自袒割。朕以眇身。處茲南面。何敢遺此黃髮。不加尊敬。大傳鸞國公謹。執德純固。爲國元老。饋以乞言。朝野所屬。可爲三老。有司具禮。擇日以聞。

蘇綽

字令綽。武功人。少好學。博覽羣書。開太祖召爲行臺郎中。加衛將軍。光祿大夫。進爵

爲伯後拜大行臺度支
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

爲周太祖作六條詔書

則太祖宇文泰爲魏丞相欲革易時政爲

強國富民之法。藉贊成其事。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詔書奏行之。一治心身。二

教教化。三盡地利。四權賢。五恤獄訟。六均賦役。

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理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人之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己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

正足敬曰論語
而惟木身心似
有得於經學當
是時如留竟於
此誠思固自絕
人

臣執學曰以治
身爲治人之本
以躬行爲教化
之基使未嘗史
治者所未及侍
仕霸制舍其食
富強之謀而出
於此可謂高人
達絕登難節定
是起缺六朝

以三五立說有
奇儒者之象

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利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以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次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以以明察。是以

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

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魏正光四年。破六韓拔陵反。至此且二十年。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

中興始爾

是爲武帝入關

大難未弭加之以師旅固之

以饑饉凡百草制幸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與風俗未

反比年稍登稔穡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

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

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

以朴素使百姓壘壘日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

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

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

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

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旣備則王道成矣

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旣備則王道成矣

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

饑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

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

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

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氓者冥

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

至歲首必戒勅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

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旣訖嘉苗須理

齊民要術本乃王政
之大略也置序亦
井然明也

且英曰田里牧
畜生繁之本故
桑麻蠶絲工政
所先有司勸課
正不當以瑣細
為煩

麥秋在野盤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
併功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
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
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宰之教也。夫
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
三時者。農之要月也。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若
不務省事。令人廢農。是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
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
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蔬菜。修其

天之生才自是
一代之用宜有儲
才於異代此自是
千古名言

園圃畜青鷄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為
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大簡簡則人怠
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
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

矣詩商頌
女鳥篇

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
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
則安失賢則亂此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
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

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臣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信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驥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哀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常不限資蔭唯在得

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則伊尹傳說是也而况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儻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於公卿之冑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材而爲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因其官而爲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古人有言明主聿興

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殿圍不待稷羿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智効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

馳而試之。玉石驚駭。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彼瓌璋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况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

已成不用而先達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殆以爲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人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

監統。夫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賢與不肖，別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
重物之生可以養
善其道故於德則
快是始天下第一
德也

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而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源先之以五聽。周禮小司寇以五聲聽獄於一曰辭聽，二參日色聽，三日氣聽，四曰耳聽，五日目聽。

定國卷之二十一 刑罰 爲國本卷之六 條諸書 七

臣士奇曰六條
詰書堂堂王道
玩其辦理實故
械於實生而又
滿深於經術故
當時多以清葛
孔明王景昇稱
之

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鑿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
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舍過於思得情勿喜又
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
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
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幸至公之
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
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
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忍而
肆其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

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斯則下矣非共理所寄今
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
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
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
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
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
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
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
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

此言征伐故時
務以上六條當

刑戮。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周禮司刺掌貴司宥一宥曰不識再者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人有日過失三宥曰遺志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况賞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若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者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

時令實謂言飲
守令長非通疑者
不得居實且重其
官而用之如此

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五三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恤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匱平均者不啻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之謂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維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遺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紉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已過。捶

臣杜納曰六事
皆經國大政而
先之以治心可
謂機綱罕領立
言逸本王道史
此評言之時

朴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
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
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
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若檢理無
方則吏奸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
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
如此不存恤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秦甚重之嘗
置諸座右又
令百司習誦之其故守令
長非過六條不得居官

庾信字子山清陽新野人初仕梁與徐陵並為
妙撰學士歷官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聘

於國遠番不遺累遷驍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可憲中大夫進爵為侯

賀平鄴都表齊文帝紀魏孝武帝末熙三
年齊神武魏魏清河王寶子善

見為主從都於鄴武帝紀建德五年帝幸
六軍起鄴六年帝至魏幸諸軍圍之虜人
拒守諸軍奮擊
大破之遂平鄴

臣某言臣聞秦山梁甫以來卽有七十二代龍圖龜

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

於文離武落刻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

志其揆一矣史記古者封禪也漢梁丘者七十二君
按薛應旂甲子會紀起黃帝八年甲子

至從周武帝建德六年丁酉通計得三千伏惟皇帝
二百七十四年周易發木爲瓜刻木爲天

臣廷敬曰華整
之氣矜後風骨
在後體中自是
華行宜為世所
稱也

陛下握天樞秉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沉雄內斷

不勞謀於力牧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帝王世紀黃帝得力

於於大澤進以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

所臨衝風之卷秋葉竊聞伊洛戎夷圍并僭偽抱圖

戴籍已歸丞相之府街王繫綬並詣中軍之營蕭何

公至國賜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載之左

傳楚子以諸侯滅賴子而縛衛璧遺於中軍史記

以相降軼道廢百年迪誅送窮巢窟三代敵愾依然

掃蕩漢書陳湯傳報十年之誅昔周王錡水之師

尚勞再駕呂氏春秋武王伐殷至錡水陳琳為軒轅

指麾獨決神慮平定高內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條

吳越一星千二百國裁漏麟洲小水晉吉天文志自

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初野禮記疏載

木諸侯千二百晉書地理志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

國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在東海之若夫咸康之年

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咸

晉成帝年號建武雖復八風並唱未足頌其英聲六

樂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初學記八節之風謂之八風

大夏大葭坐鈞臺而普眾蚩啓繼夏禹之功入商郊

大武也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卷之三十九 元用 寶泉 聖宋

七

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志。無改之道。大孝也。左傳夏啓
有鈞臺之享。尚書武。當今鹿臺已散。傾宮已遣。兵藏
王伐紂。陳師商郊。
武庫。馬入華山。尚書。敢鹿臺之財。後漢書周赧。傳武
王入虜。出傾宮之女。周書建德五年。
平糶。帝出賣宮中金銀寶器。味翠麗服。及宮女二千
人。班賜。着士禮記。武王克殷。歸馬於華山之陽。築武
庫。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樂。盛矣哉。上天降休。未
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於比景之南。西北一侯。置
於交河之北。漢武帝立都尉居候。直地理志。曰南郡
然後命東后。詔蒼冥。衢瓊瑰。瑋銀繩。瓊檢。告厥成功。
差無慙德。尚書。肆觀東后。莊子注。冥神也。何妥詩。衢
壇。聽九成。鮑昭。昭河清。頌序。瓊瑰。珍檢。盛典。

以與核之辭并微
相之詞。無幾其為
勝優也。

德而不治。孟康曰。王者告成功於天。刻
石紀號。有金。兼玉。或金。肥玉。檢之。封。尊。臣。忝。竊。榮。幸。
蒞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觀大慶。不勝冀藻。踴躍
之。至。謹。遣。主。簿。陪。臣。曹。敬。奉。表。以。聞。蒞政東藩。蓋時
漢書劉陶。疏。武旅有皂藻之士。蔡邕。獨斷。諸侯
境內自相以下。為諸侯稱臣。於朝。皆曰陪臣。

功臣不死王事請門簾封表

請門簾封。謂門
中支子。並聽承

臣聞以法施民。必傳祀典。以勞定國。必有承家。孫叔
敖。蔡。辭。無。聞。有。傷。良。相。女。叔。齊。倫。嗣。乏。絕。實。貶。賢。臣。
孫叔敖。即蒞敖。楚令尹。女叔齊。即司馬。侯。晉大夫也。
二人皆行後。此特借其事。而反用之也。女音汝。

卷之八 上 周 聖 至 聖 善 美 矣

歐陽修
以與學士諸君

謹案大統十六年格先有封爵。死於王事。絕嗣者。聽以支子繼業。非死王事。不許承封。前躒五等功臣。皆是勤勞王室。身當患難。扞禦災禍。翼贊大猷。一旦遇疾。身捐館舍。不幸無倚。享祀便絕。於禮則不足。於義則有傷。未求士林之胤。已削其侯。不服禮禴之衣。先除其國。淮南厲王長從文帝入苑。與士當同輩。後日。救長死罪。廢勿王。武安侯田汾。伏惟皇帝崇德。旌堯子。楨闕坐衣。帝禱入宮。不敢免。伏惟皇帝崇德。旌唐興亡。繼絕。聞鼓鼙而思將帥。青雲臺而念舊臣。豈有功存社稷。而無後可守事。盡忠貞而無祠可祭。屬

臣院學曰。考校
推明古義。以補
典章之闕。而今
封爵之臣。有牙
激動。關於世道
不小矣。

於番屏為約。事在世功。漢以山河為誓。義存長久。臣聞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竊以殷朝繼及。無廢小宗。周室興亡。貴存身後。有殷及王。兄終弟及。武王追紹高密者。累葉豈尊。鄧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等後。禹之正脩嗣。平陽者。重世何必。曹參之嫡孫。漢陸武高密侯。禹堯。帝分禹時為三國。長子虞。為高密侯。弟康。為夷安侯。平陽侯。曹參。玄孫宗。有罪。完為成。思謂且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子。本始為平陽侯。生有其勞。死非王事。雖在支庶。並聽承襲。幸使伯有之魂。不能為厲。左傳。陳人相營。以明年王寅。余又將

漢書卷之九十一 其四 功臣列傳 王

佛神非由繪飾須除費

殺段也及王子駟等卒任寅公孫段卒國人大懼子產立辰止伯以撫之乃止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之厲良止伯若敖之鬼其無佞而氏之鬼不其佞而顯對揚人神咫尺

隋楊堅嫡后父之勢值天元暴虐靜帝幼冲未能聽政鄭譯劉昉矯詔引堅入總朝政殺趙王招

趙王處送彩因祥國號曰隋傳三世自文帝至恭帝皇泰二年凡三十八年

文帝諱堅姓楊氏周天元皇后之父廟號高祖

辭封禪詔開皇九年師入建業獲陳主叔寶

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今以後

言及封禪宜卽禁絕

正樂詔開皇十四年

聖王制作之精范其神未化詳其無其感誠亦有可將
柏厚王應麟曰師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用寶帝之其能又乎寶帝之先見不違為

在昔聖人作樂崇德移風易俗於斯爲大自晉氏播遷兵戈不息雅樂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無由辨正賴上天鑒臨明神降福拯茲塗炭安息蒼生天下大同歸於治理遺文舊物皆爲國有比命所司總令研究正樂雅聲詳考以訖宜卽施用見行者停人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競造繁聲浮宕不歸遂以成俗宜加禁約務存其本

語不多而有含音
亦昭德不觀共之
意也

既示遠人必如此
胡楊姑可忘其情
事文亦陸續

與元諧勅

比谷渾寇涼州諧爲行軍元帥擊之帝勅諧

公受朝寄總兵西下本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
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渾賊
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以德臨之以枚誰敢不服也

賜高麗王湯璽書

開皇初高麗王湯頰有使入朝及平陸之後湯大懼治兵積穀爲守拒之策

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國首
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藩附誠
節未盡王旣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昧瞶蘇對國名在高

龍固禁契門

契門國名在北

諸藩頓頌爲我臣妾忿善

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
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弩
手逃竄下國豈非修理兵器意欲不滅恐有外聞故
爲盜竊時命使者撫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政
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未無聞
見有何陰德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數遣
馬騎殺害邊人屢騁姦謀動作邪說心在不賓朕於
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

遐邇王專懷不信。恒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導不明。王之愆違。一已寬恕。今日已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政之典。自化爾藩。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爲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灑心易行。率由憲章。卽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也。昔帝王作法。仁義爲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具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

虛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懷異圖。往者陳叔寶。代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侯。抄掠我邊境。朕前後戒勅。經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昏狂驕傲。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往來不盈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通寇。一朝清蕩。遐邇又安。人神胥悅。聞王歎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爲。陳滅賞王不爲。陳存樂禍好亂。何爲爾也。王謂颺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舍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殷勲曉示。許

此求有功經籍不
在王儉院字繡下
也

王自新耳宜副朕懷自求多福湯得書惶恐躬奉表
陳謝台病卒子元立

牛弘字里仁閩人吏部尚

請開獻書之路表開皇初弘弘散騎常侍弘

昔國德既衰舊經素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
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
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
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
孝成之代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

水燬董道曰生
弘浸而不格森
而不弱治世之
中品耳若言書
五尼則荷蓋未
有能為此論也
文謂大策之世
委過強陰晴室
高臣始終信狂
情各不及雖亦
一人

宋書卷之九

讐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
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籍未及下車
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
石室鴻都東觀祕牒瑱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東
人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
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帝
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遺祕書郎鄭默
副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
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按文獻通考魏
氏代漢采綴遺

不獨文社有碑亦可使却風駭厚

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復發明詔兼開購賞則典必致觀閣斯積帝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查

李諤字士貳趙郡人通州刺史

論文體書諤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遜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

馮衍方岳黃曰文帝不獨為宗故其贊美諤之此類蓋亦成時之言

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勸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武帝文帝更尚文詞忽君臣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於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非未窺六甲先製五言

不獨文社有碑亦可使却風歸厚

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曆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復發明詔兼開購賞則典必致觀閣斯積帝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者

李諤

字士恢趙郡人通州刺史

論文體書

諤以屬文之末體尚輕薄遜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

爲備方岳實曰
文帝不期爲章
故吾嘗素誇之
此類蓋亦故時
之言

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勸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武帝文帝明帝更尚文詞忽君臣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聘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於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帥未窺六甲先製五言

古文淵鑿卷第二十九目錄

唐

高祖

修定科律詔

太宗

金鏡

致仕朝叅在見任本品上詔

賜孝義高年粟帛詔

誠厚奏及賜功臣陪塋地詔

褒李大亮書

帝範序

帝範後序

晉宣帝傳贊

晉武帝傳贊

唐宗

褒魏知古手制

勞畢構聖書

明皇帝

發宣撫使勅

求賢良詔

誠勵風俗勅

焚珠玉錦繡勅

勅朝集使

勅朝集使

處分朝集使勅

孝經正義序

肅宗

讞獄詔

代宗

增修學宮詔

大赦詔

德宗

亢旱罪已詔

褒功臣詔

君臣箴

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

贈太尉段秀實紀功碑

武宗

毀佛寺制

終

皇朝通志卷二十九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克學等奉	自編注	唐	古國名周成王母弟叔虞封於唐其地為帝	堯夏禹所都之墟漢曰太原縣李唐之先李虎	國號八柱國家周閔帝受魏禪虎已卒乃追錄	其功封唐國公以其子嗣襲封嗣卒子淵襲封	起兵克長安隋恭帝遣封唐王遂受隋禪國號	曰唐凡二十帝至昭宣帝	天祐四年合二百九十年	高祖	諱淵字叔德史稱高祖之	真因時特起在位九年
----	----------------------	-----	---	-------------------	--------------------	--------------------	--------------------	--------------------	------------	------------	----	------------	-----------

古文淵鑿卷第二十九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克學等奉

自編注

唐

古國名周成王母弟叔虞封於唐其地為帝堯夏禹所都之墟漢曰太原縣李唐之先李虎國號八柱國家周閔帝受魏禪虎已卒乃追錄其功封唐國公以其子嗣襲封嗣卒子淵襲封起兵克長安隋恭帝遣封唐王遂受隋禪國號曰唐凡二十帝至昭宣帝天祐四年合二百九十年高祖諱淵字叔德史稱高祖之真因時特起在位九年

皇朝通志卷二十九 唐 修定錄

一 正生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漢高入國除秦苛
法唐租受禪修隋
律令一代創興以
刑法為重務其規
模可觀規矣

修定科律詔舊唐書高祖起天恩際膺大業詔納言劉文靜與朝士因問皇律令而祖益之又制五十三條務在寬簡後又故僕射裴寂蕭瑀等撰定律令亦惟正五十三條格入於新例條無所改武德七年下詔
古不云乎萬邦之君有典有則故九疇之叙典於夏
世兩觀之法大備隆圓堯門兩觀即象觀也正月布法之地所以禁暴
懲奸弘風闡化安民立政莫此為先自戰國紛擾恃
詐任力苛制煩刑於茲薨起際并天下驍滅禮教恣
行齷烈害虐蒸民宇內騷然遂以顛覆漢氏撥亂思
易前軌雖復務從約法獨削嚴刑尚行菹醢之誅猶

攻山丘帝曰自
觀李暉作法經
六篇畫何加以
三篇為九章後
世作律者本以
為宗到勸術漢
律為經實允參
雜律為晉唐長
孫無志等聚洪
行者定為十三
篇自名列至斷
撰其唐律書之
制度也

設銷錄之禁安民之化實有未弘刑措之風以茲莫
致爰及魏晉流弊相沿寬猛乖方綱常失序下凌上
替政散民彫皆由法令湮訛條章混謬自斯以後寓
內分崩戎馬交馳未遑典制有隋之世雖云釐革然
而損益不定疎密無準簪式章程罕能甄備加以微
方曲致寬者惑其淺深異例同條異庶失其輕重遂
使奸吏巧詆任情與奪愚民妄觸動羅網屢有釐
革卒以無成朕膺期受籙寧濟區宇永言至治典寐
為勞補千年之墜典拯百王之餘弊思所以正本澄

臣既曰許酌案
皆矯正差違方
成一代令典高
祖開基之初留
意科律創重此
辯撰先務至一

源式清流末永垂憲則貽範後昆爰命羣才修定科
律但今古異務文質不同喪亂之後事殊曩代應機
適變救弊斯有是以斟酌繁省取舍時宜矯正差違
務從體要迨茲歷稔撰次始畢宜下四方即令頒用
庶使吏曹簡肅無取懸石之多秦始皇衛石量奏獻
平允靡競錐刀之末子產鑄刑書叔剛論書曰民勝
殘去殺此焉非遠

太宗

論世民高祖次子在位二十三年史稱除
隋之亂比迹鴻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

金鏡

鍾陳治通以自考
鏡故以金鏡名篇

唐之太宗政績
於三代之際金鏡
全德而後其於
已行政用人之道
亦何其見之明而
言之詳也其所以
盈壞往古

朕以萬機暇日遊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風觀百王之
遺跡興亡之運可得言焉每至軒昊之無爲唐虞之
至治未嘗不留連讀詠不能已已及於夏殷末世秦
漢暴君使人慄慄然兢兢懼如履朽薄然人君在上皆
欲永享萬乘之尊以垂百王之後而得失異趣興滅
不常者何也蓋短於自見不聞逆耳之言故至於滅
亡終身不悟豈不懼哉觀治亂之本源足爲明鏡之
鑒戒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
享天下之福用不肖則受天下之禍臨危之主各師

其臣若使覺悟社稷安有危亡之覆特由不留心於任使翻屬意於遨遊豈不哀哉若以遨遊將爲任使以任使將爲遨遊豈不善哉古人言舜禹不愛於聲不貪於色予謂不然將爲愛也人云桀紂耽於聲色予將爲不好也何以知之桀紂命不終於天年樂不終於一世以此爲不好也舜禹壽命於終樂畢於世予謂之愛也夫人有強躁寬弱之志愁樂貪慾之心思情有聰哲之才此乃天命其性有善有不善者也由是觀之堯舜禹湯躬行仁義治致隆平此稟其善

予京宋祁曰唐
有天下喪三百
年可謂成矣豈
非人教勝亂向
蒙德澤雖以木
索之治制度紀
綱之法後世有
以惡勸扶持而
能永其天命歟

性也。幽厲桀紂乃爲炮烙之刑。剝孕婦剖人心。斬朝涉。脯鬼侯。造酒池糟丘。爲長夜之飲。此其受於天不善之性也。夫立身之道在乎折衷。不在乎偏射。吳起曰。昔有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社稷。仲尼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仁義之道。猶不得偏何。况於左道乎。何况於不仁乎。爲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德兆爲心。以萬邦爲意。理人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威。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武之所制者廣。

若驚馬之奔千里困其將至古人云升不盛石小智不可謀大巧詐不如拙誠信非謬矣有明主有闇主高祖攝衣於廊生比干剖心於辛紂殷湯則留情於伊尹龍逢則被誅於夏桀楚莊暇隙而懷憂武侯罷朝而含喜荀子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遠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遠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以不殺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遠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闇主喜武侯遠遊再拜曰天使夫子操寡人之過也閣主護短而尤愚明主思短而長善觀高祖殷湯仰其德行譬若陰陽調四時會法令均萬民樂則麒麟呈其

臣德宜曰張元齡云以鏡自照照見吉凶斷惡中則法成於治惡遠無不非與名曰金鏡信矣

祥漢祖殷湯豈非麒麟之類乎觀夏桀商辛嗟其悖惡之甚猶時令不行寒暄失序則猛獸肆毒蝱螟爲害夏桀商辛豈非猛獸之儔乎予以觀之豈非大道之類也雖曰天時抑亦人事成湯之世有七年之旱剪爪爲犧千里降雨大戊之時桑穀生朝懼而修德遂使十有六國重譯而來此豈非人事者也或曰爲君難或曰爲君易人君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權用人之才用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得此言之實易論之實難何者輕陵天地衆精顯其妖忽慢神靈風

雨應其暴是以帝乙有震雷之禍帝乙武乙也為河
雷震死殷紂致飛沙之焚紂大聚樂戲於沙丘後
火而多營池觀遠求異寶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蠶織
田荒業廢兆庶凋殘見其饑寒不為之哀觀其勞苦
不為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薄賦輕徭百
姓家給上無暴令之徵下有謳歌之詠屈一身之欲
樂四海之民憂國之主也樂民之君也此其所以為
難也且用入之道又為未易已之所謂賢未必盡善
衆之所謂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為失材知惡不

臣建敬曰本謀
辭之義而論其
而後其委委結
無通問發有怪
非平思治理者
不能存以對正
也

黜則為禍始又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綽優
於大國之老子產善為小邦之相絳侯木訥周勃尹
卒安劉氏之宗齊夫利口時此國高去不任上林之
令舍短取長然後為美夫人剛柔之情各異曲直之
性不同古今奔馳貴賤不等為上之孝與下豈均上
則匡國寧家志存崇禮下則承顏悅色止存敬養虞
舜孝也不為慈親所安會參仁也不為宣尼所善孔
子曰子從令者不得為孝臣苟順者不得為忠如斯
之例不可不察也逆主耳而履道戮孔懷以安國管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七

臣能學曰太宗
其俗絕世天安
通其論治術
當其心獨造而
問合古訓若鳥
綜貫經史考及
百家而以考古
自鏡為名蓋不
自滿假之義也

恭周公是也順上心而安身隨君情以殺子賜牙殺
食桓公管仲曰其子之不易牙是也棄已之命安君
愛又何愛於君果亂齊國易牙是也棄已之命安君
之身紀信是也荆信死挾國謀事以報私讐袁盎是
也袁盎怨趙錯七國反謂子身而執節孤直而自毀
之於景帝遂斬蒲東市
屈原是也外顯和穆之端內懷湯火之意宰諂是也
忠諫之道以此觀之足為永鑒自起為秦平趙乃被
昭王所殺亞夫定七國之亂卒為景帝所誅文種設
策滅吳翻遭越王所戮伍胥竭方為國終雅賜劍之
禍乃是君之過也非臣之罪也至若趙高韓信黥布

陳孫之儔此則自貽厥咎非君之濫刑也高祖失於
存功之能光武獲於置將之妙臣安君社稷之固君
處臣危亡之地豈是相爾之道也為天下之君處萬
民之上安可易乎背道違理非惟損已乃為賢人之
所笑卑身屬行實為君子又為庸夫之所讒越品進
官其類必為深怨偏與人語眾望以為曲私任使賢
良則為偶得委使庸夫則言愚闇言數則謂太繁辭
寡則講道薄恣情忿怒則朝野戰慄留心寬恕則法
令不行民樂則官苦官樂則民勞四海之內莫非王

士要荒爲枝葉。歲內乃根本。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當使本固根深。委之內相。而伊尹傅說人所希逢。至如鎮積水之塞。守飛雪之邊。而魏尚李牧當今罕遇。遣人遠撫。則谷戀而不忍。愍而不遣。則枝葉落而不存。二宜之間。致心何所。是用晨興夕惕。無忘斯事。爲上猶。然何况臣下。易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今略陳梗概。以示心之所存耳。士諫云。勞者必歌其事。朕非故煩翰墨。以見文藻。但學以爲己。卽書所懷。想達見琴賢。不以爲唾也。

琴堂碑
石之音

致仕朝奉在見任本品上詔貞觀二年九月
尚齒重舊。先王以之。垂範還章。解組朝臣。於是克終釋菜合樂之儀。東膠西序之制。養老之義。遺文可視。朕恭膺大寶。憲章故實。乞言尊事。彌切深衷。然情存今古。世踵澆季。而策名就列。或乖大體。至若筋力將盡。桑榆且迫。徒勩夙興之勤。未悟夜行之罪。其有心驚止足。行堪激厲。謝事公門。收骸閭里。能以禮讓。固可嘉焉。內外文武羣臣。年高致仕。抗表去職者。叅朝之日。宜在本品見任之上。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賜孝義高年粟帛詔
貞觀三年四月
百行之本。要道惟孝。一言終身。恕而已矣。春生夏長。寬仁之令行焉。齊禮道德。恥格之義斯在。朕爰自幼年。夙稟庭訓。豈徒學問詩禮。因令匡定家國。是以提三尺之劍。起一旅之師。戮鯨鯢於原野。拔蒸黎於塗炭。雲雷締構。備嘗夷險。仁發於心。義形於色。大敵必勇。匪爲身謀。大愆必誅。志安天下。太上皇留情姑射。尚想軒轅。駐蹕大安。貞觀三年。太上皇從居大安宮。使朕正居紫極。願惟虛薄。辭不獲免。祇奉制詔。負負當朝。乃眷宮宇。

臣英曰。唐諫令
較而漢即繁簡
質文有異。而克
己宏物。志不殊
於文。故此以主
之河。詞也。

載懷水谷。未明求衣。乙夜忘寢。靜思七政。言念九功。何以答上天之心。稱嚴君之志。庶欲動恤典。刑舉直。錯枉。允釐人瘼。親賢用能。拯濟困窮。抑損澆僞。開直言之路。廣不諱之門。聞所未聞。日慎一日。望人皆見。德變於志。道若一物。失所一人。有惡則朕躬之責。訓道不明也。朕聞書曰。至誠感神。况於兆庶乎。比聞遠近黔黎。恥爲盜賊。州縣困固。多並空虛。豈由德教至此。自是人心厭亂。因其遷善。可以化之。朕往因征伐。行天下多矣。每見村落丘墟。未嘗不撫膺歎息。自登

九五不許橫役一人。唯冀遐邇休息。得相存養。長幼有序。敬讓與行。其孝義之家。賜粟五石。高年八十已上。粟二石。九十已上。三石。百歲加絹二疋。婦人正月以來生男者。粟一石。鰥寡孤獨不能自存。逃戶初還。歲無糧貯。州縣長官量加賑恤。諸州官人或正直廉平。刑清訟息。或貪婪貨賄。害政損人。宜令都督刺史以名封進。白屋之內。閭閻之人。但有文武才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謹。樞理時務。或在昏亂而肆情。遇太平而克已。亦錄名狀。與官人同申。泣辜慎法。前王所

重枉繫。一日事等。三秋州縣法司。特宜存意。普告天下。知朕意焉。

誠厚。獎及賜功。臣陪瑩地詔。

貞觀十一年二月。帝以國朝殊

作山陵。免子孫倉卒勞費。志在儉矣。乃深為山陵務制。

漢書內禮儀傳外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壽者修短之一期。生有七尺之形。壽以百齡為限。含靈稟氣。莫不同焉。皆得之於自然。不可以分外企也。是以禮記云。君卽位而為禪。禮

弓篇注。禪謂地。棺親尸者。人君無論少長而體尊。備物故卽位而造為此棺也。禪。滿屋切。莊生

云。勞我以形。息我以死。豈非聖人遠鑒通賢深識。未

臣士奇曰漢魏
盛令人皆有圖
其則非將十人
之亦

代以來明辟蓋寡靡不矜黃屋之尊。虛白駒之過。並
拘多忌。有慕遐年。謂雲車易乘。義輪可駐。異軌同趣。
其蔽甚矣。有隋之季。海內橫流。豺狼肆暴。吞噬黔首。
朕投袂發憤。情深拯溺。扶翼義師。濟斯塗炭。賴蒼昊
降鑒。股肱宣力。提劍指麾。天下大定。此朕之宿志。於
斯已畢。猶恐身後之日。子子孫孫。習於流俗。猶循常
禮。加四重之輓。代百祀之木。勞擾百姓。崇厚寢陵。今
預爲此制。務從儉約。於九變之山。足容棺而已。積以
歲月。漸而備之。木馬塗車。土埽葦箭。事合古典。不爲

時用。又佐命功臣。或義深舟楫。或謀定帷幄。或身摧
行陣。同濟艱危。克成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
者無知。咸歸寂寞。若營現有識。還如疇曩。居止相望。
不亦善乎。漢氏使將相陪陵。又給以東園秘器。篤終
之義。恩意深厚。古人豈異我哉。自今已後。功臣密戚。
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以秘器。
使窆。喪之時。喪事無闕。所司依此營備。稱朕意焉。

喪李大亮書

大亮。陝州人。開末爲麗王行軍

兵。賈後歸。李密高祖入關。都督
正門。食貞觀後。以太府卿出爲涼州都督
嘗有臺使見名。應風大亮獻之。大亮密表

五十四卷第二册 喪李大亮書

三

湛純潔潤鈞不顯
兩志也擊

宋密劉友益曰
昔昔人君喜悅
其臣往往賜以
隆滄今學大克

容表嚴厲之事
而帝以荀悅洪
紀賜之夫洪紀
乃一文籍之微
者耳而特賜之
見太宗之屬其
臣以義而不以
剛也嗚呼休哉

述天位之不易故
王業之艱難與則
後昆特為深切

曰陛下絕遊畎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
意取乃承昔旨如其植求使非其才帝
嘉之賜答時
貞觀三年

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比在
州鎮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
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
嘉歎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始終
若一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詩小雅小
古人稱一言之重伴於千金卿之此言深
明之有
足貴矣今賜卿金壺瓶金盃各一枚雖無千鈞之重

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
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閑宜親典籍賜
卿荀悅漢紀一部此書叙政簡要論議深博極為政
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珍閱

帝範序
貞觀末年撰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
君體二建親三求賢四審官五納
諫六去讒七法盈八崇儉九賞罰十務農
十一開武十二崇文日傍躬聞政悉在其
中

朕聞大德曰生大寶曰位辨其上下樹之君臣所以
撫育黎元鈞陶庶類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皇天

升卷揚慎曰大
宗起與高祖定
天下功莫大焉
而德隆於典藉
已知萬之治之
之主矣且目擊
之所亡故初
切於斯厥誅
之意其有唐三
百年之基本乎

眷命曆數在躬安可以濫握靈圖。叨臨神器是以翠
嬌薦唐堯之德。玄圭錫夏禹之功。丹字呈祥。周開八
百之祚。呂氏春秋文王時赤鳥銜丹書集於闕里素靈表瑞漢啟重世之
基。漢高帝斬蛇有老姬哭曰吾子由此觀之。帝王之
業非可以力爭者矣。昔隋季版蕩海內分崩。先皇以
神武之姿當經綸之會。斬靈蛇而定王業。啓金鏡而
握天樞。然猶五嶽含氛。三光絳耀。豺狼尚梗。風塵未
寧。朕以弱冠之年。懷慷慨之志。思靖大難。以濟蒼生。
躬擐甲冑。親當矢石。夕對魚鱗之陣。朝臨鶴翼之圖。

敵無大而。不摧兵何堅而不碎。剪長鯨而清四海。掃
攙槍而廓八紘。乘慶天潢。登暉璇極。襲重光之永業。
繼大寶之隆基。戰戰兢兢。若臨深而御朽。日慎一日。
思善始而令終。汝以幼年。偏鍾慈愛。義方多闕。庭訓
有乖。擢自維城之居。屬以少陽之任。謂高宗以置王立為皇太子
未辨君臣之禮節。不知稼穡之艱難。朕每思此為憂。
未嘗不廢寢忘食。自軒吳已降。迄至周隋。以經天緯
地之君。纂業承基之主。興亡治亂。其道殲焉。所以披
鏡前蹤。博覽史籍。聚其要言。以為近詠云爾。

漢魏切至文讀其
正統

身之明三省曰
太宗自取其功
行之過差者以
或太子可謂至
矣能大子勤於
承辦好乃無
一言及此一警
策之人莫如其
子之居信矣

帝範後序

此十二條者帝王之綱。安危興廢。咸在茲焉。古人有云。非知之難。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終實難。是以暴亂之君。非獨明於惡。路聖哲之主。非獨見於善。途良由大道遠。而難遵。邪徑近。而易踐。小人俯從。其易不得力。行其難。故禍敗及之。君子勞處。其難不肯安。居其易。故福慶流之。故知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欲悔非於既往。惟慎福於將來。當擇哲主為師。母以吾前為鑒。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祇為其下。自非

高湖丁奉曰。古
帝王之治。莫不
以女寵為戒。下
及五伯。亦莫不
為妻。太宗作帝
範。可謂得悉矣。
而女寵獨不與
者。宜其好色之
比。自有新諱言。
缺厥後。高宗立
武后。幾傾唐室。
蓋國家之禍。出
於人主之所諱。
言者大執然也。

上德不可效焉。吾在位已來。所缺多矣。奇麗服玩。錦繡珠玉。不絕於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臺深池。每興其役。此非儉志也。犬馬鷹鶴。無遠不致。此非節心也。數有行幸。以亟勞人。此非屈已也。斯數者。吾之深過。勿以茲為是。而取法焉。但我濟育蒼生。其益多。平定寰宇。其功大。益多損少。人不怨。功大過微。德未虧。然猶之盡美之蹤。於焉多媿。盡善之道。顧此懷慙。况女無織毫之功。直緣基而履慶。若崇美以廣德。則業泰身安。若肆情以從非。則業傾身喪。且成遲敗。速

臣曰論衡精
確能令晉宣
折高文章識
見精彩

節當門雄圖頓屈聖帝不許出戰遂宿尉辛毗請戰
千里詐欲示威亮曰彼原無戰心所以且秦蜀之人
勇懦非敵夷阻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
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
猶遁亮幸於軍糧軍已退懿猶不敢追進臣素良將
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
委黃初六年關文帝征吳懿以撫軍錄尚書事留懿
何留守謂昌曰曹參雖有戰攻而蕭何爲重謂懿如蕭
關中也崇華甚霍光之寄魏文帝疾憂受顧命帝
猶推光受漢武當謂竭誠盡節伊傳可齊及明帝將

終棟梁是屬

明帝將起引誘人嘉

受遺二主佐命三

朝既承忍死之託

明帝曰死乃復可

會無殉生之報

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

嘉平元年

高平陵曹爽從懿奏永阜太后廢爽

貞臣之體寧若

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政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

愚言智於取避而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

謂忠於

命而負嘉福之托也是

故晉明掩面取欺僞以成功

王導告晉明帝以劍裘之始

明石勒肆言笑奸回以

帝以面覆膝曰吾終不效司馬

定業

石勒曰吾終不效司馬

知

之者少爲惡一日閔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鐘掩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覩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己順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難爲功况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晉武帝傳贊

文開帝而及我
柳楊拾當時
兼爲私切

詞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岳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絕鞶綸之賁去雕琢之飾八年二月組非法制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文帝辟劉毅爲相固辭不就人爾忠於魏武帝以忠啓正直用爲陳官裴楷對武帝日陛下未必德於堯舜以賈充之徒在臣帝爲出充楷紹許奇雖仇讐不棄許紹收庚不應司馬文王之紹武帝曰父子罪不相及遂用爲秘書丞泰始三年帝有事於太廟太常卿許奇爲中領軍允之子朝臣言允受誅於先王奇不宜在左帝反釋奇木裡祠部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

修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算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
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殲虜削迹。兵無血刃。揚
題爲墟。帝以馬隆爲武庫太守討河西羌隆渡澗水
渡獨樓龍大人奔鼓韓等萬餘落皆降龍
將軍王濬下石廄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禎
獨出而綽出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
登封之禮。讓而不爲。驕秦之心。因而斯起。見土地之
廣。謂萬葉而無虞。視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
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
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迎於

官德宜曰晉武
開創未見立國
違獻于寶言其
若止合所爲觀
之得失較然

禍亂是翁將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
航而竟路所趣逾遠所尚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
求其至也。不亦難乎。况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
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姦。志以擁權。史言充無公
取容帝用爲太楊駿豺狼。苞禍心以專輔。方之擁禍媚
爵錄尚書事楊駿以後
將軍勢傾天下。帝疾賜駿以後
父爲車騎
篤。后奏以駿輔政。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
變親。以成疎連。兵競滅其本。謂人王棟梁回忠而起
僞。擁衆各舉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
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元帝渡江
居建業神州赤

縣翻成被髮之鄉。劉石相繼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
而自託爲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
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
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
惠帝爲太子朝廷成以爲不堪政事帝亦疑焉卒不能廢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
閉其端而世祖惑苟易之奸謀太子不令內外皆屬
曷勸帝遣枚之度迷王渾之僞策齊王儉請除劉元
遂出放於青州方表信殊俗奈何以無萌之疑殺侍子示不弘帝乃止心屢移於衆口
事不定於已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

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
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
大况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
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
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
慷慨焉

睿宗

諱旦高祖第八子始封國王徙封豫王武

后廢中宗立以爲嗣中宗復位進號安國

相玉等即帝

位在位三年

喪魏知古手制

番唐書先天元年上改號於

謂川知古獻詩以諷上手制

安國史卷之七 唐 安國知古制

條鼓與禮由為條
本之論而文采麗
然使人耳目一新

褒之兼賜物五
十段用申勸獎

夫詩者志之所以寫其心懷實可諷諭君主是故揚
雄陳羽獵馬卿賦上林爰自風雅率由斯道予頃向
溫泉觀省風俗時因暇景掩澗而暇方開一面之羅
或展三驅之禮易比王躬躬親校獵聊以從禽易屯卦
也豈意卿有箴規輔予不逮自非欵誠夙著其孰能
繼於此耶今賜卿物五十段用申勸獎

勞畢構聖書

畢構傅景雲初拜左御史大
督府長史兼充劍南道按使所歷州府咸
者聲績庸宗閔而善之聖書嘉勞兼賜袍

帶并衣
一副

濟靜情諸德誠自
述

我國家創開天地再造黎元四夷來王萬邦會至置
州立郡分職設官貞觀永徽之前王猷惟穆咸亨垂
拱之後淳風漸替永徽咸亨皆高宗年征賦將急調
役頗繁選吏舉人涉於浮濫省闈臺寺罕有公直苟
貪祿秩以度歲時中外因循紀綱弛紊且無懲革弊
乃滋深為官既不擇人非親即賄為法又不按罪作
孽寧逃貪殘放手者相仍清白潔已者斯絕蓋由賞
罰不舉生殺莫行更以水旱時乖邊隅未謐日損日

臣廷敬曰勞楫
之盡職而敢
告戒何其誠
本公之臣視此
當益自奮勵

益徵斂不休大東小東杼軸爲怨就更割制何以克
堪昔聞當官以留犢還珠爲上魏駱時苗爲壽春令始之官秉犢牛歲餘
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後漢曹孟嘗爲合浦太守郡
以珠爲業先時太守貪穢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
死者盈路孟嘗行化一舟去珠後還今之從政以走車駟駟爲能或交
結富豪抑棄貧弱或矜假典正樹立腹心邑屋之間
囊篋俱委或地有椿幹梓漆或家有畜產資財卽被
暗通並從取奪若有固絀卽因事以繩粗杖大枷動
傾性命懷冤抱痛無所告陳比差御史委令巡察或
有貴要所囑未能不避權豪或有親故在官又罕絕

於顏面載馳原隰徒煩出使之名安問狐狸未見埋
車之節揚清激濁涇渭不分嫉惡好善蕭蘭莫別官
守旣且若此下人豈以聊生數年已來彫殘更甚卿
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川弊化頓易覽卿前
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姦諸使之中在卿爲最並能盡
節似卿如此百郡何憂乎不理萬人何慮乎不安卿
當益堅勿爲後顧朕嘉卿直道今賜袍帶并衣一副

明皇帝諱圖基唐宗第三子始封唐王後爲臨
在位四滿郡王睿宗卽位立爲皇太子尋嗣位

十五年

真正之論而辯涉
華陳則實文指孟
風會快然也

水心葉適曰史
稱明皇始終之
異性質相遠以
開元治而天寶
亂也開元不得
言治但試開社
前稱德昔開元
全哉日小邑猶

藏萬室室箱米
流貽粟米白公
私倉廩供豐實
管中聖人委實
門天下刑及皆
膠漆百餘年間
未災變故雖禮
樂蓋何律其唐
人之論本以開
元為武不以高
宗也或與治相
並而不同陽禮
小變之詞百世
後陳者當悲家
滿楚周所以有
成康初周也家
禍深則創文切
君臣相戒克已

發宣撫使勅太極元年明皇即位尊唐宗為
使畢構等
遂行天下

昔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內有公卿。允釐庶績。外有侯
伯。司牧羣黎。猶懼至道不孚。淳風或替。故有巡狩之
典。黜陟幽明。行人之官。省方察俗。用能遐邇咸乂。情
僞無遺。於變時雍。率其道也。朕祇應嗣德。恭守帝圖。
上稟過庭之謨。下憑士庶之力。竭精思理。兩載於茲。
輿逮小康。漸躋至化。而區宇遐曠。風教未周。負展長
懷。責深在已。近者奸回構孽。竊起蕭牆。宗社降靈。應

時殲殄謂討亂。今又恭承聖訓。總統大猷。率彼百官

齊茲七政。恐倉廩不實。禮節未興。吏靡息於貪。殘人

或滯於幽枉。永言於此。明發疚懷。今卜征未及。時邁

仍遠。宜分輪軒。慰撫黎庶。畢構等並操履。公清識具。

明允茂績。彰於歷試。嘉譽滿於周行。宜膺行李。載光

原隰。所至之處。申諭朕心。并令屏絕浮華。敦崇仁厚。

務修孝悌。勤事農桑。者老饒悍。征人家口。不自存者。

咸加恤問。德舉言揚。唯賢是急。若有良才異等。藏器

下僚。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審知才行。灼然者。各以名

在治治而後成
豈可保矣

意既纏綿而言皆
聯令

聞凡百牧宰洎乎吏人咸悉朕心各敬迺事勤則不
置仁遠乎哉勉矣勗之以副朕意

求賢良詔

上之臨下道莫貴於求賢臣之事君功豈踰於進善
所以允凝庶績式靜羣方成大厦之凌雲濟巨川之
沃日故周稱多士著美風謠漢號得人垂芳竹素歷
觀前代罔不由茲朕雖宵分輟寢日旰忘食勉思政
術不憚劬勞而九域之至廣豈一人之獨化必佇材
能共成羽翼雖復羣龍在位乾六位皆龍非獨振驚
九五故曰羣龍

臣此學曰立國
本必見於易象
弓鏹之典文以
補制舉而不及
明皇德爲入科
故聖編廣較之
而漢尤爲明經

充庭問類振仍恐屠釣或違詩衛風考槃
碩人之遺考槃未殫巖穴之美或委丘園之秀在阿
在陸碩人之輔考槃屢迴旌帛頻遣搜揚推薦之道相尋而虛佇之懷未
愜永言於此寤寐以之宜令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
所知其有抱梁棟之才可以丹青神化蘊韜鈴之略
可以振耀天威資道德之方可以獎訓風俗踐孝友
之行可以勸率生靈抱儒素之業可以師範國胄蓄
文藻之思可以方駕詞人守貞亮之節可以直言無
隱履清白之操可以守職不渝凡此八科實該三道

清靜不擾和平不
爭王道之成何以
如此

取人以器求才務適所司仍具爲限程副朕意焉

誠勵風俗勅

開元二年正月

朕聞天爲大者莫先於育物育最靈者莫甚於愛人
故樹之后王以康兆庶朕緬鑒前烈深惟遠圖懼德
之不修化之未偃寅畏夙夜如臨泉壑然則疇咨命
於四岳黜陟存乎三載旣以百姓爲心明非一人獨
理今之牧守古稱侯伯賢者任之則循良之迹著不
賢者任之則愁苦之聲作每冀精於所擇委之俞往
豈時或頽靡苟且尚多而吏之殊尤寂寥不聞靜言

臣等曰勅勅勅
集使多以武勳
風俗志重所勳
衆拓請爲大衆

政要朕用撫然聞歲水旱周於郡國倉廩不蓄閭閻
荐饑加以出攝頗多冗官增弊至於處置皆憑刺舉
當於京官內簡宏才通識堪致理興化者量授都督
刺史等久在外藩類有昇進狀者量授京官使出入
常均承爲恒式課最超等必議昇遷循默守常必裁
貶黜昭昭賞罰不可不慎屬冬朝禮成春事方起朝
集使等俾還所蒞欽若朕言官寮間或幹濟清苦或
貪濫侵漁灼然稱職及不稱職並委都督刺史審察
奏聞罔或阿容自貽悔咎諸道雖遣使存問尚切憂

勞、牧宰等深體朕懷，各宜隱恤。交至之絕者，連量事
優當。公私債負，停徵至秋。州縣差科，務減常日。昔國
僑相，以和平。曹參相，齊貴於清靜。清靜則不擾，
不擾則和平。和平則不爭，不爭則知恥。愛費而與休
息，除煩而從簡易。自當農者歸，隴畝。蠶者勤紡織。既
富而教，乃克有成。道德齊禮，不違斯復。庶幾在位，弘
朕此心。凡厥遐邇，各令委息。

焚珠玉錦繡勅

開元二年六月丙申，出珠玉錦繡等服玩於正殿，前焚之。

焚珠玉錦繡勅，古人
勸之，發而戒金玉。

朕聞珠玉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故漢文云：彫文刻

之益

鏤傷農事，錦繡繁組害女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功
害則寒之源。又賈生有言曰：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
終歲不制衣，則寒。饑寒切體，慈母不能保其子，君焉
得以有其人哉！朕以眇身託於王公之上，曷嘗不日
肝忘食，未明求衣。思使返朴還淳，家給人足。而倉廩
未實，饑饉相仍。水旱或愆，糟糠不厭。靜思厥故，皆朕
之咎。致有漿酒糶肉，玉食錦衣，互相夸尚。浸成風習，
夫令之所施，惟行不惟反。人之所化，從好不從言。是
以古先哲王，以身率下。如風之靡，何俗不易。此事近

有處分當以施行朕若躬服珠玉自玩錦繡而欲公卿節儉黎庶敦朴是使湯止沸涉海無濡不可得也是知文質之風自上而始朕欲捐金抵玉正本澄源所有服御金銀器物今付所司令鑄爲錠仍別置掌以供軍國珠玉之貨無益於時並卽焚於殿前用絕浮競至誠所感期於動天况於凡百有違朕命其宮掖之內后妃以下皆服澣濯之衣永除珠翠之飾當使金土同價齊高帝嘗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風俗大行日用不知克臻至道布告遐邇知朕意焉

勅朝集使

開元七年三月朔集使還本任勅之

朕聞天生蒸民薄於四海天有成命孚於萬邦必內立公卿外建侯伯后非賢罔使賢非后罔事借耳以廣聽假日以遐覽則論上旨通下情庶政諧而羣萌樂矣由是三考黜陟百官會疑昔之訓然耶朕以薄德祚膺寶位受乾坤之顧荷宗廟之靈凜乎若涉春冰如馭朽索責在司牧所賴分憂曷嘗不想望賢才馨香至化七年於茲矣咨爾羣岳實邦之良服勤政圖深佇嘉績豈爲吏罕久與人未信何由異絕寥寂

將補斯民惟牧宰是寄一不勝賦則凡人何賴焉牧豈之辭故宜詳切如此

厥聲恭惟永圖當副虛囑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漢宣曰庶人安於田里無愁恨之心者政平詒理也以為太守數易則下不安誠哉是論矣今之牧守古之諸侯寵數特加情寄尤切故躬饗庭內則飲食宴樂幣帛筐篚入至朕前則敷衽以陳命席而對所冀仁且不遠言之必行以副朕憂勞之心託卿勤恤之助卿等宜慎厥始成厥終往欽哉祗守而典操一州之統分六條之察念茲在茲用光我班瑞之命有賞有罰朕無戲言

勅朝集使

開元八年二月

朕聞諸禮曰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其道然也朕以虛薄祇膺景命荷宗社之靈當億兆之責曷嘗不早朝晏坐畏天愛人思欲保其和樂躋於仁壽則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每計吏還州與之陛見示其賞罰錫以筐篚亦云命而已矣而朝集使豫州刺史裴綱分典刑獄為政煩苛頃歲不登合議蠲復部人有訴便致科繩縣長為言仍遭留繫御史推按遽以實聞虐政弊人一至於

辭義何等敢切莫不依律來行故事者明宜切改所以蔚然可觀

臣既曰親民莫如守令固則某而中微之其也王吉進賢想見臨軒宣會其扶聖德頌職

此朕夙夜兢惕匪遑寧居尋遣使存問其諸道有損處已量加賑恤水旱不時實朕之過惠養失所分刺之由是用黜綱於嶺裔微彼羣岳朕於蒼生若保赤子為之均田邑制廬井必欲其時和年登遠安邇肅託於牧宰代以躬親故歷難其官誠經國致理之意也夫德惟善政政在養人故土頌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必也寬恕貴乎清淨諸刺史都督宜問疾苦拯窮貧杜收濫察冤獄至於賦役務從減省深刻為事人何以堪私惠苟行法或將墜理須折衷用

存措式其百姓有便者隨事條奏朕將親覽焉欽爾有官各勤為政如風化允穆課績殊尤當擢之不次旌乃厥美凡百庶邦敬聽朕命

處分朝集使勅 開元八年

朕恭已承天守文繼位佈一心於兆庶明四目於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共理黎元於茲羣辟寧不我副凡今政要略有四端衣食本於農桑禮義興於學校流亡出於不足爭訟由於無恥故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修其五教將以悖俗有困

史治所賴以興務若今在茲春明武之時不知此深切勸聖安能致理故知臨軒物處非疑其文也

德立曰黃仲
神兵守職令
可以承流宜化
上安民而下不
孤則奉行之遊
也認騎登切念
見開元勳精之
治

有家同知此義。不患不知，患在不行耳。且長吏數改政教，屢移在官，當先爲國理人，各惕其職，不當冒榮干進，苟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風不可不長。近今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情，黜陟斯繫，必若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仁政不遺行之，則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憂。且如浮迷客戶，所在安輒，征鎮人家，每事優恤，倉廩惟實，賦役惟均，鰥寡撫存，盜賊禁止，郵驛無弊，姦詭不生，念茲八事，朕常屬想，嗟爾庶尹，可不用心，卿等還州，遙相勸勉，遵此

王度。恤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月令，夫星列躔，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惟人所感。善必知至，惡亦有由。每至歲成，當加賞罰，宜知朕意。

孝經正義序 明皇振先儒釋孝經尤要者爲

書八分御札刻於石
碑今尚存西安府學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前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

說經之家性性變
空胸異後聖人之
道不明於天下此
能亦備貴可裨

東發黃裳曰漢與河間人類之子得孝經十八章是為全文孝經魯恭王據孔子原得孝經二十二章是為古文孝經鄭康成始備主合文九安國馬融主古文而今文獨行唐明皇詔

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形於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况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漢除挾書之律有河間人顏貞出其父芝所藏凡一十八卷以相傳授故魯史春秋學問五傳左丘明羊舌季穀梁邾氏庚氏國風雅頌分為四詩四詩毛詩韓詩齊詩魯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注踳駁尤甚踳駁也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

識二家並從劉知幾謂宜行古文諸儒爭之卒亦行今文明堂白注孝經選用今文十八章者稿定本

檀專門稱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履攀遙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莊子曰道隱於榮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華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却又次焉韋昭吳郡雲陽人本名昭仕吳至中書僕射侍中王肅王朗之子在吳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兼大常成翻晉摛稱純人任吳以儒學聞劉邵廣平郡人劉炫明安國之木劉炫河間景城人任魏歷散騎常侍劉炫明安國之木人國除梁內野軍任隋歷太學博士初炫既得王肅所送陸澄議康成文孔安國注本述者古文精疑以明之陸澄譏康成之法陸澄劉郡吳人仕宋至齊歷國子祭酒初澄以澄有親所學為非齊康成所注請文藏秘

臣正治日孝治
天下古今未有
心身之也明皇
崇尚經術而獨
重孝經親為製
序可謂知本

書王儉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
達其議六家卽韋昭王肅虞翻文敷暢義則
會五經之旨趣劉向劉歆問漢也
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或庶有補於將來
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
源不殊五孝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等所行之孝也是以一章之中凡
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
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肅宗

詩亨明皇第三子天寶中安祿
山反即位於靈武在位七年

識獄詔

舊唐書寶應元年三司用刑連年流
弊相繼河北與畏誅不降肅宗後變

有刑犯之思故文
辭極

目有
此訊

至理之代先德後刑上懼然以臨下下欣然而奉上
禍亂不作法令可施去聖久遠薄於教化簡書填委
獄訟煩與苛吏舞文寃人致辟思欲刷恥改行厥路
無由豈天地父母慈愛之意也朕主三靈之重託羣
后之上夕惕若厲不敢荒寧內訪卿士外咨方岳日
不暇給八年於茲而大道淳風鬱而不振四郊多壘
連歲備邊師旅在外役費尤廣賦役轉輸疾耗吾人
困竭無聊窮斯濫矣下庶暗昧不見刑網戎士在軍

臣廷敬曰意杜
尚然請格澤穆

未習法令犯禁抵罪其徒實繁狴犴之間未詳事實
吏議不決動限時月傷沮和氣屢彰咎徵此皆朕之
不明教之未至上失其道而繩下以刑敢不罪已以
答災眚人者君之統體害之則君有所傷刑者教之
輔助失之則人無所措慮有冤濫慘然憂傷用明慎
罰之典俾弘在宥之澤其天下見禁囚死罪降從流
流已下釋放左降流人移隸等委司奏聽進旨如聞
州縣官比來率恣行蠹杖不依格令致殘殞斃深可
哀傷類有處分仍問乖越自今已後非灼然竄害不

得輒加非理所司嚴加糾察以聞

代宗 諱豫肅宗長子初名倣封蘭庭王為天下

兵馬元帥後立為皇太子肅宗崩即皇帝

位十六年

增修學宮詔 承泰二年正月甲申大曆元年自

史多借居之祭酒蕭斯上言

學校不可遠壞故有是議

治道同歸師氏為上化人成俗必務於學後造之士

皆從此途國之貴遊固不受業修文行忠信之教崇
祗庸孝友之德盡其師道乃謂成人然後揚於王庭
敷以政事徵之以理任之以官置於周行莫非邦彥

金華之陰加意文
尊不惟收檢人
自是立國本務

永心黃道曰篇
宗養年天下之
勢將亡幸而有
代宗以廣平王
統帥收兩京功
在諸將上材練
冰而資節仁又
能沉斷蓋良主
也所以不治而
愈亂者不知其
禍在蓋蓋難既
不能收及更成
之故也儲錄已
成自無治法六
軍諸將並補國
學其廷足為治
乎

情告之又謂我如
詳而名理亦投量
張

樂得賢也其在茲乎朕志承禮體尤重儒術先王設
教不敢虔行頃以戎狄多虞急於經略太學徒設諸
生蓋寡絃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楮土
庠及此甚用閔焉今高縣又寧文武並備方投戈而
講藝俾釋菜以行禮使四科咸進六藝復興神人以
和風化浸美日用此道將無間然其諸道節度觀察
都防禦等使朕之腹心久鎮方面眷其子弟為奉義
方修德立身是資藝業恐千戈之後學校尚微僻居
遠方無所資稟負經來學宜集京師其宰相朝官六

軍諸將子弟欲得習學可並補國子學生其中身雖
有官欲附學讀書者亦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選行
業堪為師範者充

大赦詔 大曆七年三月乙酉雨雹天風拔樹
丙戌夜月蝕太微乙未遂有此詔

跡於道者化淳而刑措善於理者綱舉而網疎朕涉
道未弘燭理多寡嘗亦遐想太古高挹玄風保合太
和在宥天下蓋德薄而未臻也是用因時以設教便
俗以立防務盡乎恕用申哀恤又化淺而多犯也加
以邊虞未戢井賦猶繁荒廢之際寇攘斯起遂令閭

臣乾學曰月令仲夏之月百官靜事無刑此後世著月者刑之令所自始也代宗修復古制慮及未盡其德遠矣

土嘉石之下積有燥囚竹章牙箭之中困於法吏屬盛陽之候大暑方蒸永念狴牢何堪鬱灼所以沮傷和氣感致咎徵天道人事豈相遠也如聞天下諸州自春以來或僥時雨首種不入宿麥未登哀我矜人何恃不恐皆由朕過益用懼焉惻然憂嗟深自咎責所以減膳徹樂別居齋宮禱於神明冀獲嘉應仲夏之月靜事無爲以助晏陰以弘長養斷薄決小已過於麥秋繼長增高宜順乎天意可大赦天下見禁囚徒罪無輕重一切釋放

德宗

諱逸 代宗長子初爲天下兵馬元帥封雍王以功兼尚書令後立爲太子代宗崩卽

你在位二十六年

元早罪已詔興元元年秋蝗遍野草木無遺冬十月元早乃下詔

夫人事失於下則天變形於上咎徵之作必有由然自頃已來災沴仍集雨澤不降綿歷三時蠱蝗繼致彌亘千里菽粟翔貴稼積枯瘁歎嗷蒸人聚泣田畝興言及此實切痛傷徧祗百神曾不獲應方悟禱祠非救災之術言詞非謝譴之誠憂心如焚深自刻責得非刑法外謬忠良鬱湮暴賦未蠲勞師靡息事或

文辭勝潤而有其意法貫其間今人之佳者

愚者成之功則
微圖到其後亦
所以勸後居世也

無益而重爲煩費任或非當而橫肆侵蝕有一於茲
足傷和氣本其所以罪實在予萬姓何辜重罹饑殍
所宜出次貶食節用緩刑側身增修以謹天戒朕自
今視朝不御正殿有司供膳並宜減省不急之務一
切停罷除諸軍將士外應食糧人諸色用度木司本
使長官商量減罷以救凶荒俟歲豐薦登卽令復舊

褒功臣詔

貞元五年

昔我烈祖乘乾坤蕩滌掃隋季荒第愷元御極作人
父母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綸參羽緒

臣英曰帝堯光
唐詔命詔長
特錄以古稱之
氣

構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義用端命於上帝付
畀四方王業旣成泰階旣平乃闔厥容列於凌煙閣
懋昭績效表式儀形以弗忘朝夕永垂乎來裔君臣
之義厚莫重焉歲在己巳秋九月我行西宮瞻望崇
構見老臣遺像隕然肅然和敬在色思想雲龍之協期
感政業之艱難繼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
與世生苟蘊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
宗時有如桓彥範等著輔戴之績神龍元年彥範等
率羽林兵討賊乾
東宮迎中宗復位
在玄宗時有如劉幽求等申謁翼之勳臨

有則誠之誠有動
勉之誠上下勤恤
庶幾誠世道

王入誅章庶人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掃除氛祲臣
幽未留參大策臣今李晟等保寧朕躬臣未此之亂臣成宣力肆
勤光復宗祏臣願戴主石臣訂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
錄孰旌厥賢况念功紀德文祖所爲也在予其曷敢
怠有司宜叙先後各圖其象於舊臣之次

君臣箴

以賜之

侯射杜希全出爲監鹽師度使獻體
要入章多所規諫德宗深納之乃著

夫惟德惠人惟辟奉天從諫則聖共理惟賢皇立有
極駿命不易總萬機以成務齊六合之殊致一心不

能獨鑑一目不能周視敷求哲人式序在位於戲君
之任臣必求一德臣之事君咸思正直何啓沃之所
宜自古今而未得且以謔言者遊耳譏諛者伺側故
下情未通而上聽已惑俾夫忠賢敗於凶惡譬彼輕
舟悉徒楫之亦有和羹宰夫膳之孰云理國不自得
師覆車之軌子其愆而詩周頌小毖篇子高以下升

和由其受惟君無良亦臣之咎聞諸辛毗牽裾魏后

繡文帝欲徙冀州王象十萬戶賈河南辛毗切則有
諫帝不答起人鳴墮引其裾帝危從從其見納爾
含息竭忠碎首公出息當車以頭擊關廣盡出穆公

悟而勉思獻替以平可否勿謂無傷自微而彰勿謂
從之詩篇積小成大事有隱而必見今既出而焉悔鼓鐘
在宮聲聞於外浩然涉水朕未有艾詩篇將負屨以
虛心期盡忠而納誨在昔稷契爰巨舜禹近茲魏徵
佑我文祖君臣協德混一區宇肆予寡昧獲纘丕緒
臣哉降哉爾翼爾輔高秋始肅我武惟揚報此禁衛
嚴於大邦出鎮懋闕方甚嘉言乃昌是規是諫金玉
其相辭高理要入德知方總被干鹵尚稱備於八章
自希全宣父有言啓子者商殷有盤銘周有敬器或

誠以詞或警以事披圖演義發於爾志與金鏡而高
懸太宗作將座右而同置人皆有初鮮愼厥終汝其
夙夜期保朕躬無日爾身在外而爾誠不通一言之
應千里攸同稟彼遐徐達余四聰華夷仰德時乃之
功既往既來懷賢忉忉唱子和汝式示深衷

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絕功碑朱泚反據京師
興元元年三月

帝幸梁州自行在進展向書左僕射向中
書門下平章事晟自京渭橋蒲都城擊賊
破之六月遂放京師賊遣大將與說迎帝
至是優詔賜晟第帝紀其功自文其碑

天有柱以正其傾地有維以紐其絕皇王有輔佐以

缺賦定之以奕奕
精采文雖以偶兼

見卷四西京遺軌
新存

濟其艱難。非命曆所歸。不得生良觔。非君臣相合。不能集大勳。非暴亂弘多。不足表忠節。非好猾熾熾。不克展雄才。天與事肆會。然後臣功著。而王業興焉。高祖太宗。拓跡垂統。掃乾坤之沴氣。拯生靈之塗炭。其受命也正。其布澤也寬。六宗丕承。六宗謂高宗中宗肅宗玄宗肅宗代宗克廣前烈。雖遇屯否。化危成安。二百年間。五夷大難。由內以正宸極者再。自外而復。都邑者三。山岳降神。雲龍叶契。繼生賢哲。保定邦家。神龍中諸武擅權。恭問王室。則有若扶陽王彥範等。推戴中宗。紹復洪

業。神龍元年。則天崩。疾甚。司刑少卿桓彥範等發兵誅嬖幸。迎中宗復位。遷太后於上陽宮。景龍

末。嬖孽窺國。潰紊乾綱。則有若徐國公幽求等。左右

玄宗。掃除兇穢。景龍四年。韋后獄中。玄宗時為天寶十五年。賊入關。玄宗幸蜀。廣德之際。戎軼邠郊。皇輿東

竄。廣德元年。吐蕃入寇。前關陷。至安祿山自陷。巡鄜宮。罷警。

尚父子儀等。殄殄醜逆。冊肅宗於岐。肅宗避馬嵬之亂。命即位於靈武。

河北。至始定興復之計。攘邦蕃夷。翊代宗於陝。關內肅宗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東至。始定興復之計。

過去。上還長安。建中四祀。建中。德宗年號。寇發上京。暴茂

建中四祀。建中。德宗年號。寇發上京。暴茂

建中四祀。建中。德宗年號。寇發上京。暴茂

人神。借稱名器。則有若西平王晟等。翦滅大憝。廓清中區。惟茲數公。異時同德。道濟於社稷。勳書於鼎彝。庸之得人。於斯爲盛。東渭橋抵王城東北四十里。而國之廩積在焉。始晟於此駐孤軍。糾羣帥。俟時而動。一舉成功。子是用揚其美。而紀其功。以明事之有因。謀之有素也。粵若非德。嗣磨大寶。化乖柔遠。明不燭幽。淮石賊臣。李希烈提兵犯順。憑陵汝服。震壓滄師。建中四年正月希烈陷汝州八月寇襄陽朕憫將吏之受汙。哀蒸黎之無訴。困思衛已。姑務靖人。亟發禁師。東征不軌。猗慮勝敵。

馬修方岳真曰
贊茂隆深允裕
天鑑

之未勇。乃徵隱師以繼之。詔徵朔方等賊汎畜姦。覘隙乘便。何誘貪卒。扇結暴徒。何其不虞。謀聚犯關。十月封豕長蛇。穴處宮廟。磨牙噴毒。噬蔡害人。晟時總偏師。遠戍河朔。晟方擊朱滔於滑州會不俟召。聞難。駿奔鼓義勇。仗順之師。吞敗亡。稔惡之寇。雄威勝勢。疾若颺馳。屬賊帥昏迷。恃衆貪亂。誘我孟賊。連謀內逼。朝廷載遷。關河長授。豺狼塞路。羿浣爭驅。人煙絕於井邑。陰燐交於田野。物情大駭。蕩然靡依。晟乃設

軍容不誼不諱有嚴有翼搜苑囿殄遺寇清宮門授
彼有司宣言於衆曰龔行天討將以遏亂略去人害
王師所至歌舞從之其或矜勇恃動作威肆掠是則
以暴易暴夫何賴焉懋功有恆賞違禁有常罰惟國
之令典不得以臆論敢犯令者殺之無捨大將高明
尚可孤軍士取
賊馬度皆斬之
成列尅敵彌日都人莫知徐命有地之官同論鄴里
士庶聞巨猾之殲殄而迎我師壺觴筒軍如恐不及
者若赤子之保慈母涸鱗之赴洪波或欣而呼或感

而泣吾是以知烈祖積德人懷其深賢臣佐時功濟
其美晟有興運之略有匪躬之誠有定亂之勳有禁
暴之德俾子從父垂拱仰成乃冊拜司徒兼中書令
加實封一千戶錄功第一興元元年八月以李晟爲
西平
王序位居首事業編乎史冊德輝流乎頌聲入爲
夔龍出作方召贊贊嶽烈中外具瞻而履居高牧卑
辭滿守約崇讓而動闕彌輝惡盈而福祿倏歸斯又
明哲之規愼終如始者也夫制敵在謀不在衆感人
以義不以威當天地屯蒙邦家離析援孤者路黨勝

臣範學曰典雅
殿重燕計西後
此為作家

者強。羣心嚮嚮。靡所止戾。若風動中野。波騰滄溟。從而拯之。豈易爲力。於時馬不滿百。騎兵不盈萬人。無郡邑土田之資。無城池險阻之固。獨立不懼。氣吞羣兇。以盡忠善心。以必死勵已。以大順率衆。以至誠動天衆心。攸同天意。允答故指。軍散地而不可拔。致討劫寇。而力有餘。國危能安。軍勝能整。古所謂衛社稷者。最其當之。播揚休風。象刻貞石。俾厥後嗣。無忘乃功。銘曰。

赫矣我唐。受天眷命。祖功宗德。浸澤儲慶。窮海請吏。

還荒粟令寧。一丸服惠康。萬姓三五以還。莫之與盛。迨子不類。辱守不圓。燭理匪暗。立誠未孚。蠢爾孽臣。扇茲潰徒。震驚朕師。贖穢皇都。宇宙沸騰。人神睚眦。重以統戎。誘姦同貝。播還斯載。歲聿云半。天旣悔禍。人胥厭亂。乃錫元臣。夷兇剪叛。昏祲茫茫。橫流湯湯。挺然孤軍在澗。之陽。我城非完。恃順爲防。我旅非衆。同心爲強。由義率人。人皆嚮方。萬事如一。爭先啓行。均憤求逞。畜威斯張。力足勢全。時維鷹揚。以戰則克。以謀則滅。指麾之間。羣醜潛亡。鯨鯢旣平。宮室旣清。

軍伍無聲。郡人不驚。成功禁暴。自昔稀有。實天生德。彰於厥後。洋洋令名。茲爲不朽。

贈太尉段秀實紀功碑

秀實爲國節度使。建中四年。李希烈叛。徵秀實。秀實至京。以難屬。不給。故諱起。時希烈以太尉家爲主。遂叛。朕深惟罪已之誠。遠避避狄之義。駕自中禁。符於近坳。時駕從苑北。賊陰謀爲好陽言示順。以公嘗任涇師。素得士心。採諸衆情。引以自助。時秀實

藩實疑。令言何明。適共聞之不克舉。務學。流運害。興元二年。親銘其碑。

立人之道。曰君與臣。爲臣之義。曰忠與節。忠莫極乎衛國。節莫大於忘身。存其誠德。貫乎天地。致其功用。施於社稷。獨斷勦兇惡之命。沉謀安宇宙之危。其智勇足以拯時。其義烈足以弘教。非吳穹錫慶。敷佑皇家。重振紀綱。再激汙俗。何避逸之會。而獲見斯人。開

聖義正大。塘律計。整可以植綱常。勳。風散。

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上柱國。張掖郡王。段氏。名秀實。字成功。應期降生。扶翼唐祚。稟陰陽之粹氣。備剛柔之全德。體正明道。從時卷舒。蓄爲淳和。發爲功烈。朕宅帝位之五載。孟冬十月。賊臣朱泚。反天。時多虞。乘我無備。誘聚叛卒。作亂於京師。建中四年。李希烈叛。徵秀實。使馳命。言釋居亂兵權。朕深惟罪已之誠。遠避避狄之義。駕自中禁。符於近坳。時駕從苑北。賊陰謀爲好陽言示順。以公嘗任涇師。素得士心。採諸衆情。引以自助。時秀實

齊家居道遺跡召之不納窮公威時悲憤思定大業
論垣切之乃欲妻于世見此謂復國安人由已不可以顧私謂開物變化在權不
可以虛死略匹夫之福介蘊曠代之宏規內貞其心
外混其跡秀實見茂說以奉且控察元惡情狀將因
而圖之秀實與將軍劉海京靈厚將吏賊果不疑委
以心腹速發兇黨謀襲我師公詭說以詞止之不可
及竊取官印假爲兵符急追寇軍不遠而復銷禍紓
難陰陽若神此是將韓曼將兵三千聲言避賢實襲
疑今言符令曼且還竊其印未至劍於時物情危疑
用司農印印符逆之曼得符而還

卽子陳子記曰
揚忠扶義體載
高朝

忠邪莫判卒乘未輯軍旅未完徵公之謀吾幾茂濟
既而密結勇敢誓殲寇讐決策尅期中外發應秀實
歸必夙復結締會賊泚召公計事引入閣中露其奸
情言及僭竊公氣填胸臆指髮衝冠仰天大呼立鑿
何昧孰爲臣子而忍是心語未絕音奮筋前擊兇徒
敗面既躡而奔左右愕然初未敢動繼者不至事遂
無成逆徒交鋒因而遇害曼至此大驚靈岳獨承其
源休勞擊嗟乎天生萬物唯人最靈稟元氣之精鍾
五行之秀是宜守正居順移孝資忠君君臣臣父父

勒銘傳芳終古不滅。以志吾過。且旌善人。銘曰。浩浩上天。四序惟均。氣或堙鬱。過爲災氛。否不可終。必復元亨。洗以膏雨。播之祥雲。濟濟蒸人。五常是則。時或迫難。乃生地隱。關必有定。允歸皇極。拯以茂勳。輔之明德。勤德克崇。茲惟段公。實天降靈。寧保朕躬。日月蔽虧。宇宙昏蒙。回然明誠。獨誓深忠。豺狼爲羣。豕豕逞志。咆哮奔突。乘我未備。公飛尺符。橫制醜類。變化若神。邪家不墜。元惡大懲。誘姦作狂。竊器僭名。反易天常。公獨挺身。奮擊暴強。烈烈英武。沒而彌彰。

義振名教。功在社稷。贈極上台。賞延真食。省咎祗畏。懷賢惻惻。刻銘豐碑。昭示萬國。

武宗高宗第五子文宗貞祐

土頁等迎立之在位六年

毀佛寺制

會昌五年帝憲僧尼耗盡天下欲去之乃先毀山野招提爾若復勅

上郡東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僧徒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餘

僧及尼並勒歸俗寺省立期毀遺仍遣御史分道督之田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葬

公扉葬舍銅像鐘磬以鑄錢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爾若四萬餘區歸

俗僧尼二十六萬五千人收買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

五臺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速自木使五臺僧

爲將必不如幽州將爲卒必不如幽州卒

爲將必不如幽州將爲卒必不如幽州卒

武宗第五子文宗貞祐

武宗

明對之舉弘碩之
論詢有裨於風化
入心

致堂胡寅曰一
身正氣滿邪氣
所傷必以五穀
六味養生之物
輔之然後邪去
而正復若盜跖
伏於室乃召鷹
虎而去之是重
自伐也庸何愈
釋氏蠹民心而
耗其財武宗嚴
絕之宜矣然君
臣以公道行之
天豈不可而奇
騷真手且佛教
行乎中國又矣
非一日所能廢
誠欲廢絕釋氏

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劉
從諫招聚無算閩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
其二及竹園廟園日
有遺僧入境則斬之

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教寢興是由
李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延滋多以至蠹耗國風
而漸不覺誘惑人意而眾益迷洎於九州山原兩京
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
利於金寶之儲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
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饑者
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

農而食待蠶而衣守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
僭擬宮居資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
而致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
二柄是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
貞觀開元亦嘗釐革剷除不盡流衍轉滋朕博覽前
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諸臣協子
至意條疏至當宜在必行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
典法濟人利眾予何讓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
餘所還俗尼僧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

嘗使天下知其
為害而不惑其
說又不利其需
贖之資持之三
十年則水旱掃
除餘風亦殄矣

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
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
大秦穆護被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於戲前
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驅遊惰不業
之徒已踰十萬廢丹雘無用之室何啻億千自此清
淨訓入慕無為之理簡易齊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
合黔黎同歸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
廷宜體予意

古文淵鑿卷第二十九 終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目錄

唐

傅奕

請除釋教疏

徐賢妃

請息兵罷役疏

房喬

諫伐高麗疏

魏徵

論治疏

請罷工役疏

上十思疏

論十漸不克終疏

求賢審官疏

張玄素

請罷修乾元殿疏

李百藥

封建論

馬周

論奉親享廟襲封樂工等疏

岑文本

上太宗勤政疏

褚遂良

請復高昌疏

張蘊古

大寶箴

終

大寶錄

聖曆古

天宗

天宗

天宗

天宗

天宗

天宗

天宗

天宗

天宗

天宗

天宗

天宗

天宗

天宗

天宗

天宗

天宗

古文淵鑿卷第三十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學奉

旨編注

匣

傅奕相州人曉天文曆數高祖初召拜太史丞遷太史令

請除釋教疏奕極惡浮圖法武德七年上疏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

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

諸序具論理明氣壯始能為詞非近

臣正治曰唐初
承蕭梁元魏之
法故釋教盛行
此處可謂中流
砥柱

妖書。述其邪法。偽啟三塗。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權。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有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案書云。惟辟作福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

作威玉食。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僻。周書洪範篇降自穢農。至於曠劫。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假託夢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於苻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也。梁武齊襄。足為明鏡。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國。况天下僧尼。數盈十萬。剪刻繪練。裝束泥人。而為厭魅。迷惑萬姓者乎。今之僧尼。請令疋配。卽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

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
惑之風自革。淳樸之化還興。且古今忠諫。鮮不及禍。
竊見齊朝章仇子他。上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
塔奢侈。虛費金帛。爲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譏毀。諸尼
佞託妃主。潛行諂諂。子他竟被囚執。刑於都市。及周
武平爾。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蹤。又上疏十
高祖。付羣官詳議。唯大使卿張道源稱。奕奕合理。中
昔令蕭瑄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奕此議。非佛中
者。無法請寬嚴刑。奕曰。釋木於車。親於來上。佛輪
城出來。進昔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釋禮而悖所
親。蕭瑄非出空系。高祖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
無親。其瑀之謂矣。高祖將從奕言。舍傳位而止。

徐賢妃

名惠。湖州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入歲。善屬文。賦小山篇。太宗召爲貴妃。

諫息兵器役疏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
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
刻玉之符。後漢書。光武將封禪。宋武帝元封故事。有
司奏當刻玉璽一枚。方寸三分。玉版方五
寸。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白虎通云。封禪
用金泥。玉檢。
陛下推功損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
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嚙百王。

寒燭之辭。得於宮
掖。貞觀之所。故爾
流弊千載。

歐陽劄實曰。大
宗師。或過之士
也。直以才能極
其功。蓋一時耳。
其所以致隆
平者。惟勉勵約
練一事。可爲百
王之法。然魏徵

既死則直言早
聞重以長孫魚
忌時獻諛語是
故太宗晚許立
自矜伐征討不
休營繕相繼房
諸二三公亦不
敢進燕石之規
而一宮妾乃能
納燕上雖善其
言亦不能改也
於是見太宗之
德益重而志彌
荒矣

次崖林希元曰
首崇漢武齊魏
以歸美太宗之
辭封禪後勳之
以人業易象盛
煇發如始字字
珠玉句句藥石
丹床永強千百
載後味臣稱報
其餘味

卽于陳子龍曰
舍狐行展蛇鼠
深至非止晏后
既替之規班姬
辭象之對也

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
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
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
有遼海之軍，貞觀十八年，太宗親征高麗。西有崑丘之役，貞觀二十一年，帝如靈州，遣李勣擊薛延陀降之。主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
募投戎，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往來有漂溺之
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
糧。是則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涸圖未獲之它
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克伐，暴有國常規。然躡武觀

兵先哲所戒。昔秦王并吞六國，返速危亡之兆。晉武
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
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
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
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乏，減
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
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
逾時，玉華創制。太宗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命修終南山太和殿，宮爲翠微宮，惟所居，殿覆之以瓦，餘皆茅。次貞觀二十一年七月，作玉華宮。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

皇朝書集卷之十 唐 魏息林體說

高德宣曰：此周
蘇軾同其志，明
避漢典。

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縱以茅茨示約。猶與
不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出錢雇人曰和雇。不無煩擾之弊。
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爲麗。
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業業身。願陛下
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
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逃心之醜毒。竊
見服玩織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
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
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

亡。方驗後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
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智周無際。窮
與秘於麟閣。麟閣。藏書之府。盡探賡於儒林。千王治亂之
跡。百代安危之蹟。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
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
假一。二言焉。唯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
體逸於時安。伏惟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創輕過以滋
重德。擇後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
乾坤永大。

文勢浩瀚靡有涯

房喬

名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太宗御謂北喬

人進爵顯國公卒諡文昭

諫伐高麗疏

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將重討高麗

當今天下清寧惟欲東討高麗方為國書

吾知而不言可謂衛恨入地遂上表諫太

宗雖不能然見表嘆曰此人危篤若此尚能憂我國家

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暨
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
詳觀齊今為中國患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
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事行間其

瓊山丘說曰房

喬從太宗起民

間熟知兵戈之

害且知道理識

事能故其形勢

之言思欲精切

如此可引決因

事以明人會至

重可謂納約自

贖矣

後延陀鳴張尋就夷滅鐵勒募義請置州縣沙漠已

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磧

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

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

日卽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

滿雪往代之宿恥掩嶠陵之枯骨比功校德萬倍前

王此聖主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

率士孝德彰於配天觀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

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

則六軍徐勅計
出萬全彼易於
為倫而我難於
再舉房公臨沒
痛切言之可謂
忠誠之至矣

符應若神。算無遺策。權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
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
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筆適鍾張。
鍾張詞窮買馬。馬相如文鋒既振。則宮徵自諧。輕翰
暫飛。則花葩競發。樞萬姓以慈。遇羣臣以禮。褒秋毫
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恩。斯絕。好
生之德。禁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
鷖荷稻梁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尊吮思摩之瘡。
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遼。攻百巖城。右衛大將軍臨魏
將軍尉思摩為流矢所中。太宗親為吮血。

徵之。柩

魏徵卒太宗

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

太宗

至當州詔

遂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稱東

負填

道之新則情感天地

命長孫無忌

將萬人剪草填道

水深處以車為梁

自

重黔黎之大命

特盡心於庶

獄臣心識昏愜

足論聖功之深遠

談天德之高

大

哉陛下兼聚美而有之

靡不備具

徵臣深為陛下惜

之重之愛之實之

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

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者其惟聖人乎

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亡之機

存亡之機

存亡之機

者其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亡之機。

身之胡三省曰
則謹用刑重人命也勝頭用兵則忘人命之為重矣引彼形此身之之言可謂深切著明

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爲陛下惜之者。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以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理。古來以魚鱉畜之。宜從闕畧。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况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轉車而掩泣。抱枯骨而摧

身之胡三省曰
說到此分明足
得高麗不必疑
當時在廷之臣
諫求征者未有
能及此者也此
是忠誠懇切中
流出
水心黃通曰太
宗親因隋伐遼
故能奪有天下
乃復事高麗身
與之終不畏也
人雖其後予不
惟不誠及復已
亡之不勝爲異

心足。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痛也。且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爲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爲媿。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爲舊主雪冤。高麗離支。欲其君述武而得專國。外爲新羅報讎。新羅遣政。其宗於是。有征遼之議。外爲新羅報讎。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海之路。乞兵救援。上以聖書賜高麗。使勿攻新羅。莫論支不從。於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誠。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

代雪耻其用心
之深見理之昏
何止以好大喜
功為病哉
東發黃裳曰房
喬謀臣而守正
至死不忘諫然
所以為社稷長
計者未及也

反覆援引文勢自
相貫注辭亦淺顯
不物

高情方岳實曰
語語入情之內
自成格言
臣廷敷曰所陳
不生一意每以
自為起止而後
論相主德切實
常詳而不詳實
而不備卓然名
奏款也

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
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邇肅安。臣老病
三公朝夕入地。所恨既無塵露。微增海岳。謹罄殘魂
餘息。豫代結草之誠。倘蒙錄此哀鳴。卽臣死骨不朽。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初事李密。後歸高祖。
隋太子引為洗馬。太宗卽位。拜諫議大夫。
逆左先。祿大夫。鄭國
公。卒。贈司空。諡文貞。
論治疏一年。貞觀十

臣聞為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
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

朝無秕政。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人非無小善。君子
非無小過。君子小過。蓋白玉之微瑕。小人大善。乃鉛
刀之一割。鉛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
衆惡也。白玉微瑕。善質之所不棄。小疵不足。以妨大
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謂之善善。惡君子之小過。謂之
惡惡。此則蒿蘭同嗅。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下和
所以泣血者也。旣識玉石之分。又辨蒿蘭之臭。善善
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為墟。郭公善
用惡惡。不能史魚。所以遺恨也。史魚病將卒。命其子
法卒亡其國。曰吾不能進。遂伯玉

退彌子環是吾爲
臣不能正其君也
陛下聰明神武
天姿英淑志存泛
愛引納多塗好善
而不甚擇人疾惡
而未能遠佞又
出言無隱疾惡太
深聞人之善或未
全信聞人之惡以
爲必然雖有獨見
之明猶恐理或未
盡何則君子揚人
之善小人訐人之
惡聞惡必信則小
人之道長矣聞善
或疑則君子之道
消矣爲國家者急
於進君子而退小
人乃使君子道消
小人道長則君臣
失序上下否隔亂
亡不鮮將何以理
乎且世俗常人心
無遠慮情在告訐
好言朋黨夫以善
相成謂之同德以

臣乾學曰止善
善惡處一處精
斷入微要之皆
在知人以心相
選而已務寬大
而或失之疎簡
求精詳而或失
之苛細皆不能
無弊所以論知
人而必本於知
天也

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共流善惡無別以告訐
爲誠直以同德爲朋黨以之爲朋黨則謂事無可信
以之爲誠直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
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天臣不能辨正小臣莫之敢論
遠近承風混然成俗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
安若不遠慮深絕其源則後患末之息也今之幸而
未敗者由于君有遠慮雖失之於始必得之於終故
也若時逢少隳往而不返雖欲悔之必無所及既不
可以傳諸後嗣復何以垂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

於人者也。以古作鑒，施於已者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已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於已之行，事則貌之妍醜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史，不假芻蕘之議，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邇遠爲人君者，可不務乎？臣聞道德之厚，莫尚於軒唐。仁義之隆，莫彰於舜禹。欲繼軒唐之風，將追舜禹之跡，必鎮之以道德，弘之以仁義，舉善而任之，擇善而從之，不擇善任能而委之，俗旣無遠度，必失大體。惟奉三尺之律，以繩四海之人，欲求垂拱無爲，不可得也。故

臣英曰：好惡乃
爲治之本，故爲
首重詳論。德權
則罰其說多世
華實而文則有
漢唐人之別。

聖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資嚴刑峻法。在仁義而已。故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其教不肅而成矣。然則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爲理之有刑罰，猶執御之有鞭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馬盡其力則鞭策無所用。由此言之，刑罰不可致理，亦已明矣。故潛夫論曰：人君之理，莫大於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

則姦惡無所生。邪意無所藏矣。是故上聖無不務理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道之以禮務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愛則無相傷害之意。動思義則無畜姦邪之心。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罕刑罰。故舜先教契以敬敷五教而後任咎繇以五刑也。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也。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患。檢淫邪而內正道。內讀曰納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遭良吏則懷忠信而履仁厚。

遇惡吏則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淺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以理人也。民之生也。猶鏤金在爐。方圓薄厚隨錘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世之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醇醖之俗。言俗如酒味之和也。醖音驗復見於茲矣。後王雖未能專尚仁義。當慎刑恤典。哀敬無私。故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國家。貞

觀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於法。縱臨時處斷。或有輕重。但見臣下執論。無不忻然受納。民知罪之無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見言無忤。故盡力以効忠。頃年以來。意漸深刻。雖開三面之網。而察見川中之魚。取捨在於愛憎。輕重由乎喜怒。愛之者罪雖重。而強爲之辭。惡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阿僞。故受罰者無所控。告當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窮其口。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又五品以上有犯。悉令曹司聞奏。本欲察

其情狀。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節。或重其罪。使人攻擊。惟恨不深。事無重條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頃年犯者。懼上聞。得付法司。以爲多幸。告訐無已。窮理不息。君私於上。吏姦於下。求細過而忘大體。行一罰而起衆姦。此乃背公平之道。乖泣辜之意。欲其人和訟息。不可得也。故體論云。夫淫洗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罰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我爲暴者。公也。怨曠饑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之法。我從而寬宥之。百姓不以我爲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

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輕而勸善。刑省而禁姦。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重則縱姦。過重則傷善。聖人之於法也。公矣。然猶懼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務也。後之理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先爲之意。及其訊之。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不探獄之所由生。爲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爲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難矣。凡聽訟理獄。必原父子之親。立

君臣之義。權輕重之序。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疑則與衆共之。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訊。周禮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衆所善然後斷之。是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以爲法。參之人情。故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爲情也者。取貨者也。立愛憎者也。右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盡忠

立節難矣。凡理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主。不敢說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故律正其舉劾之法，參伍其辭，所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明聽之耳。不使獄吏鍛鍊佈理成辭於手。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析言以破律，任案以成法，執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十仞，金鐵在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而魚鱉莫之歸也。故爲君以苛爲察，以功爲明，以刺下爲忠，以許多爲功。譬猶廣華大則大矣，裂之道也。

夫賞宜從重，罰宜從輕。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輕重，恩之厚薄，見思與見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貴其寬平，罪人欲其嚴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則捨準繩以正曲直，棄權衡而定輕重者，也不亦惑哉。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况萬乘之主，當可封之日。唐虞之世，比屋可封。而任心棄法，取怨於人乎。又時有小事，不欲人間，則暴作威怒，以彈謗議。若所爲是也，問於外，其何傷。若

所爲非也。雖掩之何益。故諺曰：欲人不知，莫若勿爲。欲人不聞，莫若勿言。爲之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聞，此猶捕雀而掩目，盜鐘而掩耳者，祇以取誚。將何益乎？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史。淮南子曰：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太公述丹書：武戒乃書於几，蓋五架爲銘。此則聽之於無形，求之於未有，虛心以待下，庶下情之達上，上下無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云：有德之君，樂聞逆耳之言，犯顏之諍，親忠臣厚諫士，斥讒慝，遠佞人者，誠欲全身保國，遠避滅亡者。

也。凡百君子，膺期統運，縱未能上下無私，君臣合德，可不全身保國，遠避滅亡乎？然自古聖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不資同心，子遠汝溺者也。昔在貞觀之初，側身勵行，謙以受物，蓋聞善必改，時有小過，引納忠規，每聽直言，喜形顏色。故凡在忠烈，咸竭其辭，自頃年海內無虞，遠夷懾服，志意盈滿，事異厥初，高談疾邪而喜聞順旨之說，空論忠讜而不悅逆耳之言，私嬖之徑，漸開至公之道，日寒往來行路，咸知之矣。邦之興衰，實由斯道。爲人上者，可不勉乎？臣數年以來

每奉明旨。深懼羣臣莫肯盡言。臣切思之。自比來人或上書。事有得失。惟見述其所短。未有稱其所長。又天居自高。龍鱗難犯。在於造次。不敢盡言。時有所陳。不能盡意。更思重竭。其道無因。且所言當理。未必加於寵秩。意或乖忤。將有恥辱隨之。莫能盡飾。實由於此。雖左右近侍。朝夕階墀。事或犯顏。咸懷顧望。况疎遠不接。將何以極其忠款哉。又時或宣言云。臣下見事。祇可來道。何因所言。卽望我用。此乃拒諫之辭。誠非納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嚴顏。獻可替否。所以成

主之美。臣主之過。若主聽則惑。事有不行。使其盡忠。讜之言。竭股肱之力。猶恐臨時恐懼。莫肯效其誠款。若如明詔所道。便是許其面從而又責其盡言。進退將何所據。欲必使乎致諫在乎好之而已。故齊桓好服紫。而合境無異色。楚王好細腰。而後宮多餓死。夫以耳目之玩。人猶死而不違。况聖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應。信不爲難。若徒有其言。而內無其實。欲其必至。不可得也。太宗手詔褒答曰。省前後諷諭。皆切至之意。因所望於卿也。朕以虛薄多愆。在代若不任舟楫。豈得濟彼巨川。不藉鹽梅。安得調夫五味。賜絹三百匹。

論古今奢儉非極
華觀蘇之試

水心兼達曰者
微傳中撰耳訓
飭與察父嚴師
之語無異而大
抵以楊帝為戒
非非不戒丹未
成王詔不戒封
然無則無之而
太宗則有之也
或又曰太宗阿
不自宜於無過
之地必待形若

言動而後以受
規為美余觀太
宗問金在蕭克
命在後聖狂反
手明白禍遠如
徒荷身於遊樂
於見及虞備受
之地隨傾謀之
滅則其可畏已
大矣其又學者
之府當知也

請罷工役疏 貞觀十一年帝作
飛山宮徵上疏

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雄。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支百世。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銳。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而自奉。採域中之子女。

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絕。為天下笑。豈不痛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子地有九州。八柱。注曰。箕崑山為柱。地之中也。四維弛而地下有八柱。奉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四維弛而更張。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遠肅邇安。不踰於期。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遠肅邇安。不踰於期。月勝。發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妾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

木寇劉友益曰
飛仙宮之制不
可得聞然以其
名觀之儻可知
矣是亦日月之
一節也後之諫
也宜哉

瓊山丘濬曰觀
微諫太宗作飛
仙宮其言至切
世主所當深玩

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
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
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爲而治
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卽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
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
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
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構之
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追雕牆之靡麗。
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知止足。

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
湯止沸。以暴易暴。與亂同道。莫可測也。後嗣何觀。夫
事無可觀。則人怨。人怨。則神怒。神怒。則災害必生。災
害旣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旣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鮮
矣。順天革命之后。將隆七百之祚。左傳曰。成王定鼎
於郊。屬卜世三十
卜年七百。貽厥子孫。傳之萬葉。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上十思疏 貞觀十一年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
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流之遠。

風俗解中詩表
懸到之類

震川臨有先曰
十思之論古人
欲於將注春天
理於將滅定古
今帝王之集鑒
也文字雖異於
漢又一代之風
氣矣

高翰方岳貢曰
論君子小人之
際極中事情當
時討德其極萬
紀之倚賴並列
在朝政徵勤動
言之

見素林俊曰魏
徵十思十漸說
為唐朝奏疏第
一看來此等文
字意態至而詞
不甚微却有一
段溫雅豪大家
稱其斌如當不
獨以其人也

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若升日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

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家語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也。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三驅者。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憂懈怠。則三驅之可去。不忍盡殺。好生之德也。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思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

其八
其九
其十
其十一
其十二
其十三
其十四
其十五
其十六
其十七
其十八
其十九
其二十

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即虞書亦行有九德
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赤松王喬皆古鳴仙人之有壽者
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後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疏奏太宗手詔答曰省類抗表誠深忠效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遠宵分非公體國情深感沃義重豈能示以良圖臣其不及朕聞晉武帝布自平夏以後務在聚秦不復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謂其子曰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死及孫綏果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為明於先見朕意不然

少者廣者言也
義親後衆十漸之
立說殆亦歷終於
始之道也

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為人臣當運思盡忠退思謂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所以共為理也曾位極台司名器崇重當直諫正諫高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進無廷諍以為明智不亦謬乎危而不特焉用彼相公之所陳朕聞過矣當置之凡幾事等弦章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貞哉獨美於往日若魚若水遂爽於當今遲復嘉謀犯而無隱朕將虛襟靜志敬竹德音
貞觀十三年徵以大宗漸
乃上
疏諫
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樸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

水心葉適曰貞觀政治全在魏徵以諫諍事考之如堯舜禹益丁傅說皆伊尹武王魯警畏功用非有輪蓋政德實亂於政也至詩言不顯亦臨無射亦然不聞亦式不見不入則尤精密不惟本無敗德亂政之畏而共身亦實不先以有過自處古人所謂防虞蓋著者乎又

其次矣近世乃謂漢高祖唐太宗但以政過不害征諫如堯舜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使堯舜文武之隆交高蓋伊傅之道疏精粗不辨微瑣莫察於治道之說紀所失多夫太宗之於天下其騰奮活扶猶粗細間動堯舜民者色色皆有使夫大賢不來而不勝聽諫又不等而無魏徵之

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已逆。所爲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斯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橫流。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爲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

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樸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爲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趨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晉武焚雉頭之裘。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暹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

能諫則朝服
之矣然則實無
道而諫不能處
與實有過而諫
不可疑豈得並
日而語哉
臣德宜曰古人
敬小慎微必於
其漸太宗故治
未至解然微細
必致成者亦不
忘在古之義也

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懷
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
遵之則吾讎也若何其無畏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
邦寧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書五子陛下貞觀之始視
人如傷恤其勤勞愛民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爲頃
年已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
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
而致傾敗者也有道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
恐非與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算此其漸不克終二

臣德宜曰古人
敬小慎微必於
其漸太宗故治
未至解然微細
必致成者亦不
忘在古之義也

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
人卑儉之跡歲改曠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
於口而樂身之事日切於心或時有所營慮人致諫
乃云若不爲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
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
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
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
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疎斥小人今則不然輕棄小
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

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問而自疎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疎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弗育於國書之辭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樸還淳項年以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樸未之有也未作滋興而求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

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恒恐不及近歲已來由心好惡或衆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爲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爲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疎于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喜怒內除單弋

臣延敬曰太宗
功烈高出唐宋
而微所陳如此
者將比隆於三
代也英明之暴
濟以放憤之心
則初終如一此
誠共先後之道

之物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
之逸。夏書：太康盤遊無度，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
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
習之處，道路遙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為歡，
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
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
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
情上達，咸思竭心力，無所隱。頃年以來，多所忽略，或
外官克使，奏事入朝，思親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

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開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
聰辯之畧，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
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
樂不可極，志不可滿。禮曲禮篇之辭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
賢以為申誠，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已從人，恒
若不足。頃年以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
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取
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
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

臣英曰貞觀之初非無水旱而
儲備有街民無
携貳可以織天
行有不費之數
入事有捕數之
權也

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歛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
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疎遠者畏威
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
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
始有終。無爲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
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闕。外携
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
誠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已來。疲於
徭役。闕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夏日悉留。和雇

正兵之革。上蕃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
送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爲驚擾。脫因水旱
殺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
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孽焉。妖
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
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踰於可封。菽粟同
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
國。克醜作孽。忽近起於轂下。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緡
社率爲中郎將。結故部
落爲亂。犯行宮。踰四重塞。衝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誠。
士死者數十人。逆獲斬之。

水心葉法曰太
宗初立謂臣曰
正主御邪臣不
能致治正臣事
邪主不能致治
惟君臣相遇有
同魚水則海內
可安於是有所
旨隨中書門下
及三品入閣之
事此太宗所始
治道將而不待
人言而發者也
徵之此說亦即
此意

士盈朝元凱翼巍巍之功刑舉八凱使主后土百揆
成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內
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與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
好與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
之馬漢書武帝使李廣西旅之獎或無足也或無情
也利伐天宛取普馬生於八荒之表途遙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道路不
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况從仕者懷君之
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為與
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嚮矣與之為忠則可使

臣乾學曰六節
六正曲盡人窮
之變無以百家
之言而忽之

同乎龍逢比于矣與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
矣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然而今之羣
臣罕能真白卓異者蓋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
曷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得行其道貴則
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
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因其材以
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揜其所短進之以六
正戒之以六邪則不燥而自勵不勅而自勉矣故說
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

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論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勵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家國昏亂。所

爲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視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妒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搆朝廷之亂。

臣其曰分明臣
品以爲當官之
實臣義不列

如此者。讓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爲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謂主以依邪。暗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禮記曰。權衡誠懇。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理。不可誣。以姦詐。然則臣之情。僞知之不難矣。又設禮。

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爲善者蒙賞。爲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功。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

不遺疎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爲規矩。以仁義爲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鋪。而不爲人擇官。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則雖夙夜不怠。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疏奏帝甚嘉納之。

張玄素

蒲州人。任隋爲梁縣令。貞觀初召爲民部。召授刺史。

罪爲民部之

神不頭蓋而或甚
與善論復檢入群

環山丘澤曰唐
太宗之爲君也
若一行宮國未
必至於亂而取
元素至此帝以
隋煬帝夫宗不
雖不之怒而且
加賜以旌其言
賢者之潔所存
可行有可爲百

請罷修乾元殿疏貞觀四年詔發卒修乾元殿以備巡狩玄素上

疏

陛下智周萬物。囊括四海。合之所行。何往不應。志之所欲。何事不從。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爲君也。藉周室之餘。因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諒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弘儉約。薄賦歛。慎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爲先。東都未有幸期。卽令補葺。諸王今並

世之法者此耶
是也復世息君
庸主諱者之言
亦出口已違惡
之矣此所以甘
於為庸主而坐
受亂亡之禍哉
南胡下奉曰元
宗謀備洛陽宮
至以桀封鳴帝
為比是真宗諱
也德為東宮辰
子事承就游吸
不學則諱不見
賢友則諱隱德
日聞則諱至號

承先遺戶奴織
之刺容伺之而
其在誠不肯少
降是真宗諱也
夫承乾下惡不
足責太宗亦不
能望德而明年
復備此宮何耶
水憲到友生日
太宗初平洛陽
毀隋宮殿今乃
反更備之然一
聞張元素之諫
隨即罷役此魏
微所云張公論
事有四天之力
我

出藩又須營構興發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
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翁
然同心傾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靡麗其
不可二也每承音青未即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務成
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勞役過度
怨謫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
天恩含育相見存立儻寒窘切生計未安三五年間
未能復舊奈何管未幸之都而奪疲人之力其不可
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妻敬一言即日西駕豈不

知地惟土中真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內也伏惟
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為日尚淺未甚淳和
料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嘗見隋室初造
此殿楹棟宏壯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採來二
十人拽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為之中間若用木
輪動卽火出畧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則餘費又過倍
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眾離乾元畢工
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殘之
後役瘡痍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

要領卷之二 唐 論隋修宮殿疏

三書三

簡公徐字遠曰
唐初詩律之文
重者多詞雅
者少此文為一
幾
本
故可謂
該洽精詳
明於
指盛之宜
則憲之
故可謂
簡練
頌頌

子京宋稱曰建
侯置守如賢文
連表亦不可一
無責也最土崩
之難莫如建諸
侯制尼大之勢
莫如置守率居
有鎮帥古諸侯
比也故王者不
設為之句及於
樂則善矣

恐甚於煬帝遠矣深願陛下思之無為由余所笑史
由余西戎人戎王使由余視秦穆公示以宮室積則
聚由余曰鬼為之則勞神矣人為之亦苦民矣
天下幸甚矣疏奏太宗頌謂房玄齡曰玄素上表
陽實未宜修造後必事理須行露生亦
復何苦所有什物宜即停止然以甲子尊古來不易
非其忠也安能如此且眾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謬
謬可賜絹五百疋魏徵曰張公遂有
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李百藥

字重規定州人貞觀初拜中書舍人後任至禮部侍郎幸論曰庶

封建論

貞觀十一年太宗欲封建親賢百藥上此論

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
思問理定之規以弘長代之業萬古不易百慮同歸

然命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選觀載籍論
之詳矣咸云國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郡
國圖氏以鑿夏殷之長久遼皇王之並建維城磐石
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
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剪華特險
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
夫號呼而七廟廢祀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
不受命上玄冊名帝籙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
聖之期雖魏武擣養之資曹操父嵩為中
帝侍曹騰養子漢高徒役

袁業已遺世日
黃氏離亂祭元
妻之為諸侯之
建未可一也此
立諸侯當建廟
社禮崇儀衛
關則必不
無修則事有未
殿木可二也大
夫卿士咸皆
祿薄賦則官府
酒厚賦則人
不壽命未可三
也王盡千里征
稅不多貢賦
實在伏仰之外
今並滿國邑府

歲必虛諸侯朝
宗無所取給未
可四也燕秦趙
代俱帶番夷遊
兵內地遠起邊
亭將有能受未
可五也至名儒
劉歆建論以為
設爵無土等官
不職非古之道
至謂郡縣可以
少寧不可以又
安大抵與曹陸
相上下

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
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
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助重華之德尚
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神之長短必在於天時政或興
衰有關於人事隆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
道斯極而文武之器尚存斯龜鼎之神已懸定於杳
冥也至使南征不返周昭王南巡沒水中東遷避逼禋祀闕如
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距
闕餘數終百六秦世為閭餘百六為閭之既數也受命之主德異禹

湯繼世之君才非敝誦政夏禹之子借使李斯王綰
之輩咸開四履李斯王綰將閭子嬰之徒俱殺千乘
將閭魯公子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
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
莫不情亡今古理破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
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里之間俱為采
地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
曹之末紀綱弛紊斷可知焉鑿船求劍未見其可呂氏
春秋日楚人有涉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膠柱成文
遂刻其舟日是吾劍所從墜也。鑿音刻

文選卷之三 賦 封述論

編

杜詩曰謝封
建之流矣在春
林時已然則狗
李古法者益失
所據美百蔡輝
沈謀國故著論
遠圖乃稱

常于紀春秋二百年間無寧歲次雕成秩遂用玉
帛之君左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雉之社
乃殺而祭水名此木有妖神東夷祀之鄆子小國之君
作是禮也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
來會齊襄公也魯道有蕩詩蔽
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為政之理可以一言蔽焉伏
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啟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
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
而為言獨照神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
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助華

既往至公之道斯乖况晉氏失馭寓縣崩離後魏平

時華夷雜處後魏拓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習文

者學長短從橫之術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為

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開皇在運因藉外家隋文

帝年號文帝為周宣帝后驅御羣英任維禕之數坐

移明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人不見德及大業嗣

立大業世道交喪一人一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

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

嗣膺寶曆情深致理緣敷前王智周於萬物道濟於

劉為之辭出之以
安託蓋由其志誠

天下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

以期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

習之久難以卒變請待斷雕成器以質代文刑措之

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

賞未為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况於人乎美

哉斯言也會馬周亦上疏
諫乃罷封建議

馬周字實王博州在至
人仕至中書令

論奉親享廟襲封樂工等疏貞觀
六年

微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

古語云

致堂胡寅曰自

古禮世之者得

養其母者多矣

而事之者也得

養其母未足以

盡人子之心事

父致孝然後為

福周若以孝深

發帝心使力暴

大舜帝親之通

則太宗必聞言

感動而五成之

履其跡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
事可爲者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於陛下
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輒效
區區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牆宇門
闕方紫極爲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在內大安至尊
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
違而蕃夷明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管雉堞門
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臣伏讀明
詔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

史記卷三十三 論奉親享廟襲封樂工等疏

高湖丁奉曰貞
觀將相皆隋舊
臣絕無御異權
馬周蓋仕於唐
遺逸太宗思蓋
上皇一言奉敬
法廟其徐吳非
陳善聞邪犯顏
滿忌之語史氏
激其不遠得說
呂望是責備賢
者耳若論貞觀
之臣則周之此
處比才無玷者
在山河時曰馬
周之論此行吾
矣然不止其行

而速其返是呀
謂月後一難者
豈可與奔奇其
冠札

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官去京三百里而遠非能旦發
暮至也萬一有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
今茲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逐
涼處溫清之道臣竊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
示還期以開衆惑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貽
厥子孫嗣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
喬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
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
朱均之子若今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家國

蒙忠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也左傳楚叔
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楚滅若敖氏
善立其孫蒯伊克黃正欲存之也則樂驥之惡已
彰也樂驥武子之子武士執日樂武子之德在民
如國人之思召公召公愛及甘棠死其子子樂驥
而驥之惡實章必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使
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
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時以戶邑必有才行隨器而
授雖輪酬非強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
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
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又聞聖人之化

天下莫不以孝爲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云：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曰：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曾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恐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乖則來葉，邪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屈己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教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爲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與

皂隸類，章榮提斛斯正，無它材，獨解調馬，雖銜踰等，僭止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受高爵，與外廷朝會，騶豎倡子，鳴玉曳組，臣竊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爲伍。

李 李

字景仁，鄆州棗陽人。貞觀初除秘書丞。歷官，貞觀十一年大雨霖，水溢街，城門文武各上封事。

上太宗勤政疏

貞觀十一年大雨霖，水溢街，城門文武各上封事。

臣聞開撥亂之業，其功旣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其基也。今雖億兆又安，方隅寧謐，旣承喪亂之後，又接凋

開引其端而得已
至廣政之體晏
或於此
其功其業
其功其業
其功其業

水心葉遠曰此
文本為中書侍
郎時為貞觀十
一年歲洛注也
而上封事也可
謂切於治體新
史剛而不蔽唐
人議論雖若淺
短然如此見識
新史水所不及
故難盡之也。

正鴻禧曰與
商詞無異
之氣

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
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
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
本未固難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播之必致
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
有征役則隨日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
生則怨氣克塞怨氣克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
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虞書大孔安國曰人以君為
命故可愛君失道商說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

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
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
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兆在念明
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為
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願神養性省遊駁之娛
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鬪士載櫜
弓矢而無志武備凡此數者雖為國之恒道陛下之
所常行臣之愚昧惟願陛下思而不怠則至道之美
與三王比隆億載之祚與天地長久雖使殺彘為妖

唐之郡縣高昌者
國家服廷之界邊
良精復高昌者巨
子強國之志兩者

不特漢武也

秦蒙呂祖謙曰
吳崇是在西域
自高昌姑蘇得
其地而守之不
能煩勞其糧餉
漢良之建萬世
之長策也太宗
不取顧若此後
焉者能法之伐
繼行遂至而餘
而中國之民焉
里征伐自茲始

殷太戊龍蛇作孽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為雉維於

時事殷高宗石言於罾地左傳昭公八年猶當轉禍

為福秦石言於罾變災為祥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

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替伏待斧鉞疏奏章深

褚遂良字登善刑州華陽人貞觀中為起居郎

進尚書右僕射以諫立高宗時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武氏累貶愛州刺史卒徐人防遇其地遂良上疏

請復高昌疏太宗既滅高昌侮陵發于臣聞古者哲后必先事華夏而後夷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

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玩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初

置校尉師旅連出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採蒲

藟於安息而海內虛竭生人失所租及六畜算至舟

車因之凶年盜賊並起搜粟都尉系弘羊復申主意

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帝翻然追悔情發

於中乘輿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悅海內乃康

向使武帝復用弘羊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是以

光武中興不踰蔥嶺建武中西域諸國皆遣使求內

山孝章即位都護來歸明帝始置都護及已校尉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唐 諸葛亮

高湖丁奉曰
夏不容相淵天
地之大分也夫
宗都雖四夷以
繼一時之貪然
或守雖雖不喻
三年而即自悔
然故君子取其
悔而高其食也
高術方岳貢曰
海天人主志不
廣大人臣志不
高倫以夫宗之
維才大畧而補
公贊之皆以謀
長切道之計固
宜其國無道謀
矣

云安不忘危理
不忘亂易繫設
令張掖塵飛酒
泉瘁

陳陸師叔軍師圍戊巳校尉帝
陛下誅滅高昌威加
西域收其餘餽以爲州縣然自王師初發之歲河西
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
陛下歲遣千餘人遠屯屯戌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
年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
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取肆終
朝愆業違禁犯公止能擾於邊城實無益於行陣所
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爲國生事高昌途路沙
磧千里冬風水冽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易

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易繫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瘁
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
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
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
作無益害有益周書賦其此之謂乎陛下道映先天
威行無外平諷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
爲立可汗吐渾遺吐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
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伏而立之四海百蠻誰不聞
見嚳動懷生長威慕德宜擢高昌可立者立之微給

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爲藩翰。中國不擾。旣富

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世。

張蘊古

相州人。太宗時除大理丞。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蘊古以爲不當死。御史

推萬紀劾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遂斬蘊古。說而悔之。

大寶箴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取以各倫。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爲君實難。宅普天之

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有。具條和其所唱。是故

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

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祗濁亨屯。歸罪於已。因心

尚結珠琅如制禮樂之器

南湖丁奉曰

讀唐史增張

古之無傳而大寶箴之不錄也

至少微與經

錄之則益古之

忘賢得白矣又

謂乎歲內猶謂

太宗多不能實

或若於前謂集

意而後加刑律

其在兩直其枉

者乃即於益古

而反之不待案

起特以權萬紀

一言遂起疑之

或謂益古之箴

能死萬人而不

視其一大寶箴

於人大明無偏私。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

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

事出警言而入暉。天子出則警入。稱譚警。四時調其慘

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聲爲之律。勿謂無

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成

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

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瑍其室。瑤作瑤臺。瑍作瑍室。羅八珍於前

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糾爲糟。丘酒池。

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之貨。勿聽亡國

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除鏡一篇。太宗自著。
窮神盡性。使人心應。言以行苞。括治體抑揚。辭令
天下爲公。一人有慶。開羅起視。援琴命詩。一日二日
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敢告前疑。
奉上天宗嘉之
賜帛三百段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終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一目錄

唐

狄仁傑

請赦河北諸州疏

諫造大像疏

請罷百姓戍四鎮疏

劉知幾

上蕭至忠書

陳子昂

對利害三事

諫雅州討生羌書

蘇安恒

請復位於皇太子疏

救魏元忠書

崔融

諫稅關市疏

張柬之

請罷兵戍姚州書目錄

宋璟

封還詔書奏

張說

梁國公姚崇神道碑

宋公遺愛碑頌

蘇頌

開元三年處分朝集使勅

諫鑿駕親征表

張九齡

主徒程而反則自
旋斯制則斷機安

迫脅或有願從或爲僞官或爲招慰或兼外賊或是
土人跡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雄猛由來重氣
一顧之勢至死不回近緣軍機調發復重家道悉破
或至逃亡拆屋賣田人不爲售內顧生計四壁皆空
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取其髓髓曾無愧心修築
城池繕造兵器州縣役使十倍軍機官司不矜期之
必取柳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修禮義愁苦
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乃君子之愧辱
小人之常行人猶水也壅之則爲泉疏之則爲川通

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遷及卓被誅
部曲無赦事窮變起開李催郭壽害生人京室丘墟
化爲禾黍此由恩不善泐失在機先臣一讀此書未
嘗不掩卷歎息今以負羣之人必不在家露宿草行
潛窺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綠茲聚結
臣以邊塵颺起不足爲憂中土不安以此爲事臣聞
持大國者不可以小理事廣澤者不可以細分人主
恢弘不拘常法罪之則衆情恐思恕之則反側自安
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自然人神通暢率土

某寫夢費由畫格
情佛骨去意多本

歡心諸道凱旋得無侵擾魏泰武后河
天邪誕大保用工
臣聞爲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
歸欲令像教兼行觀相生善非爲瘞廟必欲崇奢豈
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機尚捨而況其餘今之御監制
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繪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環材竭
於輸兵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
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窟戶所奉恒
苦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筆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翦

水心素通曰武
亦營大像於司
馬坂時張廷珪
亦有謀疏全用
浮屠全副超鬼
解折蓋因其所
而易於四曉亦
足見一時士大
夫習尚然較之
秋疏則張疏非
雅言矣

髮解衣仍惡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
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誑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閭
閭亦立禱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
勅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
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
千且一夫不畊猶愛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
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甚興梁武簡文捨施
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剎盈衢無救危亡
之禍緇黃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以來風塵屢擾

臣照曰自六代
至唐佛敎出騰
習俗漸染仁德
力損異端有礙
於人心世道此
政教障礙暢聲
助婦姑
夫賢尚讓
五兵一統十
備長計四
新章全
不
以
本心齊在曰人

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時與工役
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
勞費為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時令天下。給尼每
日。入出一錢。助工尊
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屑。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
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
忠。臣今思惟。兼採眾議。咸以為如來設教。以慈悲為
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
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
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耐稼。來歲必饑。

詩經四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殺在其中。難以取給。况無官助。義無得少。若費官財
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疏上。則天
為之罷役
元年。仁傑以
請罷百姓。戍四鎮。疏。武后神功元年。仁傑以
營壘侍。即同平章。兼
納言。以百姓。西戍。兩嶺。等
四鎮。極為。刳弊。乃上疏。

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
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
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
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于闕。闕者也。詩人
矜薄伐于天。願。詩小雅。六月。氣薄
伐。微。允。至于天。願。美化行于江漢。

臣德宣曰為治之道在乎休養民力此漢武所以罷輪臺之田光武所以斷西域之吏也

漢廣篇是則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矣前漢時詩序匈奴無歲不犯邊殺畧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關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于隴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殘礪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富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為限窮絕域以聘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下之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

求廣地男子不得耕于野女子不得蠶于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于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皇之宿憤籍四帝之儲實于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蠶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于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武帝晚之車下關亭之叔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故能為天所祐也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

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放曠益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詩唐風。鴉羽篇。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念彼共人。涕零如雨。小雅小。明篇。此則前代怨思之詞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則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僅鬻糶。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爲遠戍。方外以芻中國爭鬻。猶不毛之地。乖子育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

賈捐之之謀。而罷誅匪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屯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尅平九姓。冊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盛典。實綏邊之故事。竊見阿思那斛瑟羅。陞山貴種。代雄沙漠。若付之四鎮。使統諸藩。以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勞。愚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財力。于遠方。并甲兵。于塞上。則恒代之鎮。重

而邊州之備實矣。况撫綏夷狄，蓋防其越逸，苟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較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爲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棄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爲念。但常勅邊兵，謹守備蓄，銳以待敵，待其自致，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墩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則有顛蹶之慮；淺入，必無獲虜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

擊而服矣。

謂臣謹列願

劉知幾

仕至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以子

冊之體知幾發明皇詔河南世家曰文錄前之稱善進府工部尚書論曰文

上蕭至忠書爲國史之弊宰相蕭至忠又嘗

責如幾著述無課知幾于

是求罷史任奏記至忠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

班固以前以爲家
若漢晉唐而後以
爲事多爲權衡史
局之體蓋後先一
轍矣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六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臣廷微曰一書
之成苟欲傳之
千古日不暇給
其命筆與良工
苦心比較論其
失得也古今商
確史事者無如
如與之深映書
已累見其精

藉于衆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漢明帝時詔劉珍
等相次著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
度訝其不實。莊伯度公理以為可笑。公理傳張蔡二
子糺之于當代。張蔡傳范兩家嗤之于後葉。范曄宗
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荷蒙。荀悅家自稱
為政駿。劉向字子歆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闕筆
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古以竹為
其汗而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
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簡臺。由是史官

所修載事為傳。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惟自
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
風俗于州郡。視聽匪詳。討訟革于臺閣。籌籍難見。雖
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况僕限以中才。安能遂
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于朝。左
趙穿攻靈公。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南史之書弒也。執
史書曰趙盾。然其君以示于朝。南史
簡以往。陶侃檄莊公。大史書曰猶杼。弒其君。杵殺
南史氏。問太史盡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
簡以往。問既書矣。乃還。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
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

臣純學曰知我
史通一書窮源
竟委親持筆故
以述者自名三
長之日拾斯人
其誰歸書其兩
條五事史家亦
宜置一通於生
右也

諂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語曰：嗷，榮乎鳴。
無聞。舌賦：驚也。與薛同。離夫傳：儻有五始初成。春
正五始之要，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一
命之始，正月者政令之始，公卿並者一國之始。
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卒未涵毫，而摺紳咸
見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晉書：孫盛字安國，作晉陽秋。
怒，謂盛子曰：若此史遂行，自是國朝，王隱直書見警
門戶，王隱字處叔，撰晉史時杜預嫉之。貴族，既象族交結權貴，共為朋黨，以斥國人之情也。
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
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以疏通知遠為主。春

秋之義，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
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
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詳矣。項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
法。春秋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曰：宜多隱惡。十羊
九牧，其意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左傳：士蒞曰：一國三公，吾誰適？
衆，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
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記編年，則
年有斷限，革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畧而不畧，或
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務也。屬辭比事，勞逸宜均。

惟鴻禧曰說遠
感而不世出勢
不得不論其功
祖得公明有識
者哉定之亦足
如後漢書顧有
東觀文官及附
承等七家論定
於茲故說文得
有可藉不然猶
未能無感也

揮鉞奮墨鉞美執也勤情須等某裘某篇付之此職
某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
條審定區域僮人思自勉則事可立成今監之者既
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道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
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
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
無文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于勸誘勤勤于課
績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
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

以懸金之賞

呂不韋作呂覽成懸之國終不得也論
門有易一字者予千金

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昔者布懷知已歷

詆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

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
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彈大官
之牒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

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至忠惜其才不許
解史任宗楚客嫉

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何地禮
部尚書鄭惟忠嘗問知幾曰自古以來文士多史才
少何對曰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
而無才亦猶夏田百頃黃金滿籩而使愚者營生終

論事簡當不學文
憂百姓則無生
不安則難生則難
人清可謂經國之

不能教于貧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榘、梅、斧、斤，務不果成。其宮室者矣。尤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驛主賊臣，所以懼此，則爲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有非其才，不可勿居，史任自復古，巴未能施。

陳子昂

時相王勣之射，其人文明，初舉進士，武

曹曹參，厚右拾遺，武攸宜，去官。

監令段簡，害其富，誣補之死獄中。

對利害三事

垂拱初，武后召見金華殿，賜筆札，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云：

臣見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

嶺山丘落曰子
昂此對營切痛
至人主之於百
姓，要必使之樂
其生而重其死
則禍亂無從作
矣。然所以使其
衆生重死者，其
道何由曰：民氣
不變，其身體觀

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強禦，知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爲使。故輪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耶？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敝。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采，爲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勅，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

力也莫不愛其
父母妻子也莫
不愛其田廬資
產也上之人不
以興作疲其筋
力不以刑法殘
其體庸不以征
徭散其父母妻
子不以誅求耗
其田廬資產則
凡民咸有樂生
之願而無輕死
之心禍亂不作
而君位永安國
祚無窮矣

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
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又刺
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
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牆屋耳
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
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
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下次用
人則天下嚮然相誇矣狃於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
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又天下有危機禍福

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
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
相養五六年矣自劔南盡河隴山東由雷曹連河
北舉陷瀛遼鄴或用水旱或頓兵役死亡流離畧盡
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戎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
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
有貪夷狄利以廣地疆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
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發夷知
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

予與本蜀人故官
蜀州兵利害譬如
動聽者特略其
險不可使通真有
遠識

予子陳子龍曰
極似淮南王語
我則越書陳於
適之文在唐史
為錄出以其近
西漢也

中國言諫雅州討生羌者
武后時吐蕃為邊患后讓
開蜀山道剪生羌因以讓
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窺圖巴

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窺圖巴

同南海兵以徇之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

聞亂生必由怨起雅州邊羌未嘗一日為盜今無罪

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

在咸鄒西因國二州都督府所統皆西山羌也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

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

末初時西羌解仇結盟入內地為亂

世征討不能平及寇精定漢祚亦衰

蒼黠猾君長相信而多姦謀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大

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矢前日薛

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于天非之川一甲不返

元年薛仁貴為行師大總管借郭待封討吐蕃阿史

那道真命封不用仁貴策軍大敗仁貴退屯天非川

吐蓋相論欽陵將兵四十餘萬李敬玄到審禮舉十

就擊之虜兵大敗死傷器盡

八萬衆困于青海之澤身為囚虜

儀鳳元年命工部

二總管討吐蕃三年以李敬玄代劉仁範為氐河

大總管破玄釋兵十八萬與論欽陵戰青海之上審

禮

禮

禮